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彭 竹 予 散 文 研 究



研 究 生：亓羸鳳

指 導 教 授：鄭定國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一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彭竹予散文研究

研究生：  乔  赢  凤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刘  焕  西    
  吴  进  安    
  郑  定  国  

指導教授：  郑  定  国  

系主任(所長)：  张  锡  辉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一 年 六 月 二 日

# 彭竹予散文研究

## 中文摘要

本文以彭竹予（1926—2011）的散文作品為研究對象，藉由文本的分析比對，以了解其生活經歷與人生體驗對其創作的影響，並探討其散文主題的思想意蘊，進而發掘其散文知性和感性的一面。其次，本論文也探討其散文的藝術表現，彭竹予的人格特質顯著影響其寫作風格，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在他擔任《雲林青年》主編的時候，透過指導寫作和鼓勵中學生投稿，栽培了無數的文藝青年。他的散文每每傳達正向的思考，充滿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十分具有教育意義和社會意義，其為台灣文壇的定位和貢獻不可輕忽。

本論文共分六章十七節，以呈現彭竹予散文的不同風貌。

第一章為緒論，內分三節。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前人研究與探討，並說明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深究彭竹予的生平，內分三節。探討其從小成長的辛酸過程，如何影響著他的一生，如何成為他日後寫作的養分以及對人生和工作的深切體悟。

第三章主要探討彭竹予的散文主題，內分四節。本章所探討的四個主題，也正是彭竹予人生的四個階段，依序為「悲歡離合」、「枕戈待旦」、「春風化雨」、「關懷社會」等四大主題。彭竹予的散文主題與其成長的歷程密不可分，其散文主題是其人生的主題，也是大時代的主題，更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值得研究和珍存。

第四章為彭竹予散文的知性書寫和感性書寫，內分知性和感性二節。彭竹予剛毅不阿、取義愛國、報導社會義舉的正義感充斥在其「知性」的散文中，而思念親朋好友、關懷社會、鼓勵青年不遺餘力的付出「愛」也是其

「感性」的一面。文中分別探討七個子題，知性方面有「讀書正確觀」、「生命誠可貴」、「國家民族愛」、「報導文學」，感性方面為「人情小品」、「物趣小品」、「給義母的信」。針對這七個子題進行文本分析研究，並舉文本實例說明，盡力勾勒出彭竹予散文的思想內蘊。

第五章為彭竹予散文的藝術表現，內分五節。其為文「樸實真誠」、「幽默樂觀」正如其人，文章飽含樂觀的生命力及傳達正向的思考有「文以載道」的社會教育功能。其「修辭出新」、「揉合小說技巧」的藝術表現，顯示其為文用心，進而探究其散文所展現的特色和藝術風格。

最後是結論，總結彭竹予散文所呈現的個人特色與藝術風格，並將各章的研究成果做綜合性的整理和評述，以顯現彭竹予散文在文學上的價值和意義，以及對台灣文學的定位和影響。

關鍵詞：彭竹予、彭徐、散文、斗六文學、雲林文學

# The Prose of Peng Chu-yu

## Abstract

**Graduate Student : Chi Ying-feng**

**Advisor : Dr. Cheng Ting-koo**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se collection of Peng Chu-yu (1926-2011)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life and living experiences on his work by means of textu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s, and to probe into the intellectual and sentimental aspects of his prose by exploring the thought connotations of his textual themes. Secondly,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Peng's prose, an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Peng Chu'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n his writing style. While he as editor-in-chief at *Yunlin Youth*, he nurtured many young artists by encouraging and gui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reative writing. His prose emits positive thinking and optimistic views of life, highly beneficial in educational meaning and social meaning, making him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in shaping and enriching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ircle.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into six chapters and 17 sections, each one presenting a different aspect of Peng Chu-yu's prose work.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sists of three sections, namely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literary reviews and discussions, and an explanatory section on research scope and methods.

Chapter 2 contains an in-depth portrayal of the life of Peng Chu-yu, and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 the hardships of his childhood years and how they have affected his entire life, become the substance of his writings, and the backdrop for his revelations in life and in work.

Chapter 3 explores Peng Chu-yu's prose topics, and includes four sections. The four topics discussed in this chapter consist of the four stages in Peng Chu-yu's own

lifetime, and are respectively, “grief, joy, separation, and union,” “waiting in suspense and wariness,” “spring breeze and rain,” “caring for society.” The subject content of Peng Chu-yu’s prose is intricately tied to his personal growth and history, the topics of his prose and the contents of his life, the greater era, and in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 all worth probing into, preserving and treasuring.

Chapter 4 is dedicated to the intellectual and sentimental writings in Peng Chu-yu’s prose, and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intellectual, and sentimental. Peng Chu-yu is an upright, patriotic man whos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reports of just measure and acts pervaded his “intellectual” works.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possessed a “sentimental” side in which he expressed “love” in his longings for family and friends, cares for society and encouragements for the youth of his day. In the seven subtopics in this paper, on the intellectual side there are “the correct study mindset,” “the value of life,” “love for your country and people,” and “journalistic literature,” and on the sentimental side, “stories of human kindness,” “stories on amusing things,” and “letters to my stepmother.” Textu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se seven subtopics, and textual examples were quoted to delineate the thought connotations and references of Peng Chu-yu’s prose.

Chapter 5 regards the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Peng Chu-yu’s prose, and is divided into 5 sections. His work is “simple and unadorned,” “humorous and optimistic,” just like his person, and the vitality and positive effect stemming from his optimistic writings and thought are in themselves ample material for social education. His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newly forged words and phrases” as well as his use of “techniques of the novel,” demonstrate his dedicated intent, and it is from this vantage point that the unique traits and artistic style are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 presents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styles of Peng Chu-yu’s prose are presen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each

chapter to yield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and evaluation. The aim is to substantiate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Peng Chu-yu's prose in terms of literary contribution, as well as his standpoint and influence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Peng Chu-yu, Peng Hsu, prose, Doliou literature, Yunlin literature

# 彭竹子散文作品研究

## 目錄

<b>第一章 緒論</b> .....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b>1</b>
第二節 前人研究與探討.....	<b>4</b>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b>7</b>
<b>第二章 彭竹子的生平概述</b> .....	<b>9</b>
第一節 血淚童年.....	<b>11</b>
第二節 別義母從軍.....	<b>23</b>
第三節 教學工作.....	<b>35</b>
<b>第三章 彭竹子的散文主題</b> .....	<b>45</b>
第一節 悲歡離合.....	<b>46</b>
第二節 枕戈待旦.....	<b>63</b>
第三節 春風化雨.....	<b>77</b>
第四節 關懷社會.....	<b>84</b>
<b>第四章 彭竹子散文的知性書寫和感性書寫</b> .....	<b>91</b>
第一節 彭竹子散文的知性書寫.....	<b>92</b>
一、讀書正確觀.....	<b>92</b>
二、生命誠可貴.....	<b>97</b>

三、國家民族愛·····	101
四、報導文學·····	105
第二節 彭竹子散文的感性書寫·····	117
一、人情小品·····	118
二、物趣小品·····	123
三、給義母的信·····	129
<b>第五章 彭竹子散文的藝術表現·····</b>	<b>138</b>
第一節 樸實真誠·····	139
第二節 幽默樂觀·····	144
第三節 文以載道·····	148
第四節 修辭出新·····	150
第五節 揉合小說技巧·····	158
<b>第六章 結論·····</b>	<b>165</b>
<b>參考書目·····</b>	<b>169</b>
<b>附錄一：彭竹子年表·····</b>	<b>175</b>
<b>附錄二：彭竹子生活照·····</b>	<b>180</b>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彭竹予是雲林縣優秀的作家也是雲林國中的國文教師，參加過許多文藝徵文比賽，往往攻無不克、頻頻獲獎，他的作品曾發表於中央副刊、中華副刊、新生副刊、人間副刊、新文藝月刊，及其他許多社會團體、軍中報刊雜誌。彭竹予是個積極寫作，得獎無數，而且願意分享寫作經驗並積極鼓勵後進的人。彭竹予一生鍾情寫作，作品豐富多元，是雲林縣的多產作家。南華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出版彭徐原著，南華大學教授鄭定國主編的《彭徐文集》，書中蒐羅的散文作品約四十六萬餘字，《彭徐文集》整本書包括短篇小說、電視劇本、廣播劇本等作品近九十六萬餘字（尚有一些彭竹予早期散佚的作品無法列入），足見彭竹予工作之餘十分醉心於寫作，相較專職的作家毫不遜色。彭竹予舉凡散文、短篇小說、朗誦詩、廣播、話劇和電視劇劇本，甚至自編舞台劇，也寫過電影故事並入選。得獎的作品無數，其主編《雲林青年》期刊短短五年間，鼓勵、指導許多青年盡情寫作，很用心的培養出不少文壇後起之秀<sup>1</sup>。

彭竹予前後出了五本書，依序是《一字一淚一家書》、《雪嶺忠魂》、《粉筆生涯》、《流雲三十年》、《命運之舟》。有的單篇作品則收錄在許多作家的合集裡。像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出版的兩本《青溪雲林文粹》和《綠洲-青溪雲林文粹 2》，分別收錄彭竹予的小說作品〈心旅〉和報導文學〈揹著榮字的老兵〉；《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一）》一書則收錄三篇散文〈我們只有一面旗〉、〈善心橋〉、〈筆耕外趣〉；《黑馬-雲林作家小說選集（一）》則收錄兩篇小說〈生命的凱歌〉、〈杏林春風〉。尤其是《命運之舟》一書是由雲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的《雲林縣作家作品集二》<sup>2</sup>的六本書中的其中一本，顯見雲林文學眾多作家中，彭竹予占

<sup>1</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320。

<sup>2</sup> 《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前後因經費有限分兩次出版總共出版了十一集。1992年出版散文集《春雨》和小說集《黑馬》，個人出書有羊牧的評論《不再寂寞》、張清海的散文《春風桃李》和許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年的文化中心主任陳金註說：「為發揚鄉土文學，鼓勵創作風氣，使本縣文化向下紮根，本中心在各界全力支持下，推出《雲林縣作家作品集》這套鄉土文學。」<sup>3</sup>從彭竹子著作的《命運之舟》成為雲林縣政府文化中心認定的「鄉土文學」套書之一，原本的異鄉早已變故鄉了。無庸置疑，彭竹子的作品是斗六新文學卓越的代表之一，也是雲林新文學裡閃耀的一顆星。他一生隨時都在虛心學習，尤其酷愛寫作，把寫作當成是「怡性養心的消閒方式」，完全樂在其中「不知老之將至」，是個充滿寫作熱情的作家。他在〈寫作三十年〉一文中說：

流水不腐，門軸不蛀，常磨筆尖，使文思如泉湧，是我寫作的原則。事實上，我這文筆，的確從未停止揮舞，如以月計，多則萬把，少則幾千，有的是興來隨筆，有的是蓄意力作，有的是被逼成稿的，不管是由那一種力量發動的，總該是寫作嘛。這樣，月以繼月，年復一年，不知塗掉了幾萬張稿紙？竊以為樂在其中，趣在其中，再也捨不得半途改向，或擱筆停書了。<sup>4</sup>

筆者有幸就讀文學所時，受到專門研究雲林區域文學的鄭定國教授的課業薰陶，對戶籍所在地的雲林區域文學漸產生興趣。在鄭定國教授的指導下，筆者發現在雲林斗六地區有一位多才多藝的榮民作家彭竹子，舉凡散文、小說、電視劇本、廣播劇本、主編青年刊物等，作品參加比賽常得獎，還曾受邀到東海大學演講。愈是接觸彭竹子的作品，愈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尤其讀到他兒時在戰亂中成長，流離失所，孑然一身跟著軍隊來台，形單影隻，愛國懷鄉的情緒不曾稍減，

---

如萍的散文《這一家》共五集。1994年出版尚未發行的六集作品，朱自修的《身教》、楊顯榮的《春之彌陀寺-落蒂詩集》、陳敬達的《走向未來》、陳慶隆的《失蹤者的故事》、彭徐的《生命之舟》和嚴保江的《晨曦道上-江音文集》共六集。

<sup>3</sup> 彭徐：〈主任序〉，《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

<sup>4</sup> 彭徐：〈寫作三十年〉，《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64-165。

與筆者父親的遭遇相似，備覺親切。研究彭竹予的散文作品，雖然只是一九四九年那道歷史巨大傷口中冰山裡小小的一角，說來很微不足道，但就是這平凡百姓的真實經歷，真實見聞，就「真實」這兩字就值得筆者投入研究。再加上筆者目前是國小教師，彭竹予則是國中教師退休，研究作者在教學專業方面的書《粉筆生涯》時，獲益匪淺，得到許多教學上的啟發。這兩大因素，就是筆者研究彭竹予散文作品的最大動機。

筆者嘗試以彭竹予的生平、散文的主題、散文的知性和感性書寫、散文的特色和藝術表現等面向來探討其散文作品，並試著加以理解和分析其創作的理念和散文的地位和價值。筆者也很榮幸能在南華大學文學所就讀期間，協助鄭定國教授整理彭竹予的各種文類作品，集結成《彭徐文集》<sup>5</sup>重新出版，讓好的作品繼續在文壇上發光發熱，也讓更多的讀者有機會繼續研究彭竹予的文學作品。

彭竹予是斗六地區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家，賴美燕在《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在第四章〈斗六地區新文學之發展〉提到她參考一九九一年三月雲林縣文化中心編印《雲林作家風采錄》（此書收錄了彭徐等四十餘位作家，有作家的近照、手寫稿、簡單介紹、作品目錄或作品年表）、《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一）》、《黑馬—雲林作家小說選集（一）》、九本的《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彭竹予的《生命之舟》是其中一本）、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出版的兩本《青溪雲林文粹》和《綠洲-青溪雲林文粹2》，整理成斗六地區新文學重要的十七位作家，其中賴美燕寫了十五、六頁來簡介這十七位作家的生平與文學貢獻。大部份的作家介紹內容一頁有餘，只有彭竹予（彭徐）的簡介足足寫了兩頁多，足見其文學地位的重要。<sup>6</sup>

斗六市人文薈萃是雲林縣的縣府所在地，也是雲林縣的行政文化中心。斗六的文學發展在雲林的文學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是雲林文學的火車頭，帶動整個雲林縣文學的蓬勃發展。本論文的研究目的除了豐富台灣區域的文學研究

---

<sup>5</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嘉義縣：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

<sup>6</sup> 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頁156-173。

之外，更希冀能對彭竹予散文的作品給予一適當的歷史地位與文學評價。彭竹予在世時，深愛雲林，深愛斗六，嘔心瀝血不記名力的提振雲林文風，在雲林文學史上是難得能獨善其身，又願意兼善天下的作家。

## 第二節 前人研究與探討

彭竹予生性淡泊名利，不喜出名，他投稿時常換筆名，就是避免盛名之累。再加上他自己分析他不像許多作家，一生只專注於一種文類的寫作較易出類拔萃，他寫散文也寫小說、劇本、主編《雲林青年》等刊物，寫作的功力分散給各文類，相對在文壇上引起的注意也會削弱。諸多原因下，出了雲林縣，認識彭竹予的人並不多，相對研究彭竹予散文作品的人就更少了，即使有，也僅止於研究其中的一本書，或針對單篇文章、小說的探討，實在不夠周延。

彭竹予一直很低調，原本連出書的意願都沒有，爲了支持文友沈登恩的企畫，他才在民國五十八年與嘉義的明山書局簽約，出版了第一本書《一字一淚一家書》。出版後原本擔心銷路不好，沒想到從三月到八月，發行不到半年的時間第一版的二千冊幾乎全賣光了，確實受到讀友的肯定。<sup>7</sup>

最讓彭竹予感動的，是住在香港並在香港的中文大學任職的李碧圭<sup>8</sup>，她看完彭竹予寄給他剛出版的新書《一字一淚一家書》，立刻在《香港時報》文與藝副刊發表〈我讀一字一淚一家書〉一文。其中提到幾項作者與眾不同的寫作特色，很中肯很值得筆者參考的評價。

一、《一字一淚一家書》是一本「自傳」式的散文作品，也是作者的片段回憶錄。

二、寫回憶錄或自傳，一般都平鋪直述的，而作者卻用充滿感情的筆觸，

<sup>7</sup> 彭竹予：〈書的故事—58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30-131。

<sup>8</sup> 李碧圭，故鄉是彰化縣鹿港鎮，香港中文大學畢業並在母校任職。彭竹予擔任《雲林青年》主編時，極力邀稿，爲《雲林青年》撰寫〈海外通訊〉專欄達四年之久，增加讀者的世界觀。

描繪他童年生活的淒涼實況。

三、雖然作者的往事帶滿血淚，可是卻看不到「黑色低調」的字眼，聽不到「唉聲嘆氣」的呻吟。反而是作者強烈愛國精神的莫大啟示，足以激勵在不幸環境中受難的人們振奮的力量。

四、本書每一篇短文都能把握主題，有充實的內容，用字遣詞簡潔俐落。有些作品風格獨特，氣氛輕鬆，並穿插幽默的筆調，使人產生會心的微笑。<sup>9</sup>

正如李圭圭所言，筆者讀完彭竹予的作品也深有同感，他的作品確十分勵志，在那五、六〇年代台灣的戰鬥文藝和反共文學，在思想和論述上都是主流的時期裡，彭竹予的作品像一股清流，寫的是他一路奮鬥苦學從不放棄讀書，他用實際的行動和成就來證明「風雨生信心」，給廣大讀者面對不可知的未來，而有了新的振奮力量。

鄭英男在《自由青年半月刊》發表〈我所熟悉的彭竹予〉一文，把彭竹予的人格特質、得獎紀錄、詩歌和散文和小說的筆調、文字上的優點、彭竹予的外型和為人處事都描寫得很詳盡，介紹得很完整。

他的散文和小說則風格粗獷而又簡樸，遣詞亦保有他詩歌創作上的優點；散文和小說，他所寫的大多是以他的生活經驗為題材。雖然他的過去是那麼淒涼，那麼帶滿血淚，然而，他的字裡行間找不到一句怨懣和哀聲嘆氣的字眼，他很藝術地以堅強化悲憤為力量，並穿插幽默的筆調，把握故事主題，所以，他的文字使人讀來不曾感染到絲毫哀傷，而且你能感到的他文字時時閃爍著給予我們生命至理的啟示。<sup>10</sup>

---

<sup>9</sup> 李圭圭：〈我讀一字一淚一家書〉，《香港時報》文與藝副刊，1969年5月15日。

<sup>10</sup> 鄭英男：〈我所熟悉的彭竹予〉，《自由青年半月刊》，1967年2月1日。

林雙不<sup>11</sup>本名黃燕德，另一個筆名碧竹，也是受到彭竹予栽培的文友之一。他在民國六十九年於他雲林縣東勢老家寫了〈評介《一字一淚一家書》〉並發表在《中央日報》的〈中學生〉專刊上，特別介紹這本書，提到看這本書可提高中學生寫作能力，學習將各種情緒，透過事件的陳述，自然的呈現出抒情的技巧和精簡用字的功夫，不必寫太多泛泛又缺乏確定意義的情緒性形容詞。還強調《一字一淚一家書》做到了用字精簡、平易、自然。字句的鍛鍊靠日積月累，重要的是他勸中學生要多接觸用字精簡、平易、自然的作品，如彭竹予的作品。<sup>12</sup>

羊牧<sup>13</sup>在《中華日報》也發表〈評《一字一淚一家書》〉，文中有褒有貶，羊牧認為彭竹予的散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他說：「彭竹予的散文，從他的生命出發，他的感情是真摯的，他的體驗是深刻的，所以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親切而真實的。這本「一字一淚一家書」的每一個篇章，從他的少年寫到中年，也就是八年對日抗戰寫到政府播遷來台力圖恢復為止，以個人的生命歷程結合國家的苦難民族的不幸，可以說是字字血淚！」<sup>14</sup>也認為他文筆流暢，用字精確，這是「比下有餘」的地方。但是羊牧發現彭竹予的文章素材有重複之處，也有不少「情緒化」的詞語，這兩點缺失「比上不足」。<sup>15</sup>

雖然前人對彭竹予散文相關的評論並不多，但多少也提供筆者一些參考的觀點和值得再深入研究的方向。而本論文是首先研究彭竹予所有的散文創作，散文資料的收集比較完整，研究的範圍更廣。這是一個新的開始，好的起點，期待以後能有更多的人繼續對作者其他文類作品做更深入的探究。

---

<sup>11</sup> 林雙不，本名黃燕德，另一個筆名碧竹，1950年10月28日出生於雲林縣東勢鄉，家中務農，就讀東勢國小時，受到張海清老師的鼓勵，五年級就開始寫作投稿，1963年考上虎尾中學，以筆名碧竹開始在報章雜誌月刊發表詩、小說、散文等創作。在《雲林青年》發表過五篇散文。

<sup>12</sup> 林雙不：〈評介「一字一淚一家書」〉，《中央日報》「中學生」專刊上的「和中學生談書」的專欄中，1980年11月9日。

<sup>13</sup> 羊牧，本名廖枝春，尚有筆名忘川、喬揚，雲林二崙鄉義庄村人，1953年5月19日生。家中務農。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國中、高中教師，雜誌主編和總編輯。羊牧創作文類跨散文、小說、新詩等，兼及論述。在《雲林青年》發表過二篇小說和散文十幾篇。

<sup>14</sup> 羊牧：〈評《一字一淚一家書》〉，《中華日報》72年10月27日。

<sup>15</sup> 羊牧：〈評《一字一淚一家書》〉，《中華日報》72年10月27日。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論文主要以彭竹予的散文作品研究為主，尤其以他出版的四本書《一字一淚一家書》、《粉筆生涯》、《流雲三十年》、《命運之舟》，為重要研究的文本，作者自己收集的作品剪貼簿也是筆者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剪貼簿有著許多作者在報紙上刊登的文章，也是作者嘔心瀝血的作品。

本論文採用三種主要的研究方法：

#### 一、文本分析法

以彭竹予的四本散文著作為主要分析材料，找尋文本之間的相關性，對文本加以分析與詮釋，讓文本說話。並運用相關散文理論的專書，如鄭明俐《現代散文》、《現代散文欣賞》、《現代散文類型論》《現代散文構成論》、魏怡《散文鑑賞入門》、楊昌年《現代散文新風貌》等，進行文本分析。藉由文本分析法，可以掌握彭竹予的人格特質、個性，深究其散文主題內涵和創作理念，並歸結其散文創作的特色和藝術表現。

#### 二、歷史研究法

有系統的蒐集彭竹予相關的文章資料，並客觀的歸納與分析文本和研究文本的時代背景，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以期文學作品的研究能重視當時的社會情況和時空背景，並對作者人生經歷和生平起伏的脈絡中進行解讀，以加深對文本內容的全面瞭解。

#### 三、文獻分析法

藉由資料的廣泛蒐集，將相關的專書、作家學者評論、訪談報導和相關的研究論文等，做詳盡的研讀和歸納整理，以作為佐證的資料。透過文獻分析法，較能迅速的擷取到重點，並統整出作者在他人眼光中的創作理念和風格。

本論文藉由相關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獻探討，以期對彭竹予的人生觀、生平及散文特色做深一層的研究和瞭解，進而對彭竹予個人和作品有更多的發現。並提出其價值所在，確實掌握彭竹予散文的精隨，並確定其散文作品不朽的文學價

值，以達到研究的目的。

## 第二章 彭竹予的生平概述

彭竹予江蘇省南通縣人，民國十五年出生在上海的浦東，長根<sup>1</sup>是小時候父母親起的名字。長大後在報考憲兵的時候自己改取單名「徐」，爲了懷念他義母（夫家姓徐）<sup>2</sup>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彭竹予自民國三十八年在高雄《大眾晚報》發表第一篇小品文〈十二生肖趣譚〉起，開始他的寫作生涯，他充滿生命力不向命運低頭的浩然正氣，常不經意的流露在他作品的字裡行間，他陸陸續續投稿到各大報或各種刊物，每每獲得青睞。投稿的筆名有古行人、叔軍、東方未白、樂天等，有時也用彭徐或彭長根，而投稿最常用的名字是彭竹予，也是他小時候寄養在「國際災童教養院」時，自己取的筆名。彭竹予生性淡泊名利，正因爲怕出名，所以常常換筆名。<sup>3</sup>

彭竹予無所不寫、無所不作，舉凡散文、短篇小說、朗誦詩、廣播、話劇和電視劇劇本，甚至自編舞台劇並公演，也寫過電影故事並入選，得獎的作品無數。在其擔任《雲林青年》期刊主編的短短五年間（1967—1973），鼓勵後進、指導青年學子盡情寫作，進而培養出許多文壇後起之秀。沈文台在《文訊雜誌》發表〈點燈照路·提攜後進～雲林文壇啓蒙師彭竹予〉一文，提到彭竹予對雲林文風帶動的貢獻：

在彭竹予鍥而不捨大力推動下，雲林縣的寫作風氣開始蓬勃起來，許多具有寫作才華的青年學生，如林雙不、古蒙仁、傅孟麗、羊牧、李展平、廖素芳、詹瑞麟、詹瑞祺、葉純良、李謀審、沈花末、沈花芽、鐘麗慧、張雪映、沈萌華、林文欽……等人，早年都是《雲林青年》的寫作菁英，經常在這份刊物上發表作品。

---

<sup>1</sup> 彭徐：〈母親，您不應該走的！〉，《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

<sup>2</sup> 彭竹予：〈別母從軍—3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采風出版社，1986年3月初版，頁9。

<sup>3</sup> 彭竹予：〈字外之喜—5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采風出版社，1986年3月初版，頁92。

在《雲林青年》最為輝煌燦爛時期，同時也是彭竹予寫作最為勤快，產量最為豐富的「全盛」時候，他的第一本散文《一字一淚一家書》、短篇小說《雪嶺忠魂》，於民國五十八年先後由嘉義市明山書局相繼出版；而他所編寫的電視劇本如《喜事重重》、《兩位大夫》、《夢斷春回》、《孝感動天》等十餘部，也陸續在三台播出，成為雲林縣首屈一指的「多產作家」。<sup>4</sup>

彭竹予前後出了五本書，依序是《一字一淚一家書》、《雪嶺忠魂》、《粉筆生涯》、《流雲三十年》、《命運之舟》。

《一字一淚一家書》和《命運之舟》兩本書內容相近，有一半以上的篇章是一樣的文章。但最大的不同是《一字一淚一家書》有〈給母親的信〉一系列的書信體散文<sup>5</sup>。這兩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寫作者悲苦的童年、成長的辛酸，以及他到台灣落地生根之後對家鄉的懷念，尤其是對「國際災童教養院」人、事、物的種種回憶與感激之心躍然紙上，描寫的鉅細靡遺、感人肺腑。

《雪嶺忠魂》是一本短篇小說集，全書有十二篇小說，〈雪嶺忠魂〉是其中一篇，以其為書名。這十二篇小說主題皆與「國共戰爭」相關，並寫出國軍弟兄的英勇事蹟，發揚國軍勇者不懼、保家衛國、犧牲奉獻的偉大精神，對共軍則相對貶抑甚多。整本小說是很典型的「反共小說」，也是作者見證歷史、反映時代悲劇的作品。

《粉筆生涯》是一本比較專業性的書，寫的主題和內容較偏重在教學方面。作者在〈自序〉中說：「這本書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話，都是兢兢業業的站在教學崗位上，所得到的觀察和體驗。<sup>6</sup>」對身為國小教師的我來說，此書有許多作者對教學的態度與方法，往往發人省思，很值得讀者參考。且歷久不衰，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二十八年後的今天仍然受用無窮。

《流雲三十年》是作者寫出在台灣住了三十年，有感而發的把自己「人生故

<sup>4</sup> 沈文台：〈點燈照路·提攜後進～雲林文壇啟蒙師彭竹予〉，《文訊》雜誌，1996年9月。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323。

<sup>5</sup> 給母親的信是寫給其義母徐氏的信。作者藉由其對義母說的話，寫出十一篇書信體的散文。

<sup>6</sup> 彭竹予：〈自序〉，《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2。

事」寫出來，以響讀者。作者以個人的生活為經，社會情況為緯，貫串成一篇篇類似傳記體的文章。本書的〈後記〉有提到，作者一年只寫一章，取最值得記的事寫，也是對自己過去的反省與回顧，從民國三十七年寫到七十四年止。

作者從小的生活環境和家庭背景與他的人格養成息息相關，而作家的人格特質和思緒情懷又深深牽動著作品的風格。正如鄭明嫻所說：「作家生活在人世中，必然受到環境的影響，不僅社會環境，並且地理環境、文學環境，都是給予作家生活經驗的機會，培育作家的生命特質。由於作家個別的資質、才氣、修養、個性等都有差異。因此寫出來的作品面貌也不同。……而散文則經常訴諸作者的直接經驗，因此它的內容必然取自作者的生命歷程及生活體驗。其中作者或直接現身說法，或者隱藏幕後，然終究難脫離其個人的人生經驗。」<sup>7</sup>所以想要深入的了解彭竹予的散文作品，首先要先對作者的成長背景和其人生的閱歷一一剖析。

## 第一節 血淚童年

「童年」應該是每個人一生中最被呵護照顧的時期，最無憂無慮的時期，最快樂幸福的。可是彭竹予的童年卻是飽受戰爭的摧殘，在朝不保夕、居食無定、寄人籬下和對未來不確定的忐忑情緒下，只能靠意志力堅強的自己走過「煎熬」的童年。這心酸的童年之路，藉由彭竹予一篇篇真實的文章回憶拼湊，才能讓世人見證到大時代戰爭下的悲劇，期望悲劇不要再現。

人的厄運，莫過於髫齡時家破人亡，遽而失恃，孤獨淒苦，我就是在這極度不幸的命運中掙扎過來的一個孤兒！孑然一身，衣食已是困窘，求學幾如奢想，要不是慈善大家仁心愛意，被收容在奉化的一所難童教養院，早已是餓莩野魂，化為白骨了。<sup>8</sup>

<sup>7</sup>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8月，頁24-25。

<sup>8</sup> 彭竹予：〈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2。

以上這段話是彭竹子對他血淚斑斑的「童年」最真誠的告白。母親對他而言像個生命中的過客，匆匆來去，卻留下痛苦的回憶。慈愛的父親因體弱多病，受不住戰爭的蹂躪，最後病死在上海街頭，屍骨無存。他心中的無助就像「天倫歌」所揭：「人皆有父，翳我獨無，人皆有母，翳我獨無，白雲悠悠，江水東流，小鳥歸去已無巢，兒欲歸去已無舟……」。<sup>9</sup>

## 一、離家出走的母親

母親是推動搖籃的手，古今多少聖賢能發光發熱，造福人群，名留青史，很多都感謝其母親的照顧和教誨。例如，「孟母三遷」的故事，使得孟子被後世尊稱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歐母畫荻」的故事，使得四歲喪父的歐陽修成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許多人尊稱歐陽修為宋代文學之父，成為照耀古今的詩人、詞人，更是出色的史學家、道德的政治家。

足見母親不離不棄的照顧，對孩子的影響很大。反觀彭竹子的母親不但沒有在家人最需要她的時候，守住這個家，照顧三個幼子與家人共渡難關，甚至還親手毀了這個已經「風雨飄搖」的家，自己不但拋夫棄子，一走了之。彭竹子痛心的想起他的親生母親：

母親，一想起您，我的心就破碎了。千不該，萬不該，您不該扔下我們兄妹三個，管自走的。……我是老大，僅只九歲，最小的妹妹，還不滿三歲。鄰居們都說，您竟丟得下，不知您的心是不是肉做的？我也很懷疑，懷疑我們是不是您生的？父親在外地工作，一個禮拜才回家一次，我原來在當地的英美菸草公司附屬小學唸書；為了照料兩個幼小的弟妹，只好輟學。

10

---

<sup>9</sup> 彭徐：〈還鄉〉，《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24。

<sup>10</sup> 彭徐：〈母親，您不該走的！〉，《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1-12。

別人的母親總期望自己的小孩能有讀書的機會，將來好出人頭地。而彭竹予的母親反而自私的害自己的小孩無法唸書，怎不叫彭心寒。當時母親離家一年後，突然在彭竹予午睡時現身，雖然媽媽變年輕了，但是彭竹予沒有一絲喜悅，反而內心有種不祥的預兆。果然狠心的母親最後硬是帶走了彭的妹妹，讓這個家走向毀滅，使他們兄妹三人離散。

我正睡得甜濃，猛然覺得有人在搖我身體，且直呼我的乳名。我以為父親脫險歸來了，一骨碌的坐起身子，揉開惺忪的眼瞼，不由大吃一驚，蹲在我面前的，竟是出走經年的母親！她穿著短衫褲，頭髮梳得烏亮滑溜，長長地披在肩後，似乎年輕多了。

驀然，在高橋鎮找到她而被攆出門牆的一幕，<sup>11</sup>立即顯現，即使目前身陷困境，像是破船找到了避風港，但是，我知道，她是一個鐵了心的女人，絕對不會留下來與我們共患難；她來，一定另有目的。<sup>12</sup>

彭竹予當時的家在浦東。「一二八」事變，他在上海聽不到砲聲。「七七」事變發生在盧溝橋，戰爭的烽煙距離遙遠。直到「八一三」淞滬會戰<sup>13</sup>發生後，他的家鄉立刻受到波及，他才真正感受到戰爭的無情。彭竹予寫了一篇文章〈家在浦東〉，把自己十歲大的親身經歷寫出來，使我們得知當時浦東人心惶惶的景況。有錢有辦法的人，全部都逃到上海租界地去住，他家窮，只能留下來幫有錢的親

---

<sup>11</sup> 有關「高橋鎮母子會」這一段傷心的往事，詳情寫在：彭徐：〈母親，您不應該走的！〉，《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3-14。

<sup>12</sup> 彭長根：〈家在浦東〉，《臺灣日報》副刊第八版，1988年9月18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82。

<sup>13</sup> 「八一三淞滬會戰」是龐大且殘酷的戰爭，國軍投入了七十五萬兵力，日本也增加了二十五萬以上的軍隊，死傷人數超過一百萬人。淞滬會戰結束後，日軍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月攻陷上海南京。其後日軍由於受到徐州附近國軍主力的吸引，而於二十七年三、四月與國軍發生徐州會戰，之後，日軍主力循長江南下，而於二十七年十月底攻陷武漢，日軍的主作戰線即成東西向，武漢雖然失守，但日本卻從此失掉贏得戰爭勝利的機會。「淞滬會戰」雖使中國付出傷亡高達三十萬人以上代價，但卻在影響日軍作戰線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戚，看守新蓋好的二層樓房。在他母親出現前不久，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遇到兩架日機轟炸，每架丟四枚炸彈，還用機槍對著人多的地方掃射，嚇得他魂都掉了。接著他目睹到處是支離破碎的屍塊，像人間煉獄。

附近的村莊正冒著濃濃烈火，當我們繞著那個村子回家的時候，遍地都是被炸碎的屍體，不是電線上掛著臂腿，就是路邊滾著破裂的頭顱，至於田野裡到處是殘缺不齊的肢體。<sup>14</sup>

一個孩子，受到戰爭的驚嚇，多渴望母親的擁抱。結果彭的母親不但不回家，還先後帶走了幼小無知的妹妹和弟弟。對母親狠心帶走小妹，也不管戰爭對丈夫和二子的生命威脅，依然故我，揚長離去。接著民國三十一年，又趁丈夫病死再度帶走小兒子。彭竹子在〈母親，您不應該走的！〉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的：

家鄉淪陷那天，父親被日本鬼子抓去了，生死不明。我們兄妹蜷縮在黃埔江邊的避難所裏，忍饑挨凍的，引頸盼望看父親平安歸來。這時，您卻像久已失落的幽魂一樣，突然出現了。我別過頭去，不屑理您。當我知道您竟是來要妹妹時，我瘋狂地護住小妹大聲的吼了起來：「妹妹是我們的！妹妹是我們的！」

您當著圍觀的人，狠狠的一把推倒了我，抱起小妹，就揚長而去了。（十年以後，小姑母才告訴我，您竟將小妹賣給人家作童養媳婦了。）

抗戰第二年，我遠走浙江就讀，父親與弟弟，在上海法藏寺的尊聖善會裏作難民。民國三十一年秋天，小姑母突然告訴我，父親病死街頭，連屍骨也撿不到一根。弟弟，又被您帶走了。

我強忍住滿腔悲憤，不哭，我要試試我自己的血液裏，是否含有父親堅毅

---

<sup>14</sup> 彭長根：〈家在浦東〉，《臺灣日報》副刊第八版，1988年9月18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80。

不屈的個性，去忍受今後的一切苦難！

背著一身的傷痛，我發誓先充實自己的學問，然後去創造一番事業；為父親，為那個被您一手摧毀的家，吐一口怨氣。<sup>15</sup>

彭竹子當時雖然年紀小，但他面對父死母離，兄妹三人骨肉離散的打擊，卻仍化悲憤為力量，強忍淚水「去忍受今後的一切苦難」，讓丟下他的母親悔不當初。長大成人後，他一路堅強勇敢的面對挑戰，不屈不饒，也是小時候的愈挫愈勇的磨難接踵而至，養成他使終臨危不亂，一身傲骨。

## 二、生命明燈的父親

朱自清的〈背影〉，是父親為兒子買橘子時，攀爬月台露出手腳笨拙的背影。那種毫無保留的父愛，感動了兒子，也感動了讀者，親子之情的溫暖溢於言表。<sup>16</sup>彭竹子的父親對他們兄妹三人的愛，也同樣的毫無保留。當時彭的父親貧病纏身，為了躲避日本兵的亂砍濫殺，只好拋棄了男性的自尊，在上海街頭流浪、乞討，忍受嘲笑。不久病死在上海街頭，連屍體都找不到。彭竹子的父親為了愛他的子女，愛到滴盡生命的最後燭光。難怪彭竹子曾說即使面對世界上所有的珍奇異寶，他一樣都不要，他只要「父親」。<sup>17</sup>

原本以為能和父親一家四人相依為命的溫暖家園，在「八一三」淞滬會戰發生後，一夕生變，家園逐漸變成人間煉獄，在戰火的無情摧毀下，彭家鄉的人死的死、逃的逃，而他的父親卻遲遲不忍離去。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九時十五分，日軍向上海、江灣、閘北全力進攻。我家住在浦東，與上海僅一水之隔。在戰略的觀點，浦東不失為一個軍事上的要點。於是，我家的劫難，亦從這一天開始了。……

---

<sup>15</sup> 彭徐：〈母親，您不應該走的！〉，《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4-15。

<sup>16</sup> 鄭明嫻：《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頁18。

<sup>17</sup> 樂天：〈生命之燈〉，《雲林青年》，第15卷第10期，1968年10月31日，頁30。

我家很窮，父親又是一個眷戀鄉土的人，對於這塊住了三代的美麗土地，始終不忍棄離。<sup>18</sup>

足見彭竹予的父親是重情重義之人，對人、對土地都存有一份深深的感情，在生死交關的當頭，竟不忍棄之不顧。彭竹予從小就受父親有情有義的人格影響，同樣也對來台灣後居住的斗六地區深愛不已。

在我虛度的六十年時光裡，沒有一個地方——甚至生長的家鄉，都沒有超過十年，然而，在斗六已經跨入第十九個年頭了，今後，我將仍舊住下去，因為，我一手建立的家在這裡，我的工作在這裡，我的感情也撒落在這裡，我不是隱居，更不是逃避，而是實在喜愛這塊純樸而保有古風的小地方。

19

彭竹予的父親是個靠勞力來糊口的小工人，窮其一生，念的書不多，也沒做過大事，是個很平凡的人。但是在戰亂期間人人自危的時候，他反而不計前嫌的幫助沒正眼瞧過他們的親戚看守房子，因為再當地有錢有門路的人，全都躲到上海租界裡保命去了，只剩下一窮二白、無路可退的老百姓，只能坐以待斃。

一天，有位穿得十分體面的親戚來我家，說是他們全家要搬到上海去住，唯一不放心的，是幢剛蓋好的二層樓房，要父親搬去代為住管，免得遭人鵲巢鳩居。父親生就一副俠義骨氣，也不追究這位親戚過去對我們的現實勢利，一口應允。

這幢房子蓋在高橋鎮通往洋涇鎮的公路邊，紫紅色的門牆，既新穎也氣派，走進屋裏，紅漆柚木的地板，楠木家具，一切都象徵著富有毫華，樓上三間臥房，各有不同的陳設，也無非極盡舒適、奢侈之類的形容了。不

<sup>18</sup> 彭徐：〈家園劫〉，《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7。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0。

<sup>19</sup> 彭徐：〈我愛斗六〉，《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44。

僅我們兄妹三個，連父親參觀過後也不禁咋舌。要不是這場戰爭，別說住了，就是想跨進大門，恐怕也會遭到峻拒的。<sup>20</sup>

彭竹予的父親也是一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人。不僅為人寬厚，又有俠義心腸，。如同論語裡的一句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sup>21</sup> 戰亂生死存亡之際，更能看出人的真性情。尤其是作者的父親生就一副「俠義骨氣」，當兒子的他深深引以為傲，也以學習父親的待人處世的原則為榮。

半個多月後，存糧全部吃完了。有天，父親邀集附近幾位鄰居，商議找尋米糧的途徑，有人提議：到沒人居住的店號或私宅去搜尋，但父親認為是偷竊行為，不表贊同。<sup>22</sup>

從找食物來充飢即使遇戰亂失序的期間，也不輕易擅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可知，彭的父親是個正直守禮的人，不趁人之危。年紀小的彭竹予，也一肩扛起照顧弟妹的責任，不知不覺間也受父親影響，終身守正不阿，以誠待人。足見父親光明磊落的人格特質，早已流進小小的彭竹予身軀，成為他日後堅忍不拔，勇敢面對困境，忍別人不能忍的苦，真正的知足常樂，影響更多的莘莘學子……。

早晨，給弟妹穿著舒齊以後，簡單的把這間充滿泥土氣息的家宅打掃一遍，出去買二份早點，安頓好弟妹，把大門反鎖，上市場買菜去了。回來以後，一邊忙著淘米洗菜，一邊哄著弟妹或跟他們玩上一陣，妹妹才三歲，啥事不懂，一不如意，就會賴在地上哭喊媽媽，往往弄得我六神無主。

---

<sup>20</sup> 彭長根：〈家在浦東〉，《臺灣日報》副刊第八版，1988年9月18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79。

<sup>21</sup> 語出《論語·子罕》，意思是說，時節轉寒冷的時候才能真正知道松柏的堅毅不拔。比喻君子會在艱困的環境中依舊保持操守。

<sup>22</sup> 彭長根：〈家在浦東〉，《臺灣日報》副刊第八版，1988年9月18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79。

飯後的光陰最難挨受，我會掛念遠在上海的父親，也會想想鐵石心腸的母親，為什麼丟下我們？傷心的時候，一陣鼻酸，一陣不平，會背著弟妹飲泣；如果被弟妹發現了，就莫名其妙的跟著號啕大哭，哭累了，三人相擁，躺在牀上睡了。

小姑媽住得近，每天總要來看一趟，她曾經要我們搬去同住。我不答應，因為她家環境並不比我們好多少。再說，我生成一副父親那樣的傲骨，只要自己有能力，絕不乞求於人。<sup>23</sup>

彭竹予來到台灣生活後，十多年了，一直不敢提筆追述與父親有關的事。他怕「行筆所至，觸著心門的創痛，而投筆慟哭」。<sup>24</sup>直到民國五十七年的父親節當天，他終於鼓足勇氣，面對過世已三十多年的父親，寫下感懷的短文一篇，略盡一份孝思。其中一段提到他平凡的父親默默承受所有打擊，無聲付出一切，最後連生命都付出的經過，最為感人，正所謂「平凡中見偉大」。

上帝賦予父親一雙手，彷彿專門用來與貧病搏鬥的。在屬於父親的那一萬五千多個急風驟雨的日子裡幾乎沒有一天，他能安室的徜徉在煦陽下享受人間的歡樂，先是母親的出走，使他虛弱的雙肩上，又肩負一重艱苦，面對著三個嗷嗷待哺的幼兒弱女，明知嚴重的喘哮病，將以日以繼夜的操勞，而更形惡化，他也不顧了。誰知，竟暗暗的又得了可怕的肝癌。接著，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亂砍濫殺，帶我們度過了黃浦江，在上海街頭流浪，乞討，他曾摒棄了男性的自尊，忍受著世間最惡毒的嘲笑，為的都是我們兄妹三個。<sup>25</sup>

---

<sup>23</sup> 彭竹予：〈悲苦的歲月〉，《中華日報》副刊，1987年8月5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76。

<sup>24</sup> 樂天：〈生命之燈〉，《雲林青年》，第15卷第10期，1968年10月31日，頁30。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74。

<sup>25</sup> 樂天：〈生命之燈〉，《雲林青年》，第15卷第10期，1968年10月31日，頁30。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74。

彭竹予在童年時期就歷經了父親病死上海，屍骨無存；弟妹先後被母親強行帶走，下落不明。只剩下他自己一人，無依無靠，從此成了真正的「孤兒」。還好，在父親過世之前，他幸運的遇到慈善家竺梅先<sup>26</sup>，被帶到奉化縣樓讀書，不至於流浪街頭，挨餓受凍。回想這段悲慘的童年歲月，彭竹予勉勵自己說：

「人沒有悲傷的權利！」我緊記著老師的訓勉，作為立身的指標，因此，在童年的悲苦歲月裏，我雖然哭過，卻沒有消失生存的意志；我雖然怨嘆命運的作弄，卻從不放棄奮鬥的權利，因此，在那段最艱困的童年日子裏，我沒有被環境擊倒，反而惕勵自勉，苦讀修身，今天，我還有一絲自傲的話，那就是忍別人不能忍的苦。<sup>27</sup>

這也是他一路走來，以身作則，勉勵青年學子的心聲，值得令人尊敬。這個「惕勵自勉，苦讀修身，忍別人不能忍的苦」的信念，同樣也隨著彭竹予光風霽月的人格，在雲林縣的文壇發揮深遠的影響力。他不斷地鼓勵青年勤於創作多看多寫，不輕易放棄，進而培養出許多作家、記者。尤其是他自己也筆耕不輟，以身作則，各種文類的作品，林林總總的字數超過百萬字，當個「寫作上的十項全能者」綽綽有餘，他不僅寫下所見所聞，也寫下他對自己一生全部的感動。

### 三、寄生災童教養院<sup>28</sup>

<sup>26</sup> 竺梅先學名熾潮，字佑庭，奉化長壽鄉後竺村人，生於 1889 年。早年參加同盟會，後來棄政經商，於 1942 年 5 月病逝。有關竺梅先的事蹟可參閱彭徐：〈竺梅先先生事略〉，《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頁 188。

<sup>27</sup> 彭竹予：〈悲苦的歲月〉，中華副刊，1987 年 8 月 5 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 年 12 月，頁 478。

<sup>28</sup> 上海失陷後，在戰爭初期設立的難民收容所相繼結束，大批孤兒再度流落街頭。竺梅先目睹如此慘狀，至為憂慮不安。不久，旅滬寧波同鄉會召開董事會，竺梅先在會中慷慨陳詞：「國家災難深重，應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竭力主張寧屬人士帶頭行動，創辦一所規模宏大的災童教養院，及時拯救喪失親人，孤苦無依的稚兒弱女，把他們教養成人，以為國家所用。他的倡議得到與會董事們的贊同，並且決議由竺氏進行籌備工作，以及共推他為院長，徐錦華女士為副院長。之後，為了使收容工作順利，考慮災童和工作人員的安全，將名稱定為「國際災童教養院」，特邀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人士，擔任董事會的董事，並經由這些友好人士，取得各有關國家駐滬領事館的支持，以避免或減少日軍的騷擾干涉。（彭徐：〈竺梅先先生事略〉，《生

在浙江省奉化縣，有一所古老的泰清寺，而鄉長竺梅先在這古老的寺院裡，創辦了遠近聞名的「國際災童教養院」。彭竹予在這青山環繞的山谷中，遠離戰爭，吃穿不愁的用功讀書，長達五年八個月。在這裡，彭竹予緊緊抓住「童年」的尾巴，盡情的讀書嬉戲，留下許多歡樂的回憶。

在那塊土地(鄞奉)上的歲月，僅僅是一段又苦又樂的童年而已。

我之所以說苦，苦在我從小就成了一個沒爹沒娘的野孩子，在烽煙瀰漫的日子裏，東奔西跑的寄人籬下，悲歎身世，吮吸著自己悽楚孤寂的淚水。其樂，則在一位解衣推食的慈善鄉長，把我從火坑裏救了出來，安置棲宿，供養供教，在那白雲青山掩蓋的幽谷裏，展書勤讀，逐雲嬉戲，恍如秦世避亂，與田園茅舍、流水小橋為伴，忘我挹鬱，亦沖淡了我對塵世間的不平遭遇。<sup>29</sup>

直到民國三十三年離開時，彭竹予已是個十五、六歲的翩翩少年郎。在這短短的五年八個月，彭竹予把握機會認字讀書，大量吸收知識，奠定日後寫作的興趣和基礎。他對當時照顧和教導他們的所有老師都銘感五內，永誌不忘。彭竹予寫下當時國際災童教養院的院童接受教育的情形，使我們得以瞭解在那戰爭的強大殺傷力下，仍有不凡的人堅持教育的重要，爲了下一代的學習而努力。以下這段對國際災童教養院全校班級的分布、人數的說明、課程的安排和教育方式寫的十分詳盡，從彭竹予描述的內容得知，當時一般的小學和現在一樣，成績以六十分爲及格，但是國際災童教養院並非正式學校，卻規定「七十分及格」，比當時和現今的小學要求都高。這一點的確很特殊，也顯示出院童的學習無形中也保存了一部分的「史料」，提供當時的社會對國小學童的教育重點和內容的學術研究價值。

---

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88。）

<sup>29</sup> 彭徐：〈記國際災童教養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35。

全校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共有十二個班級，每班平均有四十多個同學，另外，還有幾十個幼小的弟妹們，被編入幼稚班了。教育的方式，採級任導師制。德智體群四育並重，國算英列為主課；我們沒有寒假與暑假，除了國定紀念日和禮拜天，可以外出玩玩，其餘時間，統統用來啃書本，因之，我從三年級就會「ABCD」，高小便能背誦「歸去來辭」；我們的成績，比正式學校要求為高，以七十分為及格；但我們卻能應付自如，從沒聽說，有人因考試不及格而留級的。<sup>30</sup>

彭竹予向來尊師重道，也以當老師得以教育英才為職志。就是因為他在國際教養院受教育期間，受惠於許多良師益友。雖然經過數十寒暑，他對所有教過他的老師，如數家珍般的一一道出全名，若不是記憶力強，就是他時時惦念著老師們，天天放在心上。也表示他對這些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良師，感激之心永銘五內。

所有老師，除了幾位像吳賢岑、應時、卓土閔、陳斯仁、張重哉等就近遊聘的；絕大多數來自京滬一帶。在我記憶中，有講三民主義的錢敬之，教數學的張騷生，崔盛鑑，上英文的楊健，教體育的張庭華、張玉璋等諸位先生。……

幾年下來，老師之於我們，是父是兄，亦師亦友，每有離院他去，總把我們眼睛哭得又紅又腫的。<sup>31</sup>

「國際災童教養院」也是他人人生第一個轉捩點。在教養院短短五年多的生

---

<sup>30</sup> 彭徐：〈記國際災童教養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35-36。

<sup>31</sup> 彭徐：〈記國際災童教養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36。

活，讓他原本「黑白」的人生，從此變「彩色」。彭竹子寫了多篇文章來記錄這段幸運到不可思議的際遇。在那青山綠水之交，教養院的六百多位院童，好似住在與戰爭隔絕的香格里拉裡，在當時戰亂的社會到處「路有凍屍骨」的惡劣環境下，彭竹子能有機緣來到充滿「愛心」的教養院裡正常學習、快樂成長，怎能不感激涕零？怎能不謝天謝地？

在「寧波同鄉」月刊，先後曾發表：「記國際災童教養院」、「懷念泰清等」、「奉化的野食」、「從奉化到寧波」、「從一到十五」等幾篇短文，以及中央日報副刊的「孤兒心聲」，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人間副刊的「可愛的敵人」、青年日報的「桂珍姊姊」等作品，全部都是記載我在教養院五年多歲月中的生活片段和感觸。我之所以重視，所以難忘，實在是因為那近二千個苦難的日子，是生命的轉捩點，更是我體驗人生、認識人生、開創人生的成長時期。我感念它、珍惜它，尤其是院長竺梅先先生和副院長竺徐錦華女士，沒有這兩位慈航普渡的活菩薩，六百多名災童，不是死在暴虐的日本鬼子刺刀尖下，也會在饑寒交迫中掙扎以致於死亡。<sup>32</sup>

一九九〇年彭竹子回大陸探視弟弟和妹妹(爾後每兩年返鄉一次，每次一個月，共七次)，並參加由大陸和台灣兩地的教養院院童，興建紀念國際災童教養院的發起人竺梅先院長和徐錦華副院長的「梅華亭」落成典禮(十月三日)，彭竹子被與會師生共推主持剪綵儀式，因為是彭竹子先發起兩岸同學為院長修墓，最後演變成「梅華亭」的興建。剪綵當天，彭竹子也是台灣唯一的代表。這群垂垂老矣的「院童」皆是有情有義，知恩圖報的，尤其是彭竹子更是積極付出，遠赴大陸，不畏路途遙遠，所費不貲。剪綵時奉化廣播電台的記者特別採訪彭竹子，他說藉由「梅華亭」的興建，以喚醒社會大眾「飲水思源」和「博愛精神」。

---

<sup>32</sup> 彭徐：〈奉化梅華亭落成記〉，《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74-75。

## 第二節 別義母<sup>33</sup>從軍

彭竹子從小就和父親、弟妹一起躲避飛機空襲，忍受戰爭帶來的飢寒交迫，嚐盡家鄉淪陷流離失所之苦，飽受戰爭的蹂躪。小小的心中埋下投筆從戎，報國殺敵的想法。十六歲的他離開了教養院，跟著副院長竺徐錦華的遠房親戚，到寧波去當學徒。寧波是他在大陸居住的最後一個地方，也是遇到待他親情似海的義母的家。

所謂「別母從軍」的母字，指的是我義母。我自己的親生母，她是不告而別在先，等我要向她告別時，已不知她在何方了。

我的義母，娘家姓水，夫家姓徐。她的身邊祇有一個兒子，名叫徐愛德，比我大幾歲。原來也是奉化孤兒院的院童，孤兒院解散時，他找到自己的母親，就回到寧波來了。我不知道他在寧波。有一天，我在尚書街碰到她們母子，被我一眼就認出來了，他鄉遇故知，真是高興萬分。從此，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或許是她老人家憐憫我的身世，父死母走，孑然一身，既沒有親人的照顧，也享受不到家庭的溫暖，也或許是我在她家的言行舉止，很得她的讚賞，來往了幾個月，就收我作義子。<sup>34</sup>

這位慈祥和藹的長輩很喜歡彭竹子，她知道他是個認真有為又肯吃苦耐勞的年輕人，是個可以年老依靠的老實人。但她哪裡知道她眼中值得依靠的人，選擇了「投筆從戎」報效國家了，化小愛為大愛的彭竹子從此對義母深感愧疚，因為他「不告而別」。

義母是位典型的老式婦女，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慈祥和藹。這是我的造

---

<sup>33</sup> 原奉化國際教養院的院童徐愛德之母，後收彭竹子為義子並接往家中同住，無微不至的照顧彭竹子飲食起居。

<sup>34</sup> 彭竹子：〈別母從軍—3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7-8。

化。為了就近照顧我，她將自己的房子賣掉，在我業師家的隔壁租了一幢木造的二層樓房，將樓上臨街有窗的那房間，供我住宿。這一來，我真的成了他家的一分子了。<sup>35</sup>

直到有一天，他在寧波的街上走著，看到了招考憲兵的告示，也因此改變了他的一生。當時面臨失業窘境의彭竹予，並不知道只是去當個憲兵，竟會和義母永遠的分開。

我在寧波學的是鬃印，所有成品完全是用手工做的，十分辛勞，也祇是能圖個溫飽而已。義母認為這會糟蹋我這個人，於是，滿師以後，她就鼓勵我改行他就，我當然母命是從。……

有一天，我又獨自到街上散步去了。走到東門大街的時候，發現有幾個人圍在那裏看告示。我也走近去了，一看，原來是招考憲兵的，而且今天正是報名的最後一天。立時，憲兵的威武英姿，在我腦海中盪漾起來了，「這不是一條很好的出路嗎！」我這樣告訴自己。可是，另一個意念又閃了進來：「義母怎麼辦？她老人家絕對不允許我離開她身邊的。」<sup>36</sup>

由於他一心想要奮勇殺敵，拯救國家，雖然他捨不得離開將他視如己出的義母，他仍毅然決然的瞞著義母，報考憲兵，從此和義母海峽兩隔，未曾再見面。但爲了報答義母無私的照顧，彭竹予把名字改爲彭徐，「徐」是義母夫家的姓，用來提醒自己時時不忘義母的恩情，足見其選擇離開義母溫暖的懷抱，內心多麼煎熬。四十二年後，民國七十九年的八月，當他再度踏上寧波的土地，不幸其義母水氏早已物化仙逝了。彭竹予後來才知道，當時他的不告而別，卻害義母三天三夜廢寢忘食。

<sup>35</sup> 彭竹予：〈別母從軍—3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8。

<sup>36</sup> 彭竹予：〈別母從軍—3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8-9。

為了讓義母安心，在報考憲兵的時候，我捨棄了原有的名字，而改用單名——徐，這是義母的姓，用來懷念她老人家的，不想，一直用到現在。

意志一經決定，就必須用行動來配合實行了。從軍這件事，一定要瞞著義母進行，不然，枝節橫生，可能走不成了。於是，我在街上買了一對枕頭套，一個留給義母，一個自己帶走，以後，天涯海角，每當就寢用枕時，就會想起我那可敬而又可憐的義母來，不是挺有意義的嗎？這個枕頭，已經用破了，可是，我還珍藏著。不知義母所用的那一個，是否仍在？<sup>37</sup>

他報考憲兵錄取後，短短幾天的時間收拾簡單的行囊，立刻向部隊報到。足見當時戰爭吃緊，國家的軍隊非常需要大量青年的加入。彭竹予報到後，坐上輪船到了上海，很意外的輾轉搭上往基隆的輪船。到了台灣，也開始了他的從軍生涯。

提了一隻行裝極為簡單的提包，極力克制住悲痛的心情，向義母告別了，正跨出門檻，又被叫住了，塞給我十個銀元，要我在路上零用的。我手裏捏著這些錢，眼眶裏的淚水，又極不爭氣的要湧出來了，趕快奪門而出，一路奔向江北岸去。

坐的是江靜輪，目的地是上海，由上海轉金華，再由金華到無錫，然後再回到上海，搭上招商局的海黔輪<sup>38</sup>，終於送我們到了台灣的基隆。誰知道，這一來就是漫長的三十年啊！<sup>39</sup>

民國三十八年，彭竹予從基隆一路坐船到花蓮，他們一群新兵在花蓮機場旁

<sup>37</sup> 彭竹予：〈別母從軍—3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9-10。

<sup>38</sup> 彭竹予在〈花蓮集訓〉《一字一淚一家書》文中寫道：由無錫折回上海，登上了招商局的「海黔輪」，才知道我們的地是台灣。（頁162）

<sup>39</sup> 彭竹予：〈別母從軍—3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0。

的北埔營區，歷經一個半月後結訓，編為憲兵第八團第二營第六連，並被派往高雄港聯合檢查處服務。此時，彭竹予在軍中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他的散文處女作〈十二生肖趣譚〉在高雄的大眾晚報發表。以下列出彭竹予從軍二十三年的生涯概況：

- 一、 民國三十七年報考憲兵錄取，隨易守桂上士前往上海報到，歸屬憲兵教導第一團的第十一隊新兵，共有一百二十多人。
- 二、 民國三十八年在花蓮的北埔營區新兵結訓後，編為憲兵第八團第二營第六連，派往高雄港聯合檢查處服務。彭被分派在港口檢查站，是聯合檢查處的外勤單位。（散文處女作〈十二生肖趣譚〉在高雄市的《大眾晚報》發表）
- 三、 民國三十九年從二等兵晉升下士，做著內勤的工作。
- 四、 民國四十年憲兵第八團奉令整訓。團本部暨第一、第三營駐在斗南，彭竹予在第二營駐在虎尾，地點在虎尾國民學校。不久，軍中推行「克難運動」。（爲了響應國軍克難運動，〈憲兵太太〉一文刊登在《中央日報》副刊）
- 五、 民國四十一年在新竹憲兵隊，留在指導員（連的輔導長）身邊當助手。彭由下士晉升中士。
- 六、 民國四十二年淡水憲兵隊（距離紅毛城約一百多公尺）當差，被派在白沙灣海水浴場的入口處把關，沒有入場證的人，不管多大的官，一律不準入場。
- 七、 民國四十三年元月二十三日在韓國濟州島的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選擇前往自由寶島台灣。政府特地在林口和楊梅設立了義士村，提供他們暫時居住。彭竹予的部隊憲兵第八團第二營第六連，剛好被派到林口的義士村提供服務。（在林口服務反共義士的經歷，成爲日後彭竹予寫電視劇本《血旗》時的題材來源。）
- 八、 民國四十四年彭考取憲兵學校候補軍官班第一期，到台北縣三重鎮的憲兵學校受訓二十六週。也是憲兵學校在台復校後，第一次招考的在職士官，並施以軍官的養成教育。（在受訓期間，彭參與了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雷諾事

件的鎮暴行動)

九、民國四十五年服務於台北市西區憲兵分隊，是全台憲兵勤務最繁忙的地區。

(前後共兩年多的歲月，此時的彭利用零星的時間準備教育行政人員高等檢定考試。)

十、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彭從上士直升少尉，分派到憲兵第八團第二營第四連當副排長，第四連在台中市干城營區。當時的連長陳上尉安排彭去接任干城營區看守所的所長，負責管理觸犯軍法的犯人。

十一、民國四十九年由新竹調到台北，在圓山的海軍總司令部負責警衛任務。

十二、民國五十年彭由副排長調升排長，派去烈嶼(小金門)的埔光部隊，配屬著憲兵第二五八連的第二排排長。(這也是彭當兵後第一次上前線)

十三、民國五十一年彭的部隊從小金門調回台灣，先是駐楠梓，繼而去虎頭埤(台南縣新化鎮)，最後奉命擔任台北市的衛戍部隊，住在六張犁。之後，憲兵司令部新編的憲兵二〇三團第一營營長齊遜生中校，是彭在軍士隊和候補軍官班第一期的區隊長，知道彭的行踪後，要彭去做他的人事官，營部在三張犁的憲兵營區，部隊新編，工作輕鬆。(此時，彭想起了一個最好的方式，可以消遣餘暇，也可以作為精神的寄託，那便是寫作。)

十四、民國五十四年彭由憲兵二〇三團調彰化縣團管區。〈隔年執編《彰化青年》〉

十五、民國五十六年彭由彰化縣團管區調雲林縣團管區，七月一日開始主編雲林縣團委會的《雲林青年》期刊。〈此時也是彭竹予寫作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

十六、民國六十年彭軍營退休，國中教師檢定及格，轉往雲林國中擔任國文教師。

以上所列的從軍生活概況，有幾次對彭竹予的寫作生涯產生重大的影響，以下再做深入的分析。

(一) 民國四十年憲兵第八團奉令整訓，彭竹予在第二營駐在虎尾，地點在虎尾國民學校。不久，軍中推行「克難運動」。

「克難運動」是當時戍守在金門前線的將士們發起的，意思是要鼓勵全國軍

民，上下一心，共同克服眼前物質和精神上的苦難，共體時艱，因為美國不再援助台灣了。

三十八年美國發表了「白皮書」以後，等於是把共匪竊據大陸的責任，完全歸咎在我們中華民國身上，而對於馬歇爾—美國調停特使的袒護匪黨，卻一字不提，當然，接著而來的，便是美國不再援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時代，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苦，為了要克服物質和精神上的苦難，克難運動，就由戍守在金門前線的將士發起了。

剛來台灣的那幾年，阿兵哥的待遇的確很差，薪餉不多，買菜的錢更少，因為大家都在挨苦日子嘛！自從「克難運動」興起後，第一個要克服的難題就是伙食。伙食吃得好，身體強壯了，才有力量打共匪。於是，官兵們在操課之暇，全力從事生產，養豬牧羊的、飼雞趕鴨的、種植蔬菜瓜果的；除了物質的，還有精神的，那就是每一個連必須具有一所「中山室」——官兵文化康樂的活動場所，用最經濟的支出，作最有效益的收穫。<sup>40</sup>

「克難運動」也是彭竹予非常重視的，認為十分具有時代意義。在他寫給義母的十九封信中，其中的一封信就名為〈克難運動〉，足見其重要性。信的內容慷慨激昂，句句是理，分析的十分精闢，認為國家遭遇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短缺，更有精神上的不安，作者透過與母親的對話，巧妙的分析國家局勢給讀者知道，並藉此信鼓勵軍民同胞，只要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必能無堅不摧「無敵不破」。

物質上的困難，大致是眼前的，譬如：臺灣有六百萬民眾，卻有六十萬國軍，國軍是由政府核撥糧餉的，政府的國庫收入，大部份來自稅賦，為了要使國軍的糧食無虞，人民也能衣食不憂，在這百廢待舉，軍民兼顧的過

<sup>40</sup> 彭竹予：〈虎尾拾趣—40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25-26。

渡時間中，我們全國上下，必須胼手胝足，咬緊牙關，用精神力量來克服物質的欠缺。至於精神上的困難，是指在未來的反攻聖戰中，官兵心理上的障礙，因為，以目前的形勢看，共匪佔踞的大陸土地要比臺灣大，共匪掌握的部隊人數又比我們多，但反攻是勢在必行的，而勝利更是志在必得的，如何破除國軍的心理畏懼，而建立起必勝必成的信念，則完全屬於精神方面的。……

母親，這幾年的整軍經武，尤其是我們的總統復行視事以後，同舟共濟，上下一心，金門駐軍的一個連所發起，竟能全軍響應，舉國風從，可見，凡是對國家、對人民，有重益大利的事，一定能獲得支持，也一定能圓滿成功。我們有了這種認識，有這種無畏橫逆，不怕強梁精神，真可以說是「無敵不破」的一股洪流啊！<sup>41</sup>

彭竹予爲了響應國軍「克難運動」，不止身體力行，更寫文章發表，希望能影響更多的人，充分具有知識份子入世關懷的精神。

(二) 民國四十三年元月二十三日在韓國濟州島的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sup>42</sup>，韓戰結束後，選擇前往自由寶島台灣定居。

首先，彭竹予先鄭重介紹「反共義士」一詞的由來，也就是反對共黨暴政的有志之士，彭竹予十分欽佩這一群人，並給予高規格的評價。

反共義士，是個新名詞，是從民國四十三年才被叫響的，那就是指從韓國戰場上投奔自由，返回祖國懷抱的一萬四千個原屬匪軍的官兵。<sup>43</sup>

---

<sup>41</sup> 彭竹予：〈克難運動〉，《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彭徐自費出版，1983年8月再版，頁189-192。

<sup>42</sup>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9月15日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10月1日越過「三八線」，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對抗美國軍隊，毛自稱爲「抗美援朝」。終於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訂停戰協定，由於聯軍在作戰中曾俘虜爲數二萬二千餘名華籍戰俘與數目相當的北韓戰俘，聯軍爲顧及人道，決定給他們自由選擇去處，並在中立國汶山設立戰俘營，由中立國印度派軍管理。經個別詢問戰俘，志願前往台灣者一萬四千七百一十五名，而願返中國大陸者亦達七千多名。

<sup>43</sup> 彭竹予：〈在義士村—43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39。

彭竹子一向忠黨愛國，對總統 蔣公更是敬愛有加，在〈總統與國運〉<sup>44</sup>一文中幾乎將總統 蔣公予以神格化，歌功頌德不已。在韓國濟州島的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投誠的事件中更顯離奇，光一卷總統 蔣公的「喊話招降」錄音帶，便可號召義士們紛紛投奔自由，實在太神奇了！類似的情節在唐太宗時代也發生過，〈縱囚論〉一文便是很有名的翻案文章。彭竹子是個軍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忠君愛國在當時風雨飄搖的年代，也就理所當然了。

不久，總統 蔣公的錄音帶，送到了韓國前線的每一個陣地，晝夜不停的播放。他老人家的濃重奉化口音，一轉就知道，於是，那些前進不得，後退不能的匪軍官兵，一個連，一個班的，從北韓的戰線上，像潮水一般的投誠過來了。

這不是奇蹟，這是親情的感召。試問：誰有這份偉大的感召力，對兇悍不馴的敵人，具有如此大的召降力！

在韓國的濟州島度過了一段等待的歲月，終於決定回國了。民國四十三年元月廿三日，是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預定踏上祖國土地的日子。這個日子，就是日後世界自由日<sup>45</sup>的根源。自由世界是件大事，中華民國更是舉國歡騰，全民雀躍的大喜日子。<sup>46</sup>

彭竹子躬逢其盛，他待的憲兵第八團第六連正在南機場營區整訓待命。幾天後，第六連遷往林口，而他是連部的代理特務長，隨連駐紮，也住在林口。政府為了安頓這一萬四千多名義士，在林口和楊梅設立了義士村，彭的第六連就被派往林口的義士村，為義士提供服務。在服務義士們的同時，他聽到在南韓附近由聯軍管理的濟州島，裡面的戰俘營有發生許多可歌可泣的事，令他熱血沸騰不已。

<sup>44</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60。

<sup>45</sup> 為紀念此事件，政府訂定每年的1月23日為123自由日，予以慶祝。

<sup>46</sup> 彭竹子：〈在義士村—43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40。

戰俘營裏那些渴望回歸祖國的義士，為了向全世界宣示他們嚮往自由民主的心意，決定要在戰俘營裏做一件石破天驚的壯舉，就是要舉行一次升旗典禮，要升的國旗，正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要升國旗，戰俘營是找不到一面國旗的，只有自己製作，他們把聯軍發給他們的白被單撕下一塊，量好尺寸，用針線將布邊縫好，再畫出青天和白日的底樣，先用藍墨水將青天的那部份塗好，至於滿地紅的部份，本來也可以用紅墨水的，他們不想這麼簡單的做，而改用各人寶貴的血液，因為這面國旗的誕生，就是以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壯烈地換來的，於是，每個人咬破自己的指頭，將血滴在旗布上，一滴、兩滴……輪流的捐獻，相繼的撒落，不到兩小時，這面國旗該紅的部份，真的是赤血滿地了。而那些沒能灑上血液的壯士，紛紛表示抗議，這種高昂的愛國情緒，赤誠的製旗偉舉，在孩兒事後聽的人來說，已夠熱血洶湧，壯懷激烈了。<sup>47</sup>

彭竹予在林口服務反共義士時的所見所聞，在民國六十七年寫成電視劇本〈血旗〉<sup>48</sup>，並獲教育部文藝競賽第一名。

（三）民國四十五年服務於台北市西區憲兵分隊，彭竹予藉由後補軍官班的結業證書，取得報名高等檢定考試的資格，期望自己能有個理想的出路。他以著一顆堅定的心，大步勇往直前，不論成功與否，只在乎努力過。

好在我有一顆堅定的心，不怕艱難和挫折的精神，以及認真奮發的求學態度，就是前面佈滿了荊棘，照樣的昂然挺進。

學，然後知不足。看完了自己買的書籍，雖有晉進，卻不能滿足我的需求，

---

<sup>47</sup> 彭竹予：〈反共義士〉，《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彭徐自費出版，1983年8月再版，頁182-184。

<sup>48</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血旗〉，《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112-1127。

尤其是教育心理方面的，各家紛紜，莫衷一是，需要閱讀更多的著作，才能作對比和歸納，才能求得一個概念。……

當我看到一段精彩的言論，或是重要的內容，我就抄錄下來。發現有困惑和疑難的問題，也順手記載下來。我這樣的眼到、心到、手到的兼籌並顧，三年以後，每本厚達五十頁的筆記本，竟寫了六本，概略的計算一下字數，足有二十幾萬。連我自己都咋舌了。……

連頭帶尾，前後共兩年多的歲月，半途而廢<sup>49</sup>，實在於心不甘，可是，又能怎樣呢？最少看了這些書，寫了這些筆記，多少也是一門學問哪！何況，二十五年後，自己能順利的通過「國中教師檢定」考試，使夙願得償，多少也獲助於當年的那一點根基哩！<sup>50</sup>

由於這兩年多的孜孜矻矻，苦讀有成，雖因身體不適無法繼續，但對教育理論和教育心理學都有了深切的理解。多年後，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彭竹予在軍中即將退休的前一年，順利的考上教育廳舉辦的「待退軍官轉任國中教師檢定考試」，從此一圓他當老師的夢想。

（四）民國五十一年彭的部隊從小金門調回台灣，先是駐楠梓，繼而去虎頭埤(台南縣新化鎮)，最後奉命擔任台北市的衛戍部隊，住在六張犁。

有天傍晚，彭出去散步，走到通化街，發現有家茶館，完全仿照大陸方式經營的，很有親切感。因為他孩提時，其父親常帶他去離家不遠的茶館喝茶。來到茶館，回甘的茶香伴隨著濃濃的思鄉情懷。

---

<sup>49</sup> 彭竹予在《流雲三十年》第54頁中有解釋為什麼參加高考沒有堅持到底是因為：「就在考完第一次試的半年後，出現了一個真正令我「頭痛」的症狀，假如連續看了幾個小時的書，我的腦袋瓜就會有開裂的感覺，頭一痛，沒法繼續看書了，最少要半個小時後，才能逐漸的消退，但當我再看幾頁以後，這個可惡的魔鬼又出現了，今天如此，明天還是這樣，只要打開書頁，這頭惡魔彷彿就張牙舞爪的在我腦際翻騰作怪，揮之不去，驅之不盡，真使我苦惱不已。經醫生診治的結果，只丟給我一句話，從今以後不能再看硬性的書籍了。讀書雖然重要，但是，假如因用腦過度而損害到健康，甚至生命，我只有含著熱淚，同那櫃子的書籍，說聲再見了。」

<sup>50</sup> 彭竹予：〈沉湎高考—45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52-54。

茶館的主人，是位六十幾歲的老太太，人很慈祥，當她知道我是專門來這裏寫文章的，就在她自己居住的樓上，騰出一個小房間，專供我喝茶寫作。這樣一來，我更得勤奮的寫了，以免辜負了別人的好意。有的時候一天沒去，老太太就非常的關心，第二天問長問短的，令我感動。

人的意志一定，做什麼事似乎都勇毅有勁，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了，我這樣的白天辦公，入夜後寫作，大約每個星期都有一篇以上的作品，投寄到報章雜誌去，因此，在那一陣子，見報的文章很多，尤其是中央副刊，幾乎每個月都有我的作品，唯一沒有興趣投稿的，是某報副刊，一直到今天還是如此。<sup>51</sup>

彭竹予一直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即使在軍中四處漂泊，居無定所，他仍然處心積慮的找機會讀書寫作，不浪費任何時間，實在精神可嘉。

（五）民國五十四年彭由憲兵二〇三團調彰化縣團管區。

彭竹予十分雀躍，等了多年終於可以像一般上班族一樣，有自己的辦公桌椅，每天只辦公八小時，其餘的時間就可以專心寫作。他接到派令時，簡直樂歪了。

真像是大赦令，一紙派令，終於掙脫了「枷鎖」，奔向彰化去也。

雖然是軍事單位，做的卻是案牘工作，像行政機構一樣，每天辦公八小時，剩下的時間完全屬於個人的了，這正是冀望已久的工作性質。我每週有固定的一天半休息時間，有屬於個人的辦公桌椅，最要緊的，不再耽心會被東調西走的居無定所了。我有較多的空閒用來寫作，也有安定的情緒從事構思。「孤兒心聲」一文，就是在如意的環境之下完成，刊在「中副」的頭題位置。……

---

<sup>51</sup> 彭竹予：〈寫作生涯—51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87-88。

這一年，算是我當兵十八年以來，最愜意的了，工作勝任，又順著興趣做自己喜愛的活動，如果人要使個人的生活有意義，大概就是如此的了。<sup>52</sup>

彭竹予在彰化團委會工作，除了盡情寫作之外，隔年成爲彰化團委會發行的《彰化青年》的執行編輯，成效卓著。他和古貝一起合作編輯的《彰化青年》大受學生歡迎，幾乎人手一冊，蔚爲奇觀。

古貝負責編樣設計，我則專任審稿。《彰化青年》每學期只出刊兩期，編務不忙，苦的是嚴重缺稿，「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再少的篇幅，也要相當數量的文稿，何況，我是一個愛好心切的人，既然負責供稿，一定要取夠水準的，絕不願意把無病呻吟，陳腔濫調的拙文，搪塞湊數，敷衍了事。好在古貝和我，都認識幾個會寫文章的人，請他們提筆相助，再有不足的，由我自己趕寫。

由我倆經編的「彰化青年」刊行後的一週，宋協邦先生興沖沖的到團委會來，見了我就說：「過去，「彰化青年」出刊以後，在教室、在校園，很少看到學生在翻閱的；今天，我在學生的通學專車上，發現人手一冊，都在仔細的閱讀，太好了，太好了。」總編輯的笑容，就是我們的喜悅；讀者的喜愛，就是我們的成功，這表示，我們的編輯方針是走對了。<sup>53</sup>

《彰化青年》的成功，是彭竹予主編《雲林青年》的最佳經驗，也是他洋溢著朝氣和活力的開始。在彰化停留了兩年多，很讓彭竹予戀戀不捨。

（六）民國五十六年彭由彰化縣團管區調雲林縣團管區，並全權主編《雲林青年》。

彭竹予是民國五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來到雲林縣斗六，由於工作輕鬆，他更

<sup>52</sup> 彭竹予：〈八卦山麓—54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08-111。

<sup>53</sup> 彭竹予：〈編執彰青—55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12-113。

有時間寫作，成了他寫作最燦爛的時期，尤其是編寫電視劇本方面。

絕大多數的辦公時間，可以自由運用，只要不離開自己的辦公室，於是，大量的作品於焉出籠，。……

那時候雲林團委會的祕書(現在稱總幹事)是歐陽秉生先生。大概是這年的暑假吧？李聲芳先生帶我去見他。我想：準是這件事了，要我接編「雲青」。那時，我在心裏作好盤算，由於本身工作空閑，在時間和精力上是可以應付的，但是由於過去編「彰青」的痛苦經驗，如果還是三頭馬車式的各有主張，便不能樹立這本期刊的新形象，又何必插手。要編，討一個「全權主編」的地位，以便匠心獨創。或許，我在歐陽祕書面前表示的態度，十分堅決，也或許是過去編「彰青」時露了半手，他竟然一口允諾了。<sup>54</sup>

接手主編《雲林青年》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起，五年後，民國六十二年彭竹予堅辭主編。在彭竹予主編期間，民國六十年教師檢定及格，八月一日順利告別軍營轉往雲林國中擔任國文老師，一圓他小時候想當老師的夢想。也正式結束他隨著部隊居無定所、四處為家的流浪生活，這二十三年來的軍旅漂泊生涯(民國三十七年到民國六十年)。

### 第三節 教學工作

彭竹予從小就很珍惜讀書的機會，他希望能當一位老師，可以授業，可以解惑，也能符合他父親的期望，進而光宗耀祖，不忝所生。他尤其感念教養院老師們的付出，繼而期望自己有機會也能成為教師。

當我徜徉在翠山綠水的福地洞天，在朗朗書聲中，我惦念的是父親的遺言

---

<sup>54</sup> 彭竹予：〈全權主編—56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18-120。

——要我去做一名教師，迴盪的是大姑母的不屑臉色——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野孩子！我曾在巨壑中向山嵐狂吼，也曾在清晨中對朝陽重誓，三代的雌伏，不識之無的羞辱，我要洗刷，為家門，為自己，為這個苦難的時代，振臂騰躍，超越自我。

是師恩浩蕩的激勵，將匯集在我心海的愛汁，蘊育培養，添濃加度；是親情冥冥的呼喚，刻骨銘心，永誌不忘。沒有晨昏，沒有寒暑，我埋首卷冊之中，學聖仿賢，矢志要做一名教師，唯有教師，才是知識的化身，也唯有教師，是德器的形象。<sup>55</sup>

時局的驟變，一晃眼軍中生涯就待了二十三年，原本對教師一職早已不敢多想，但機會總是給準備好的人。就在彭即將退伍的前一年，機會悄悄的來了，原來在軍中，彭竹予曾為了參加高等檢定考試讀書而廢寢忘食<sup>56</sup>，雖沒考上也累積了許多學識。沒想到多年後順利考上教育廳舉辦的「待退軍官轉任國中教師檢定考試」，終於一圓小時候的夢想，從軍職變成教職。

參加高等檢定考試，是為了測量已修的知能，雖然不能一舉中的，科別的及格，就能給予自己莫大的欣慰，失敗，是理所當然的；成功，才是奮鬥的唯一目標。可喜的是，我在待退的前一年，教育廳舉辦了「戴退軍官轉任國中教師檢定考試」，機會的確來了，我也準備夠了，欣然赴試，倖告錄取。天！我簡直不敢相信，一個從沒正式進入學堂的人，竟然具有資格做教師了！<sup>57</sup>

彭竹予熱愛教學工作，他認為教書不僅是一份事業，更是他個人理想的實

<sup>55</sup> 彭竹予：〈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2。

<sup>56</sup> 詳情參閱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沉湎高考〉，《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80-182。

<sup>57</sup> 彭竹予：〈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3。

現，一點也不以為苦，充分樂在其中且引以為榮。他珍惜為人師表的每一天，戰戰兢兢的認真教書，於是他出於真誠的寫下了〈教師日記〉，他以良知寫下教師的自白，是呼喊也是心聲。〈教師日記〉<sup>58</sup>在《雲林青年》屬專欄性的文章，連載兩年多（1976—1979），共二十篇，每篇三則。內容有許多彭竹予自己教學上的心得分享，師生之間、同事之間溫馨的互動，其中溝通對話的經過和處理事情的態度，發人省思，也可知曉當時國中教育的氛圍和社會現象的一角。

民國六十年八月一日，是我解甲卸盔的一天，也是躍登杏壇，執教為師的一天，到七十三年八月一日，整整的十三個年頭。十三年，在我已逝的人生途徑，僅是五分之一強的歷程，但是，就我來說，這是我一生中最踏實，最富有色彩的一個時段，值得一記。<sup>59</sup>

「信」和「誠」是彭竹予教學的座右銘，他認為對待週遭的人要能「以信服人」、「以誠感人」，身為老師的自己更要謹言慎行，以身作則，自然能風行草偃。彭竹予是個凡事自我要求甚高的人，自己說到做到才能要求別人，也才能影響別人，他深諳此道。

信和誠，是我在教學活動中的座右銘，也是與學生之間架構的橋梁。別以為他們都是十幾來歲的孩子，可以欺哄，更不要以為他們都是我的子弟，可以為所欲為，其奈我何！我始終認為，一個失去師尊、叛離師道的人，才是教書生涯中最大的悲苦。我經常警惕，對待學生，要像對待我週遭的人，要以信服人，要以誠感人，絕不可因為自己是老師，有所食言，有所訛詐，尤其是對他們預諾的獎賞。<sup>60</sup>

---

<sup>58</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教師日記〉，《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48-378。

<sup>59</sup> 彭竹予：〈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出版，頁11。

<sup>60</sup> 彭竹予：〈粉筆上的甘味〉，《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8。

彭竹予在杏壇的時間共十九年（1971—1990），期間生女育兒，自建二樓住宅坐擁一間書房，出版三本書（《一字一淚一家書》1983，《粉筆生涯》1984，《流雲三十年》1986），當選第一屆青溪新文藝學會雲林縣分會理事長（連任五屆），小說、劇本得獎無數等等事跡，確實是彭竹予一生中最幸福踏實，光彩耀眼的時期。

## 一、導師工作與學生

彭竹予當國中教師的年代，很多學生被能力分班，連帶有些老師也被分了等級，但他一向「不卑不亢」，心胸坦蕩蕩，無論學校安排他教哪一班，他對學生都一視同仁，他對學生的愛是無差等的。不論接的班級是「實驗班」<sup>61</sup>亦或「思齊班」<sup>62</sup>，他都「有教無類」，一樣的認真教導，一樣的鼓勵上進。

在國民中學，由於學生被能力分班，連帶的也給老師分了等級，於是，一些自尊心很強的老師，受了委屈，便自陷於苦境。我，是一個很會自足的人，心胸也特別開朗，對於學校的行政，更是毫無怨尤的支持合作，所以，在派任實驗班的時候，並無高人一等的自滿感受，擔任思齊班的授課老師，也沒有矮人一截的自卑心理，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學生，都是我的教學對象，實驗班自有他們天賦的優點，而思齊班也有獨特的長處，雖然在學習進度上，因資質愚魯，反應遲鈍，無法與別的班級相比，但是，他們偶然也有突出的表現，而這些好的表現，正是我常用來鼓勵他們「補拙」的動力，他們常因此而樂上好一陣子，我也樂在其中了。<sup>63</sup>

彭竹予認為導師與學生之間的「管與教」是剛柔並濟、恩嚴並用的，師生之

---

<sup>61</sup> 指能力分班制度下的升學班，也就是學業成績好的A段班。

<sup>62</sup> 指能力分班制度下的放牛班，也就是學業成績差的B段班。

<sup>63</sup> 彭竹予：〈粉筆上的甘味〉，《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9。

間是最純潔的人際關係，無利害、無心機，只一心期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生敬愛導師，導師教好學生，師生各司其職，師生之間自然和諧融洽。其他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導師管教學生的態度，像嚴父也好，像慈母也罷，這是觀念和性格的問題，動機卻只有一個：使自己的學生德業兼修，將來在社會上立足，能成為社會的中堅，國家的棟樑，做一個有守有為的好青年，這是所有的導師，有志一同的願望。

所謂「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就是說導師之可貴。在今天的人際關係中，連父母都存有重男輕女的偏私觀念，遑論其他！而唯有師生之間，是最純潔的一種人際關係，沒有利害，沒有輕重，何況是最富有愛心，最具有責任感的導師。<sup>64</sup>

彭竹予雖然因為年紀較大，在雲林國中幾乎都當專任教師，但偶爾也會被學校派去當「導師救火隊」，多則一學期，少則幾星期，雖然是暫代的，但他總是十分稱職。有一次，全校問題最多的班級三年五班，其導師有事請假一個月，學校找不到一位老師敢代理，這時老驥伏櫪的彭竹予二話不說，立刻披掛上陣，以解學校燃眉之急。彭竹予終於有機會發揮影響力，一展他帶班的功力。

做了八年教師，或許是年齡大了些，精力總是不及年輕小伙子旺盛，學校從來沒有要求我兼任導師，我也落一個輕鬆自在。現在，學校找上了我，而且又是別的老師不願屈就的，我如再推辭，對學校，對學生，甚至於對自己，都是說不過去的，於是把心一橫，膽氣一壯。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豪邁精神，一口承應下來。<sup>65</sup>

---

<sup>64</sup> 彭竹予：〈導師與學生〉，《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49-150。

<sup>65</sup> 彭竹予：〈導師一月記〉，《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51。

本來校方只求這一個月三年五班不出大事，彭竹予就功德圓滿了，沒想到「危機變轉機」，結果卻出人意料的「好」。彭竹予受到國文課本上，有一篇殷穎先生寫的〈一朵小花〉文中的小故事影響，想從班級的外在環境和學生的外表改變開始，繼而也充實學生內在的修為，看看能否有效的「由外而內」徹底改變學生的不良行為。帶人要帶心，彭竹予很快的融入學生的生活，帶著他們上課，也帶著他們假日去郊外玩，師生關係互動友善緊密。

第二天，我去督導自習，教室確是煥然一新，各個角落都整潔有緻，讓人悅目賞心，通體舒暢。環境的美化做好以後，我又再要充實他們內在的修為，每天的自習課，都作一專題的演講，題目分別是：談榮譽、談責任，講團隊精神，談合作……，都是經過設計，而針對他們的需要講授的。另外，我盡可能的抽出時間跟他們在一起生活。例如：課外活動，我跟他們一起打籃排球，做些趣味性的遊戲；週末或假日，帶領他們騎著單車，到附近的名勝去遊玩觀賞——使我盡量生活在他們的圈子裏。<sup>66</sup>

彭竹予不僅改變三年五班求學的外在環境，也改變了學生的內在修養，大大地降低該班的暴戾之氣，讓原本惹事生非的國中生成了有責任感的人。班級競賽的各項榮譽不斷進步，表現出色，全班脫胎換骨，任課老師從之前氣急敗壞的上課，變成笑咪咪的上課，彭竹予的治班能力令人嘆為觀止，年輕的老師更是望塵莫及，值得教師們學習。

第三天朝會時，管理組長向全校師生宣布：這兩天午休情形最好的是三年五班——全班每一個人都乖乖的趴在課桌上午睡，沒有人走動，沒有人講話，沒有人做其他事情。

<sup>66</sup> 彭竹予：〈導師一月記〉，《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54。

三年五班的同學笑了，這是三年來學校第一次的公開讚賞，於是他們知道了，守規矩與不守規矩，在心裏上的感受，竟然完全不同。

第二週，由兩位值週導師負責考評的秩序和整潔的成績，也公布出來了，三年五班由原來的經常最後一名，逕跳升為全校第七名。同學們更樂了。這又告訴了他們：辛勞總是有代價的，天下沒有白撿的榮譽。

接著，班上的各位任課老師，紛紛笑咪咪的跑來跟我說，問我是怎麼做的，將這個幾乎是病入膏肓的班級，脫了一次胎，換了一次骨，與以往簡直像是兩個不同的班。我只笑笑說：「這都是班上自治幹部們，負責和努力的結果。」<sup>67</sup>

彭竹子雖然是軍人出身的教師，絕不亂施懲罰，任意毆打，務必找出學生失序行爲的緣由，對症下藥，才能徹底根治。他除了對全班學生嚴格的管束，另一方面也對行爲嚴重脫序的學生循循善誘，好言相勸，使他們知道自己脫序不當的行爲，不是英雄，而是個人人格的損毀。全班脫胎換骨後，彭竹子也不居功，認爲是班上自治幹部的努力，難怪彭竹子會受到全校師生的愛戴。

## 二、行政工作與學生

彭竹子在軍中也常從事有關行政的職務，於是對學校行政的事務也有一番見解和期許。他把學校行政巧妙的比喻爲軍隊的後勤補給單位，學校行政對於教育有成敗功過的決定作用，不能輕忽。自古以來，一場戰爭的成敗，關鍵的確在後勤的補給與否，後勤健全支援完善，才有打勝仗的機會，後勤時有時無，一盤散沙，也就未戰先敗，最後只能等著投降。

學校的行政人員，很像軍隊裏的後勤補給單位，對於教育有成敗功過的決定作用。有人說：「二十世紀末期，如有戰爭爆發，打的就是後勤，誰的

---

<sup>67</sup> 彭竹子：〈導師一月記〉，《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 1984 年 5 月初版，頁 154-155。

支援工作完善，誰就能獲取勝利。」現在的兩伊戰爭，不正是這種趨勢！學校的行政事務，何嘗不是如此！在學校的編制上，教師從事的，是第一線工作，直接與學生面對面的活動；但是，在教學活動的同時，有許多支助性的工作，須要行政人員配合，也可以說，教師與行政人員是一體的兩面。<sup>68</sup>

他對學校行政人員，也是語重心長，希望大家能屏除己見，同心協力，才能使學生在校如沐春風，用功讀書。彭竹予也說明一個學校的行政人員，如果人人負責，全力支持教師，共同推展教務，毫無疑問的，這所學校的一草一木，都會含有教育意味，校譽必定如日中天，師生皆能享盡歡愉的校園生活。但是畢竟這是最理想的情況下，真實的情形往往是「教學配合行政」，要落實「行政服務教學」還有漫長的一段路要走。

學校經費有限，員額不足，是行政人員常嘆的苦經；卻也是應行應革，該做不做的一項藉口。舉些通常易見的事例：照明設施壞了，會減損體生的視力；玻璃窗破了，颱風下雨時，會影響學生受課的情緒；鍋爐無法起火，學生飯盒不能溫暖，常食生冷，胃腸一定受損……諸如此類的瑣事，不全是行政人員的職責！應該立即化錢雇工整修才是。可是，我曾經問過幾所學校的教師，幾乎是異口同聲的感嘆：「寧可把錢用在校外人員看得見的地方，油漆粉刷、裝潢點綴；至於學生的眼睛，不會立刻近視，教學效果不彰，那是教師的責任。」是這樣的嗎？<sup>69</sup>

彭竹予先後將學校行政比喻為軍隊的後勤補給單位、一齣戲劇的幕後工作人員、機器的主機之一，費盡心機的比喻再比喻，說明再說明，就是希望學校的行政人員不可妄自菲薄，輕忽自己行政工作的重要性，而不用心經營。要對自己的

---

<sup>68</sup> 彭竹予：〈行政與學生〉，《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57-158。

<sup>69</sup> 彭竹予：〈行政與學生〉，《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58-159。

行政工作充滿熱忱，全校的師生都會受益無窮，也是功德一件。

將學校譬喻一具機器，那麼學校的每一成員，都是組成機器的某一部份，要使機器正常運轉，任何的構成部份，必須健全有效，否則，主機停擺，齒輪銹蝕，或是螺釘脫落，機器就形同廢鐵，還有什麼作用！學校的行政單位，既是教務、訓導以外的另一個處，鼎足而三，自不能有所偏廢，而予漠視。為使學生在校如沐春風，奮發勤勉，而無虞境遇的缺失，這三具機器中的主機，亟應同心協力，相互配合，那麼，這具機器所產生的成品，必定是優越逾恆的。<sup>70</sup>

彭竹子把自己比喻為「蠟燭」，為了神聖的教育工作，為了他喜愛的所有學生，他願像蠟燭不斷地「燃燒自己，照亮學生」，笑著「垂淚到天明」也無怨無悔。

十三年來，教過男生和女生，也教過實驗班，勤學班，思齊班，有慧穎愚昧，有美醜壯弱，我只有一个原則：走向他們身邊去，使他洞開心扉，接納我的赤忱和愛意。……

我愛學生，學生也敬愛我。這個老師，在校如此，離校後亦復如此。做了十三年教師，所化費的心力，由精神來彌補，試問：即使再苦十年，忙百倍，我還有什麼憾恨和企求的呢！但願我真的像一支燭光，無我無私，唯信唯誠，直至蠟化油盡。<sup>71</sup>

彭竹子對學校教職的工作一直充滿熱忱，十九年來不曾稍減，一直到民國七十九年自雲林國中屆齡退休為止。他認為教過的莘莘學子，都有他的投影，也是

---

<sup>70</sup> 彭竹子：〈行政與學生〉，《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59-160。

<sup>71</sup> 彭竹子：〈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出版，頁14-15。

他的接棒人，他可以將個人未竟之志，交由他們代為完成，這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彭竹子無私無我的付出，感動了許多學生，也鼓勵了許多人。他不僅是經師更是  
人師，也是學生心中永遠尊敬的好老師。

### 第三章 彭竹予的散文主題

彭竹予的散文創作多取材於自身成長的經驗和生活週遭的事物，對於他所關心的人、事、物皆一一寫入。讀他的書有那發生在海峽兩岸的大時代的小故事，也有他對生命的反省和回顧。本章將彭竹予的散文創作，依不同的主題分類，並加以深入的探究。鄭明嫻曾說：「在散文創作的風格呈現上，會貼近作家的人格個性與情緒感懷，在主題的表達上，則投射出作者的人生觀照。」<sup>1</sup>是的，彭竹予把他的人生觀和堅強奮鬥的精神，完全投射在作品中。如同鄭英男在〈我所熟悉的彭竹予〉一文中說：

而當他將入小學時，日本軍閥的侵略箭頭瘋狂地指向他的家鄉，於是，他那身體孱弱的父親帶著他和他的弟弟，在驚惶和饑餓中過了一段逃難的日子，然後，歷盡千辛萬苦，才在孤兒院中讀完初二的課程，然後，他當過學徒，也失過業；但是，彭竹予並不因此而成為一個悲觀的人，在他記憶的原野裡，那一串串辛酸悲痛的往事僅是一陣陣暴風雨而已，他說苦難僅使他的生命愈見堅韌，他深知人活著，唯有拋棄過去的哀傷，以樂觀的信心和勇氣面對前程，才能使生命顯得美麗。

所以，在寫作上，彭竹予能有今天的成就，該歸功於他正確的人生觀和堅強的奮鬥精神！<sup>2</sup>

彭竹予的散文也針對社會上的某些怪現象加以評論，對社會上好的影響加以讚揚，也反應出作者本身對事件發生的態度和觀點。正如魏怡認為好的散文，主題是十分重要的。他提到：

---

<sup>1</sup> 鄭明嫻：〈台灣散文創作的反省〉，《中縣文藝》，台中縣：中縣文化，1993年5月，頁18。

<sup>2</sup> 彭徐：〈我所熟悉的彭竹予〉，《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73。

主題亦叫中心，是作者在散文裡所表現出來的對人類社會種種現象的態度和觀點，他是一篇散文形成的靈魂，任何一篇優秀散文都不可能沒有主題。沒有主題的散文，只能是一堆雜亂無章、內容空洞的語言材料。古人所謂「意在筆先」，即在寫作之前要先確定一個明確的主題，然後才好構思謀篇，「意」是作者選材、構思的依據。既然如此，那麼我們鑑賞一篇散文，就不得不弄清它的主題，將散文的「靈魂」——主題探索到了，也就等於抓住了散文作品的本質。<sup>3</sup>

彭竹予寫的散文主題十分清楚，可以分為以下四大主題：「悲歡離合」、「枕戈待旦」、「春風化雨」和「關懷社會」。彭竹予透過創作散文向大眾傳播內心對愛恨喜悲的一把尺。筆者藉由主題的探討來了解其向罪惡宣戰，為真理搏鬥的人生觀。他的散文主題與他的人生各個階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同的散文主題分別對照他對人生各階段不同的體悟和感動，也正好藉由主題的轉換寫出各種時期的經歷感動，其散文主題也是彭竹予整个人生的寫照和縮影。

## 第一節 悲歡離合

藉由彭竹予親身經歷因無情的戰爭而造成的「悲歡離合」，來發抒他面對無情打擊的人生態度，就是接受它並化悲情為力量，轉成他堅毅成長的養分更自強不息。從古至今，懷鄉念舊是人之常情，任何離鄉背井的遊子，都對自己出生的故鄉有一份孺慕之情。但對於因戰爭破壞家園而被迫離家的人們，心中更是有許多無奈和悲情。就像杜甫歷經「安史之亂」的苦痛，而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詩篇，其中〈春望〉一詩道盡當時苦難百姓遠離殘破的家園，等著家裡報平安的書信，有多麼焦慮。「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

---

<sup>3</sup>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頁91。

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杜甫透過寫下此首詩，讓後世的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直接感受當時他的情緒和想法。足見杜甫對國家的前途十分憂慮，對家鄉親人十分想念。而彭竹予更慘，他還未成年就面臨和杜甫一樣的「國破家亡」，也同樣被無情的戰火逼離故土，他也藉由寫出一篇篇憶兒時的散文，來抒發濃濃的鄉愁，也提醒自己要知足，要勇敢。

## 一、寄人籬下

彭竹予的祖籍是江蘇省南通縣，家住在上海浦東，他們家從南通縣搬到上海浦東已經三代，而且窮了二代，其祖父和父親皆過著貧窮的日子。

從我懂事以後，父親曾斷斷續續的談老家的事，他只告訴我，祖父在南通家鄉是以捕魚維生的，不幸葬身海域以後，祖母就帶著父親來到上海，先幾年的生活，倒也安樂，以後因為母親的關係，不幸敗落。在這近乎百年的時光裡，經歷三代，我們住的都是別人的屋簷。<sup>4</sup>

後來又遇到了戰爭的大肆破壞，無疑更是雪上加霜，從〈家園劫〉一文中，彭竹予透過一個九歲男孩跟著父親逃難的視角，寫出無情的戰爭帶來家園殘破的過程做了最真實的詳述：

### （一）家園劫

砲聲漸漸的近了，貼著醜惡象徵——紅皮膏藥標誌的日機，成天的濫施炸射，人們的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

十六浦的輪渡，份外忙碌起來；有辦法的人，已在作逃難的打算了。

我家很窮，父親又是一個眷戀鄉土的人，對於這塊住了三代的美麗土地，始終不忍棄離。<sup>5</sup>

<sup>4</sup> 彭竹予：〈幸福家園—65·66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77。

<sup>5</sup> 彭徐：〈家園劫〉，《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7。

他們一家窮到走不了，只能留在家鄉苟延殘喘，過一天算一天。他的父親幫遠房的叔公住管一幢二層樓房的新房子，而遠房叔公全家人卻搬到上海租界避難。彭竹子從小就嘗盡世間人情冷暖，要不是發生戰爭，他們全家是沒有機會踏進這二層樓的高級洋房。戰爭對家園的破壞，歷歷在目，彭竹子一輩子也忘不了。有時會遇到飛機突然盲目的對地面無辜人民掃射，有時從機腹掉下數顆炸彈，炸的四處滿目瘡痍，血肉模糊。

多半總在下午五點以後，我們就面臨著隨時被毀滅的危機。先是鬼子的砲彈，在屋頂上呼嘯而過，聽得人心驚肉跳。有時砲彈落在附近，整個房子就會格支格支地搖晃起來；所有的玻璃窗，幾經震盪，已是支離破碎，滿目瘡痍了。砲聲停歇以後，敵機就接著來了。每天兩架，輪番的找房子密集的所在，扔四顆炸彈；然後，在人群最多的地方，盲目的掃射一陣，才洋洋得意的擺著翅膀走了。……樓房炸了一個大洞，不能住了。父親在屋前挖了一個防空洞，把我們關在裏面。除了清晨，可以出來呼吸幾小時新鮮空氣以外；其餘的時間，都要在那幽暗潮濕的泥洞裏渡那漫漫長日。<sup>6</sup>

彭竹子將他幼年時面對殘破的家園的經過，把親身感受平鋪直述的充滿情感的描寫下來，不誇張、不矯情，卻反而打動人心。因為「真」就是美，真實的故事往往最是感人肺腑的。魏怡在《散文鑑賞入門》中說：「作為一篇優秀的散文，其結構可以鬆散而不講究，文辭也可以隨便而不典雅，但內容卻必定真實。其人其事，其景其物，都應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特別是人物都應是『有名有姓，有戶口可查。』」<sup>7</sup>彭竹子的散文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學校裏，或許是我的年齡大了一些，也可能是我走過的地方不少，同學們常常要我說一些『從前的

<sup>6</sup> 彭徐：〈家園劫〉，《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8。

<sup>7</sup>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頁53。

事』，尤其愛聽『老師的故事』。……狹義的說，是『我的故事』；廣義的說，是『大時代的故事』。<sup>8</sup>這也是彭竹子寫的散文受到大眾熱烈迴響的重要因素之一。

既然親戚的樓房毀了，無法再住人了，他的父親只好搬回楊家宅的老家，但是沒多久老家也淪陷了，全家只能逃命去了。一句「街上全是逃命的人群，直向黃浦江邊急奔而去」簡單不過的敘述句，裡面隱藏著卻是個年幼孩子心靈的吶喊，年幼的他每天與死神搏鬥，每天都看見死神隨機選擇的把人帶走，戰爭的無情漸漸的變成堅韌的生命，不斷的發芽茁壯。從小就不知「死」過幾回的人，在他的人生裡早已「勇者無懼」。

第二天，我們搬回楊家宅的老家，雖是破屋殘壁，離砲彈坑可遠多了。

可是，鬼子的鐵蹄，始終緊踩著我們的心腹上，使我們無法喘過氣來。

那晚，我們剛上床，屋頂就有流彈嘶嘶飛過，彈頭掉在瓦礫上，劈拍作響。

不一會，門外也驟然喧嘩起來。父親警覺地披衣出去看一下，就面色凝重的奔進房來，將熟睡中的弟妹抱起，很快的給他們穿好衣服，然後將床上的被褥一捲，往肩上一扛，拉了我們就衝出屋去。

街上全是逃命的人群，直向黃浦江邊急奔而去。槍彈發著尖銳的呼嘯聲，從我們的頭上掠過，間歇的還夾著格格의機槍聲，聽來彷彿就在我們身後不遠。<sup>9</sup>

成千上萬的人湧到江邊逃難，為的是擠進「英國人」開的棉花廠，彭竹子沒說為什麼，只是淡淡的說出他知道大家拼命擠進的地方是哪裡，因為他的母親曾在廠裏工作過。但是彭已經點出不尋常之處，當時的人們都知道日本人的戰機不攻擊外國人的，只有擠進去英國的工廠裡面，才能確保生命的安全。讀他的散文還能和歷史相結合，驗證當時的社會現象是否如歷史所述。所見所聞的真相描寫

<sup>8</sup> 彭竹子：〈寫在前面〉，《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6。

<sup>9</sup> 彭徐：〈家園劫〉，《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9-20。

就是作者散文彌足珍貴的地方，也是第一手史料。

到達江邊，有一垛高大的石牆擋住去路。我知道這是一家英國人開設的棉花廠，母親在家時，曾在廠裏工作過。這時，洶湧的人潮，從兩扇敞開的大門中，拼命的往裏面擠。兩邊還有幾架很長的竹梯，靠在牆頭上，竹梯上也掛滿了越牆而入的人。站在梯下及人群後面的人，拉開了粗啞的喉嚨，焦急地在催著：「快爬，快爬。」

父親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帶著我們擠進大門去。但每一間廠房的人，都肩靠肩，背靠背的擠得水洩不通；最後，承兩位難友的幫忙，才讓出一角之地，供我們立足。<sup>10</sup>

發生戰爭的地方，最悲慘的是無辜的人民，逃離家鄉，無法謀生，衣食無著，古時候戰爭也常發生「易子而食」的悲劇。彭竹予父子歷經千辛萬苦終於順利逃到了上海，但最後悲劇還是發生了。

到了上海，無親友可投靠，父親就帶了我們到處鑽收容所，均以客滿遭拒。最後，又拖著我們來到仁濟堂門口。誰知，蜷集在此地的難民，亦數以千計，把前後兩條街的行人道全佔滿了。好不容易在一家五金店的門口，得了一點空隙，卻只有半個榻榻米大的地方。……

四週不時傳來陣陣低微的呻吟，偶而還夾雜著一些悲切的咀咒和淒楚的啼泣。在這靜寂的黑夜，每一種聲音聽起來，都會使人想到死亡的恐怖。

醒來，街心停著兩輛標著「普善山莊」的運屍車。七、八個穿著像清道夫背心的工人從街的那一頭，將一具具凍得僵硬的屍體，像裝貨似地直往車上扔。見了這種情景，不由混身顫慄。想想我們這四條脆弱的生命，究竟

<sup>10</sup> 彭徐：〈家園劫〉，《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20。

能延留到那一天呢？<sup>11</sup>

雖然他堅毅不屈的父親，不輕易向命運低頭，不斷地痛苦掙扎，只爲了活下去。但無情的戰爭看不到盡頭，而彭竹予明燈似的父親，瘦弱有病的身體再也撐不下去了，最後病死街頭，連屍骨都不知去向。藉由彭竹予散文的描述下，戰爭時期，人命如草芥，有具體發生的事件，感受愈發強烈，與人深刻的印象。

三個月以後，我遠走奉化讀書。不久父親病死上海，如今骨灰都找不到一點。等到抗戰勝利回鄉，弟妹們也不知漂流到那裏去了。

我的家，就這樣被鬼子一手毀滅了，這筆仇恨的血憤，能教我忘得了嗎！

12

他當然忘不了，國愁家恨深似海，只有更堅強面對，決不輕易讓命運捉弄，要活的更好，讓生命充滿光和熱。

## （二）還鄉

這場「八一三」淞滬會戰平息十年後，彭竹予選擇再次踏上家鄉的土地，雖然人事已非，他仍然堅持要回去楊家宅看看，可見他是一個連家鄉的土地都十分念舊的人，即使早已沒有家，家也早已沒有人。

我的還鄉，真是名符其實的還「鄉」，父親去世了，母親走了，弟妹也各自流失，在家如果還容我有一席棲身之地的話，只有姑母的家了。

當時，許多朋友勸我：「既是一個人，何必回去，留在寧波算了。」我卻認為：人不親土親，水流大海，葉落歸根，一個在家鄉長大的人，對那塊土地總是有點偏愛的。

---

<sup>11</sup> 彭徐：〈家園劫〉，《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22-23。

<sup>12</sup> 彭徐：〈家園劫〉，《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23。

於是，我犧牲一個很好的職位，決定回去。<sup>13</sup>

他搭渡輪過江，下了船，特意不坐人力車，選擇慢慢的走，走在家鄉的小路上慢慢的感受家鄉的一切，包括熟悉的叫賣聲。

戰爭雖然破壞不少建築，但浦東人特有的淳樸氣質，依然存在，當我看到那些紮著土布頭巾，穿著蓑壳草鞋的村姑時，我彷彿又聽到她們早晨清脆悅耳的叫賣了。

「摩來頭嘮草子乾，焦大麥嘮炒麥粉呵——」

冬天的陽光，在故鄉是特別暖和的，我沉浸在一片金黃色的大地中，感到無比的舒適與爽朗。<sup>14</sup>

彭竹予對故鄉十分懷念，他雖然沒有明講，沒有濃濃的鄉愁用語躍然紙上。但他淡淡的說出他只是爲了回浦東看故鄉的景色並順道拜訪姑媽，卻犧牲大好工作機會的這件事，就足以言明他對故鄉重視的程度超乎我們想像。那時候，國共戰爭的時代，能有好的工作機會是何等不易，也是求之不得的，他爲了看故鄉一眼而忍痛放棄。足見浦東這塊從他出生到成長，陪伴他九年的土地，在他生命的歷程中佔有重大意義。後來，彭竹予跟著部隊來到了台灣生活，也只能在夢中與出生的故鄉相會。

## 二、無依無靠

彭竹予的父親流浪上海病死街頭的消息傳來，彭竹予知道，自己已然成了孤兒，即使離家出走對他不聞不問的母親尚在人間，雖有弟妹也音訊全無，他依然形單影隻，形同孤兒。但他遇到竺梅先院長之後，從此露出一線曙光，他不再孤單一人四處流浪，而是與六、七百人共同生活，度過有愛、有淚的一段幸福的兒

<sup>13</sup> 彭徐：〈還鄉〉，《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24。

<sup>14</sup> 彭徐：〈還鄉〉，《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24-25。

時光陰。

### （一）孤兒心聲

「上天有好生之德」，成為孤兒的彭竹子十分幸運的遇到他生命中的最大貴人一竺梅先院長。從此，他和「國際災童教養院」成了生命共同體，也和六、七百位的院童師生一起同甘共苦，大家像一家人一樣親密。他們慈善人士的付出，是照亮彭竹子生命中最絢爛的燭光，使得他對人生重新燃起希望，也給了這些無家可歸的難童「愛」的力量。

民國二十七年的冬天，我被日本鬼子的刺刀尖，逼離了家鄉，孤苦零丁的流浪在上海仁濟堂門前的街簷下，以每天施捨的三個黑饅頭，在那淒風苦雨的寒冷季節裏，一分一秒的，與死神作著艱苦的掙扎。

不久，我們這批無家可歸的難童，被送到了寧波同鄉會，經過一次體格檢查，然後用幾輛大卡車，把我們送上了停泊在十六浦外灘的謀福輪，直放寧波，由寧波再換乘航船，在第二天的清晨，到了奉化縣屬的橫溪鎮，接著，就開始三十華里的步行，沿路都有顯明的標示牌，一直指向群巒重抱建築在山坳裏的一座荒廢的古老寺院——泰清禪寺，在那剝落的山門寺外，張貼一幅很大的紅布，上面寫著七個蒼勁的字體：「國際災童教養院」。那年，我才十歲。在那白雲掩蓋的深山冷谷裏，前後度過了六個漫長的年頭，也享受到人間最真切、最溫馨的慈愛。<sup>15</sup>

文章中寫出竺梅先院長和教養院幾十位老師的犧牲奉獻，也提到教養院的院童出社會後皆表現亮眼，這是多麼感人的師生互動。

我們的院長是竺梅先氏，他是浙江省奉化縣人。這所收容有五百多個幼兒弱女和幾十位教職員工的教養院，自始至終，所有食衣住行以及教育上的

<sup>15</sup> 彭徐：〈孤兒心聲〉，《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57-58。

一切費用，完全由他獨立負擔的，其所以冠上「國際」兩字，為顧慮日後地方淪陷後的安全問題，才邀了上海幾位國際友人，在教養院掛個董事名義而已。……

教養院的幾十位老師，都是院長在上海等地各大專院校禮聘來的。這些可敬可佩的男女老師，明明知道，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待遇談不上，交通又不便，而且大材小用的以一位大學教授或中學教員的身分，去教那些「弟弟來，妹妹來，」的小學生課本，不是人委屈了嗎？可是卻一個個的欣然應諾。<sup>16</sup>

彭竹子因為內心很感謝這些無私照顧他們院童的院長和老師們，不斷地透過文章的分享來昭告世人，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們的愛有多偉大，也想透過文章把師長的這份大愛傳播出去，影響世人，也值得世人學習他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偉大精神。正如彭竹子所說：

寫到這裏，我真盼望由於中國孤兒義務進修班<sup>17</sup>的創立，使全國熱心慈善事業的先生女士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那些沒爹沒娘、無依無靠的孩子們，多得到一點溫情和援助，一旦學有所成，飲水思源，他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番恩德的。<sup>18</sup>

## （二）教養院同學十五人

彭竹子因為太感謝教養院師長們的愛護和照顧，寫了多篇在國際災童教養院裡生活點滴的文章，在報章雜誌相繼發表後，漸漸獲得廣大的迴響，也因此與許多同樣到台灣生活的同學聯絡上，「他鄉遇故知」也是寫文章的意外收穫。

<sup>16</sup> 彭徐：〈孤兒心聲〉，《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58-60。

<sup>17</sup> 中國孤兒義務進修班，於民國53年成立，有一百位幸運的孤兒受到照顧。響應鄭震宇教授這項義舉的，一共有十數位享有盛名的教授和學者。彭竹子因為讀了這則消息，因而有感而發，寫了這篇〈孤兒心聲〉的文章，並刊登在民國53年10月2日的中央副刊。

<sup>18</sup> 彭徐：〈孤兒心聲〉，《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62。

關於奉化泰清寺——國際災童教養院，可記述的事，足可寫它一本書；即使從十幾年以前，我陸陸續續發表在各報副刊雜誌上的片斷，而蒐集在這本書上的，就有好幾萬字了。可見這一段孤兒生涯，在我來說，是相當的重要。

到今天為止，我們泰清的同學，在臺灣先後取得連絡的，共有十五人之多，……而且從民國五十年二月三十日首次「在臺同學餐聚會」起，每年至少要舉行一次。<sup>19</sup>

教養院的院童大家分開了四十年，還能再度相聚而緊緊相繫互相關懷，這份友誼已超越親情，在台灣的這十五個人情比手足深，足以證明教養院就是他們共同的家，所有院童皆是兄弟姊妹，大家擁有愛，也要把愛傳出去。

國際災童教養院共有五百多個同學，到今天為止，在臺灣的已經連絡到十五個人了，約是三十五分之一。在這十五個同學中，不管過去識與不識，只要是同學，就認定了這份災難與共的不平常情誼，十幾年來，從密切的交往中，可以獲得證明，更可以從這篇拙文中，窺見其端倪。

國際災童教養院的名詞，早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院長竺公梅先，副院長竺徐錦華女士均已作古，可是，它的精神——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仍在我們這些同學中滋長、發揚。<sup>20</sup>

彭竹子在「寧波同鄉」月刊，先後曾發表：「記國際災童教養院」、「懷念泰清等」、「奉化的野食」、「從奉化到寧波」、「從一到十五」等幾篇短文，以及中央日報副刊的「孤兒心聲」，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人間副刊的「可愛的敵人」、

---

<sup>19</sup> 彭徐：〈從一到十五〉，《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63。

<sup>20</sup> 彭徐：〈從一到十五〉，《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69。

青年日報的「桂珍姊姊」等作品，全部都是記載他在教養院五年多歲月中的生活片段和感觸。他之所以重視，所以難忘，實在是因為那近二千個苦難的日子，是生命的轉捩點，更是他體驗人生、認識人生、開創人生的成長時期。他感念它、珍惜它，尤其是院長竺梅先先生和副院長竺徐錦華女士，沒有這兩位慈航普渡的活菩薩，六百多名災童，不是死在暴虐的日本鬼子刺刀尖下，也會在饑寒交迫中掙扎以致於死亡。<sup>21</sup>

### （三）五十年來的奉化同學會

彭竹予把他在教養院的生活娓娓道出，讓世人了解在無情的戰爭下也有一個有情的人間。五十年後，當初的院童都已變成老人了，還能排除萬難相聚一起，因為彼此都有「感恩」和相知相惜的心緊緊相繫。

國際災童教養院，從民國二十七年九月開學，到三十二年完全解散止，前後五年，但是，它的精神卻長留人間，它所激發的非凡情愫，使曾經或多或少吞含過雜糧薯乾，炒鹽清湯的當年孩童，離散以後，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上，鐫刻著永難磨滅的焰痕。於是，當聆悉到「泰清」這個熟稔而懷念的嘹亮呼喚，從大地的每個角落，拄著手杖，支撐著龍鍾的弱體，邁開興奮的腳步，像一群虔誠的朝聖信徒，像一簇渴飲生命之泉苦行僧，迸發著壓抑已久的歡笑與淚珠，緊緊地擁聚在一起了。<sup>22</sup>

「無私的愛」是最感人的，這個發生在大時代戰爭下的小故事，可以如此感人，正因為當時許多師長和善心人士無所求的付出，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幫助孤苦無依的災童，在亂世下還能發生這樣偉大的「愛的故事」，這真實的故事值得我們不斷地流傳下去，以期可以影響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了解「愛的可貴」。在

---

<sup>21</sup> 彭徐：〈奉化梅華亭落成記〉，《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74-75。

<sup>22</sup> 彭徐：〈五十年來的奉化同學會〉，《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88。

上海有朱大為將已散失的教養院同學，一個一個地串連起來，並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召開同學茶會。臺灣與上海等地的同學，是在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之後，阮桂根、戴錦康先後從台灣去到上海，從上海的戴天民、朱大為等同學處帶來不少訊息，尤其從籌建「梅華亭」到落成參與，兩岸同學的往來漸漸密切。媒體也因此注意到有歷史上曾經有位不平凡的人，犧牲奉獻造就了六百多個院童，竺梅先的抗戰英勇事蹟，逐漸為世人所知所景仰。彭竹予用十分振奮的語氣，像個孩子般手舞足蹈的談論著竺梅先被重視的事。

最近傳來消息，杭州的蘇錦炎同學正與有關單位協商，要把竺院長的人與事，拍攝一部傳記性的電影，在這之前，上海地區的浦江之聲廣播電臺，也曾一度簡介了他老人家的生平；而在臺灣的本人，早在民國四十幾年時，陸續將「教養院」血淚故事，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並集文成書，收羅在第一本的出版品內。竺梅先院長，如果不是一位值得推崇尊敬的人物。怎麼會這麼多的人，為他宣揚，為他歌頌！<sup>23</sup>

彭竹予對有關「國際災童教養院」的文章，皆「真實」的紀錄，寫下人名、地名和發生事情的經過，讀來就像是身邊發生的一樣，很感動人。也很敬佩這些默默為災童付出的師長。如同魏怡在《散文鑑賞入門》中說：「散文的真實，它尚真求實，讀了後可以指著它說，我們生活裡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事！人們通過散文可以了解歷史，了解現實，知道實際的存在。」<sup>24</sup>讀彭竹予的散文就是「真」的感受。

### 三、第二故鄉寧波

彭竹予一直想當寧波人，也是因為從民國二十六年他離開上海，前往浙江省

---

<sup>23</sup> 彭徐：〈五十年來的奉化同學會〉，《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90-91。

<sup>24</sup>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頁55。

奉化縣的「國際災童教養院」開始，到他三十一年被帶往寧波學做鬚印<sup>25</sup>，最後在三十七年錄取憲兵離開寧波為止。這段期間他停留在奉化和鄞縣<sup>26</sup>的時間最久，將近十一年，比他出生的浦東九年還久。所以他雖出生在上海，其實其生活習慣、語言都與真正的寧波人無異，反而上海話早就不靈光了。

### （一）我在寧波

彭竹予對寧波有著濃濃的鄉愁，因為在那有個讓他朝思暮想的義母，一個擁有「家」溫暖記憶的地方，也是除了出生地之外的第二故鄉。

人的年紀越大，越會懷念老家。

我的老家，應該是南通，卻是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也沒有我的家；我出生在上海的浦東，應該有我的家，可是，那個家已經被日本鬼子毀了，家人也東飄西蕩的走散了，家的形象從我印象中淡漠了；唯一讓我有家的溫暖，家的形式的，是寧波！<sup>27</sup>

彭竹予在寧波住下，主要是當學徒，能學得一技之長，好養活自己。即使他學的鬚印<sup>28</sup>技術在寧波幾乎是獨門生意，並且本小利潤高，別人是求之不得，無門路學習。他卻不喜歡只爲了賺錢的工作，在年少輕狂的時期，他不但有他的理想，還要尋找有意義的工作，做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在我流浪寧波三千多個漫長的日子中，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好人，所踩過的每一寸土地，都彷彿具有靈氣似的，它，不但免於我的饑饉凍寒，給與我自立更生的技能和勇氣，更培養了我正確的人生觀，使我在這今後的大半輩子裡，一帆風順，得償夙願。您說，這樣的大恩大德，我

---

<sup>25</sup> 鬚印是當時的印刷文字業。

<sup>26</sup> 寧波的簡稱。

<sup>27</sup> 彭徐：〈懷念寧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03。

<sup>28</sup> 刻字店，成本低利潤高的一種生意，只需要一小塊木板、竹片，和一縷鬚毛，做法是將竹片上已鑽好的字孔，牢土鬚毛。

能不懷念而感激它嗎？<sup>29</sup>

因為彭竹予的生母曾經爲了賭博而離家出走，造成彭和其弟妹從小就失去母愛，成爲童年的傷痛。因此，他對「賭」是十分痛恨的。偏偏，他當學徒時的師母，正是另一個「視賭如命」的母親。對他整天板著臉使盡顏色的師母，他決定使用「不合作」運動，讓師母的惡行敗露。

不管生意忙不忙，我們每天都有一些工作要做，那就是將竹片上已鑽好的字孔，牢土鬚毛，業師臨出門時，總是分作二份，一份是師母的，一份是我的。我每天將自己的一份做完後，寧可去做些別的工作，例如整理鬚毛啦，削些竹柄啦…，絕不替師母串一個孔。等到業師晚上回家，一看到師母工作紋風未動，必然清楚原因——師母又上牌桌了。因此，師母把我恨之入骨，幾次在吼叫中要我滾蛋，我就盼望她說這句話，趕緊回房收拾衣物，當我提了箱籠要跨出大門時，她卻又死纏活拉的說什麼也不放我走，因為，她知道，我也知道，沒有了我，業師的店門最少要關掉半片，她怎敢？<sup>30</sup>

在處理他與師母之間的「不合作」運動，彭竹予清楚的寫出自己的人格特質，吃軟不吃硬，不幫人掩飾惡行，不輕易屈服低頭，很有骨氣，就像他父親一樣。魏怡在《散文鑑賞入門》中說：「散文則強調寫徹底的真實，強調抒寫作者本人的主觀情感，同時也不像詩歌那樣受篇幅和聲律的限制，因而在主題表現上也就往往顯得自由一些，清楚一些，直接一些。」<sup>31</sup>的確，彭竹予寫得很明白，他不喜歡師母不負責任，只想溜出去打牌，不想工作，所以他寧願被師母討厭也絕不妥協。最終，由於志趣不合，他終究還是選擇離開張師父，另謀他職。

<sup>29</sup> 彭徐：〈我在寧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96-97。

<sup>30</sup> 彭徐：〈我在寧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00-101。

<sup>31</sup>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頁92。

說實在的，我來學做這項生意完全是被迫的，雖然學完了三年，衣食無虞，可以成家了，但是，我打從心底裡是一萬個不甘願，因為，我多少還有個理想，像沙鷗般的海闊天空去遨遊一番，最少去做些富有意義的事。<sup>32</sup>

彭竹予的義母很喜歡他，不僅留他一起住，還幫他佈置一間書房，還常人前人後的誇獎他，給作者溫暖的家和滿滿的愛。

三十七年的春天，我接受了義母的慫恿，辭掉了業師家的鬚印師工作，首先去鎮海一所中心小學，想謀得一席教職，可惜晚了一步，按著，義母帶了我遍訪了寧波所有的親朋好友，請他們為我安排工作，總因時局危急，各公司行號都在作遷移或觀望的打算，無法添人。最後，義母準備送我去上海舅舅的工廠時，我卻背著她投入正在寧波各地招考憲兵的行列，偷偷的離開寧波，由金華、無錫、上海，轉到臺灣來了。<sup>33</sup>

彭竹予能遇見視如己出的義母，疼愛他、關心他、照顧他，彌補他被生母拋棄的遺憾，實在很幸運。他自己也知道對不起義母，因為他最後選擇「不告而別」。當他踏上台灣的土地，他知道想再見寧波的義母，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 （二）懷念寧波

彭竹予民國三十一年離開教養院後，就被安排到寧波的張家明堂的張三寶家當學徒，學做鬚印。直到三十七年他報考憲兵錄取為止，待在寧波生活了六年，寧波也成了他的故鄉之一，有他最想念的人、事、物，所以也是他最懷念的故鄉。

在寧波，有一間屬於我自己的房子，那是義母特地為我闢劃的，有我的床

<sup>32</sup> 彭徐：〈我在寧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01。

<sup>33</sup> 彭徐：〈我在寧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02。

舖，有我的書桌，更有我心愛的書架，雖然是簡陋不堪，卻是我個人的一個天地，在感覺上，這是我的家，是首先走進我心靈中，一個活生生的家。從三十七年離開寧波，離開我那唯一的家，整整三十五年了，人的年齡，由二十幾歲長到今年約五十幾歲，幾乎跨了兩個年階——由青年到中年，又邁向老年，雖然在臺灣有妻子兒女，也有屬於自己的一個家，但是，在感受上總沒有把這個家當作「根」。要是真有一個願望，最希冀的就是當自己老邁以後，能夠落葉歸根，而這個根，就是長在寧波的。<sup>34</sup>

中國人是最重視「落葉歸根」的民族，死也要埋葬在自己深愛的家鄉。彭竹予之所以會有落葉歸根的「根」在寧波的想法，是因為他在寧波的義母給了他一個溫暖的家，對他像親生的兒子一樣疼愛，讓他身後想留在寧波長眠。

想起義母給我的那一個家，家所應具有形式和內涵，我都一概享受到了，這是過去所遺失的，所以，用現在的心情來回味，格外的親切，格外的溫馨。我這一生中，要是真有母親的愛，那便是義母所給予我的；要是真有家的樂趣，也唯有在寧波的那幾年中獲得，叫我怎能不懷念義母！更叫我怎能不懷念寧波！<sup>35</sup>

彭竹予一生一直懷著感恩的心，知足而勇敢的面對接踵而來的困境，不怨天、不尤人，這都要歸功於這些默默對他付出，隨時伸出援手，分享愛的溫暖給他的善心人士，包括教養院的師長，還有他的義母都是。而他本人長大後，也是秉持這樣無私的愛來提攜後進，教育學生，給學生溫暖的愛，他也讓愛一直綿延不斷傳承下去。他更把這些「愛的故事」寫成一篇篇文章，也可給後世的人留下好的典範，給青年學子留下深遠的愛的影響。

---

<sup>34</sup> 彭徐：〈懷念寧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03。

<sup>35</sup> 彭徐：〈懷念寧波〉，《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08。

### （三）寧奉之旅

海峽兩岸分隔了將近四十年之後，民國七十六年台灣政府解嚴，接著動員戡亂時期終止，開放大陸探親、旅遊和文化交流等，彭竹予終於有機會踏上歸鄉之旅，重溫兒時舊夢。

民國七十九年，彭竹予剛好屆齡退休，離開了雲林國中，無事一身輕。九月六日就飛到大陸參加在浙江省奉化縣舉行的「梅華亭」<sup>36</sup>落成典禮。揭幕典禮儀式簡單隆重，之後彭竹予接受當地記者的採訪，說了以下一段「飲水思源」的話。

梅華亭的興建，主要有兩個意義，一是感念院長和副院長對我們的恩德，半個世紀來，不僅沒淡忘，而且隨著歲月的流逝，愈發彌堅，這是表現我中華民族飲水思源的優良美德；再者是藉以喚起社會大眾，發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愛精神，濟助身邊需要幫助的人們，使我們的社會充滿溫馨和睦，享受人生的樂趣和幸福。<sup>37</sup>

九月八日，彭竹予結束了座談會後，開始了尋親感恩之旅。一是拜訪學鬢印的業師張三寶先生的後裔，二是義母水氏。

在寧波要探望的有兩戶人家，一家是學鬢印的業師張三寶先生的後裔，另一位是泰清同學徐安德。徐的母親水氏，在我作學徒的三年半歲月裡，對我的呵護備至，視同己出。民國三十七年八月，我背著她老人家從軍來

---

<sup>36</sup> 彭竹予看到 1988 年幾張同學們在竺故院長墓地祭奠的情景的照片，感受到那塊孤立的墓碑，被叢叢野草圍繞著，那麼淒涼、那麼孤寂！於是，他決定發起兩岸同學，為院長修墓。經過一段日子磋商及竺家子弟的意見，將修墓改為建造一座紀念亭。「梅華亭」的興建，就是這樣演變來的。梅是指院長竺梅先、華是徐錦華副院長。這座亭子的意義，明顯的是他們已經連絡到的師生，為了紀念這兩位慈手佛心的大恩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完成的心願。而彭竹予在 1990 年 9 月 1 日退休，決定代表臺灣同學前往。（〈奉化梅華亭落成記〉，頁 75-76。）

<sup>37</sup> 彭徐：〈奉化梅華亭落成記〉，《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頁 78。

臺，害得她三天三夜廢寢忘食，可見垂愛之深。這次返寧，原希望在她面前磕幾個響頭，同時，也帶來了珍藏已四十二個年頭兩個枕套中的一個（另一個臨走時送給她作紀念的），表示我也難忘伊恩寵的物證。想不到，她老人家已物化仙逝了。<sup>38</sup>

這一趟「尋根之旅」彭竹予深深的感受到，「景色不依舊，人事已全非」。很感慨無奈，還好人間處處有真情，後代間彼此雖不認識，但仍一見如故，使情感得以延續。透過這次的回鄉之旅，精神上也得到慰藉，深切感受到滄海桑田，物換星移，體會到唯有人間的真情，才是永恆的。

## 第二節 枕戈待旦

在鄭英男寫的〈我所熟悉的彭竹予〉一文中說到：「日本軍閥在我國燃起的侵略之火，使我國許許多多家庭支離破碎，也因而使許許多多原有幸福的人們，寫下了數不盡令人不忍卒睹的人間悲劇。八年抗戰迫使日本軍閥屈服後，共產黨的叛亂，又將祖國復興的希望淹熄，於是許多在八年抗戰期中茁壯的青年，毅然地投身軍旅，為祖國的生存而奮鬥；他們隨著政府撤退到臺灣後，有些人利用空閒之餘研究寫作，以他們豐富的閱歷，寫下了許多大時代的小故事，使人感動！像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等諸名家；彭竹予也是其中之一。」<sup>39</sup>的確，彭竹予雖然在軍中二十三年（民國三十七年到六十年），但仍筆耕不輟，陸續有不少作品在各大報的副刊發表，成為軍中作家之一。《流雲三十年》一書所寫的皆是彭竹予在台灣逗留三十年，包括在軍中的歲月，重點式的紀錄生活史實，類似紀傳體的文章。其中不少的篇章提到有關軍中的生活點滴。

### 一、花蓮北埔營區

<sup>38</sup> 彭徐：〈寧奉之旅〉，《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82。

<sup>39</sup> 彭徐：〈我所熟悉的彭竹予〉，《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73。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彭竹予從上海搭海黔輪不知不覺到了台灣。文中彭竹予描寫一群年輕的老百姓，一路坐船，從上海到花蓮機場旁的北埔營區受訓，房子是日式木造又矮又小的榻榻米統舖，一班一間房，擁擠不堪。在這個營區裡，主要是接受「生活教育」的訓練，讓軍人從平凡的百姓蛻變成保國衛民守法紀，生活作息一絲不苟的軍人。

我的教育班長是凌倫秋中士，他是廣西人，短小精悍，嚴厲威猛，沒有一個不怕他的。他把我們當作三歲的孩童，什麼都不懂似的，一切從頭學起，舉凡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格律，都要按照規定做，否則，他處罰人的絕活兒多得很。且舉例來說：第一套黃平布的軍服發下來以後，共有四個口袋，可不准隨便放置東西，鋼筆放在左上口袋，記事本或鈔票放在右上口袋，左前褲袋放衛生紙，右前褲袋放手帕…不能放錯，不然受罰；床位上的寢具，漱口杯裏的牙膏牙刷，那個在左，那個在右，晚上就寢後，脫下的鞋子，鞋尖朝外…也有規定。<sup>40</sup>

彭竹予認為自己生性桀傲不馴，剛開始受訓不知天高地厚，就寢前衣物亂扔一地，自然被教育班長叫起來處罰，違規情節重大的，還會有「特別訓練」。他大方的和讀者分享他的年少輕狂，其實他也有叛逆的一面。經過軍中「震撼教育」的訓練，據彭竹予的妻子洪雪葉回憶，彭竹予對身邊的任何物品都習慣整理的有條不紊，井然有序，絕對是整整齐齊的。

特別訓練也叫軍紀訓練，它沒有一定的成規，任由班長發號施令，目的在整人，使你養成絕對服從的精神。受訓練的人，反應要快，記性要好。現在我來學學班長的口令：「右腳穿皮鞋，左腳穿膠鞋，不穿襪子，打布綁

---

<sup>40</sup> 彭竹予：〈北埔風光—38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1-12。

腿，帶圓揪、打背包、帶槍、不帶刺刀，穿雨衣、不帶水壺，從這裏出發，目標旗竿，右邊去，左邊回來，在沙坑繞三圈，開始……」我的老天，誰能一下子記得這麼清楚；弄錯了，再來一次，他就這樣把我們給整得二貼的。<sup>41</sup>

就像彭竹予自己說的，他不喜歡說教的感覺，所以他寫文章盡可能以詼諧風趣的筆法來引起讀者共鳴。他說：「《流雲三十年》，就是依我的個人生活為經，社會情況為緯，貫串而成的一篇類似傳記體的文章。我不善說教，所以，在撰寫的時候，取材立意，力求輕鬆活潑，絕不敢有違讀者的雅愛。」<sup>42</sup>他把軍中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特別訓練」，描述的像阿兵哥一次又一次的「玩遊戲」，有一些苦中作樂的戲謔。

## 二、高港船舶檢查

彭竹予在花蓮結訓後，民國三十八年被分派到高雄的聯合檢查處，實際執行船舶進出港的檢查勤務。這裡也是彭竹予第一次的憲兵勤務，卻發生他一生中難以忘懷的事件。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正式遷台，中共當局還大言不慚的說三個月內要「血洗台灣」，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sup>43</sup>國家當時正值風雨飄搖，風聲鶴唳之際，海、陸、空三軍全面戒備森嚴，憲兵單位更不得有絲毫鬆懈。在彭竹予親身經歷的生動描寫下，讀者更能貼近那個時代巨大的歷史傷口，造成無辜人民生離死別、流離失所的傷口。

我記得那個時候最忙的，莫過於那些從廣州、榆林等地撤退來台的船隻，因為人多，分子複雜，有逃難的大陸同胞，有政府官員，也有零星的軍人。有一次，一艘沒經政府允准撤退的輪船，擅自駛來高雄，因為是違命行為，

<sup>41</sup> 彭竹予：〈北埔風光—38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2。

<sup>42</sup> 彭竹予：〈寫在前面〉，《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5。

<sup>43</sup> 須文蔚：《文學的台灣》，台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頁137。

不准進港，在港外停船了一個星期，死了很多人。電報來往了好幾天，還是不得要領，不久，聯檢處奉命派人先去調查，我正好被選中。<sup>44</sup>

彭竹子用平鋪直敘的筆法，緩緩說出自己經歷過的事件，沒有太多個人情緒的渲染，只是淡淡的寫出他親眼所見的事實，就足以讓人對曾經發生的事件產生激動與不捨。隨著文中失去子女的母親哀嚎聲，讀者的心也被重重的一擊。

登上船絃，我的天哪，舢舨上全是人，密密麻麻的屈膝而坐，有一股濃重的臭味直撲而來，幾乎使我昏厥。船長從人堆裏跨了過來迎接，於是，我們一個跟一個的又從人的軀體隙縫間，小心謹慎的走向船艙去，突然，我的雙腿被一個婦女抱住了，她悽聲的喊叫著：「憲兵同志，請您救救我們吧！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活活的餓死了，嗚……。」

我的心被重重的擊了一下，正不知如何開口。還是船長退回來，解了我的圍。……

船長告訴我們，船上的食物沒有，淡水沒有，船員都難支持下去了，何況難民，每天總有幾十個人死，被拋到海裏去，如果再不允許進港，往後的日子更難過。

我們將瞭解的實情向上級呈報，第二天，這艘苦難的輪船終於駛進了高雄港。<sup>45</sup>

彭竹子的散文往往藉由一些生活片段的描述，來表達內心的某些情感。如同魏怡在《散文鑑賞入門》中說：「記敘散文鑑賞的第三個要點是，注意領略作者在平實記敘中的深情厚意，善於淡處知濃。……記敘散文的抒情並不是採取大肆渲染的辦法，或者像有些抒情散文那樣直書胸臆，而是將鮮明的形象和濃烈的情感以平淡出之，在平實的記敘中抒發感情。」<sup>46</sup>他淡淡的寫出真人真事，真相是

<sup>44</sup> 彭竹子：〈高港波影—39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7-18。

<sup>45</sup> 彭竹子：〈高港波影—39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8-19。

<sup>46</sup>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頁153。

最令人動容的，耳邊似乎還傳來那微弱的呼救聲：「憲兵同志，請您救救我們吧！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活活的餓死了，嗚……。」

彭竹子個性不投機取巧，不占人便宜，做事光明磊落。從他散文中和異性刻意保持安全距離，彼此尊重，可以觀察到他對感情是很慎重專一的，好比古時候「坐懷不亂」的柳下惠。

在高雄港服勤的這段日子，我如果要找對象結婚，就像上街去買個茶杯一樣簡單，因為那個時候，從大陸來台的單身女孩子太多了，她們到了高雄港，上了岸，既無親眷，又無朋友，真是四海茫茫，舉目無親，如有人願意收容，她們是求之不得，尤其是在東北的長白師範學生，千里迢迢的來到台灣，跳下輪船就不知道該往那裏去了，其中就有幾十個女同學，在碼頭的倉庫邊，因走投無路而哭泣。我去問她們的時候，其中一位同學就對我說：「只要那位先生要我，我就跟他走。」我沒敢要，也不能要，這簡直是乘人之危嘛！最後還是聯檢處設法，請一個機關妥善的照顧她們。<sup>47</sup>

彭竹子特別寫到這些渡海漂洋而來的孤單女子的心聲，表面上是告訴別人他不做趁人之危的事，事實上也是不忍那個悲慘時代下的女子，身不由己的遭遇。

### 三、淡海白沙灣

彭竹子談到自己當兵時全台灣幾乎走遍，而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淡水鎮」，因為瀕臨海邊，又在淡水河的入口處，所以又叫「淡海」。並簡單的介紹淡水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在淡水地區，他一年多以來每天來回共五公里的晨跑，打下日後強健體魄的深厚基礎，深深引以為傲。

這個小鎮相當樸素，洋溢著濃郁的古典色彩，總共只有兩條狹長的小街，一條沿著淡水河濱，由火車站延伸到漁港附近，是叫中正路，另一條窄得

---

<sup>47</sup> 彭竹子：〈高港波影—39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20。

連計程車都幾乎擠不進去的中山路，位在中正路的右上方，倒是橫七豎八的小巷，多得不可勝計，活像一座迷宮似的。這就是淡水的概貌。……住在淡水最享受的季節，就是夏天，每臨傍晚，海風習習，爽人心脾，更愜意的是沒有蚊蟲。在這一年多的日子中，我每天凌晨起床，先作一次跑步健身，由憲兵隊出發，到沙崙海邊，計二公里半，一口氣來回就有五公里，今天賤體之祛除百病，大概就靠那四百多天的晨間運動。<sup>48</sup>

接著就切入主題到「外國人」。對於外國人，彭竹予的心中有一把尺，在〈虎尾拾趣—40年〉一文中已有伏筆，他說：「三十八年美國發表了「白皮書」以後，等於是把共匪竊據大陸的責任，完全歸咎在我們中華民國身上，而對於馬歇爾—美國調停特使的袒護匪黨，卻一字不提，當然，接著而來的，便是美國不再援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sup>49</sup>雖然他對美國政府的作為有些不以爲然，但畢竟要不要援助我們國家，也不能勉強對方，我們再怎麼氣，也只能面對、接受。但我們對在淡水的英國領事館，就不客氣了，英國領事被一群愛國的青年示威抗議到沒臉待著，最後夾著尾巴離開台灣了。

當時，英國還有一個領事館設在淡水，距憲兵隊約一百多公尺，當英國承認共匪的消息傳來以後，民情激憤，尤以青年學生為最，紛紛向英國領事館圍集，向他們抗議示威，並喊著：「英國人滾回去。」有的就在附近的石牆上寫著愛國的標語……大家激動萬分，而我們被派去的警察和憲兵，只是冷眼旁觀，但願不要焚屋傷人就行了。那一次對英國人的示威行動，要跟去年底向美國大使館示威抗議的行動來比，當然是小巫見大巫，因為，我們知道，世界各國，在政治上最勢利而現實的，就是英國，再就是淡水有個英國領事館，國人有很多還不知道呢。

---

<sup>48</sup> 彭竹予：〈淡水魚帆—4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33-34。

<sup>49</sup> 彭竹予：〈虎尾拾趣—40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25。

果然，沒有幾天，那個英國領事，被我們趕走了。<sup>50</sup>

接著，發生在淡水與「外國人」相關的事件還有一件，也是此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外國人到台灣來，常有莫名的囂張跋扈，彭竹予早就看不過去。淡水憲兵隊派了彭竹予在浴場的入口處把關。憲兵隊隊長交代他：「你的任務，認證不認人，沒有入場證的，不管他是多大的官，多兇的人，一律不准入場。」彭竹予覺得這個任務很神氣，因為，還有陸軍的一排兵力，支援他的把關勤務。他果然鐵面無私的先後擋住了台灣省衛生處的處長顏春輝，還有些明理知法的美軍。但是，企圖硬闖入場的也有。

有一天。下午兩點多鐘，太陽晒得人要昏倒了，一個黑老美帶著兩個中國女孩子，昂首闊步的要進場去。我手一伸：「請將入場證給我看看。」他極不高興的掏出來。查驗後還證給他，我說：「請進。」他一手拉一個女孩，正要開步走，我喊住了那兩個妖形怪狀的女孩：「你們也要入場證。」女孩子當然沒有，用英語向老黑求助。老黑又來向我說：「這兩位小姐是我的朋友，應該可以帶她們進場。」我搖搖頭說：「我得到的命令是一人一證，沒有入場證的，不能進去，抱歉。」老黑的面子掛不住了，似乎丟不起這個臉，羞起怒生，拉了兩個女孩就逕向場內闖。我拿起掛在頸間的警哨，鳴一聲長哨，在附近屋裏的那位排長，立刻帶了四個槍兵跑了出來。我說：「那兩個小姐要硬闖。」排長擋住了去路，大概急昏了，竟用台語向他們大聲的吼叫：「別晒！」<sup>51</sup>更好笑的是那個老黑，聽不懂排長山東腔的台語，面對著那四管端起的槍口，竟高舉著雙手，表演投降了。<sup>52</sup>

此段作者點出部分「外國人囂張跋扈」的行徑，令人不齒。魏怡在《散文鑑

<sup>50</sup> 彭竹予：〈淡水魚帆—4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34。

<sup>51</sup> 台語發音，意思是：「不行！」。

<sup>52</sup> 彭竹予：〈淡水魚帆—4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35-36。

賞入門》中說：「記敘散文在選材上的這種片斷性，是由散文的抒情性所決定。記敘散文與記敘文以及小說的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在於要完整地記敘某件事情或是敘述一個什麼故事，而是在於通過一些生活片斷的記敘來書寫某種情感。明呼此，我們也才能找到記敘散文鑑賞的真正歸宿。」<sup>53</sup>以上文章的兩個有關「外國人」的片斷是主要內容，而以下的兩個片斷是次要內容。首先點出外國人那種「老爺有錢」囂張跋扈的行徑，引起人民共憤的情形。

這一年，美國軍事顧問援華團雖然已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成立了，中美共同協防條約也簽訂了，按理說，我們中國人對於來華任職的美軍人員。應該給予相當的禮遇才對。可是，事實恰好相反，除了極少數的國人，因為要仰賴美軍生活以外，絕大多數的同胞，都不喜歡他們那種「老爺有錢」的驕橫之氣，尤其是在大學讀書的青年人。在那些日子裏，聽說西門町附近，經常有些年輕人，隨身帶了好些蕃茄、雞蛋的贈品，只要發現有中國女孩子和美軍，手牽著手，有親熱過火的情形，這些蕃茄和雞蛋就丟了過去。<sup>54</sup>

彭竹予意猶未盡再補充說明一個「崇洋媚外而自食惡果」的將軍女兒千方百計，不惜斷絕父女關係，只爲了自以爲嫁給「美國大兵」就可以過著優渥豪華生活的故事。讓愛慕虛榮的女子有所借鏡，也是此篇文章結局的高潮，再次扣住主題不放。

她跟那個美軍結婚了。婚後不久，美軍退伍還鄉，就幹起他的本行來了，原來是一個在街邊替人擦皮鞋的。這下子我們那個崇洋的小姐大吃一驚了，想想自己是個將軍的女兒，又是大學生，什麼人不好嫁，偏嫁個擦鞋郎！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父女之情早在結婚之前被割斷了，歸國無顏，前程無亮，真是越想越傷心，沒有多久，她就被送進神經病院去了。

<sup>53</sup>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頁152。

<sup>54</sup> 彭竹予：〈淡水魚帆—4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36-37。

我始終認為，最可靠的是自己，最可愛的也是自己的國家。崇洋媚外，那才是最要不得的觀念。<sup>55</sup>

彭竹予在文章末了，直接寫出此篇文章的「主題」，下了一個註腳「崇洋媚外，那才是最要不得的觀念」，讓這段「補敘」發揮最大的效益。魏怡在《散文鑑賞入門》中說：「看哪一些生活片斷是作者主要記敘的，哪一些又是次要記敘的，這對理清脈絡，了解文章中心也有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從記敘的方式來看，順序和平敘的內容常是主要的，倒敘、插敘和補敘的內容是次要的，常常是結合順序和平敘表達的需要而出現，內容分量也相應地要少得多。」<sup>56</sup>彭竹予結合生活片斷的記敘能力，由此可知，功力深厚。

#### 四、偵防演習

自古以來，看守所或監獄，都是把囚犯關在牢房裡，等吃等睡，陰暗潮濕的牢房就像文天祥在〈正氣歌〉的序中所形容的：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處，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圍溷、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sup>57</sup>

足見監獄的環境五味雜陳，人關久了很容易生病，生理的或心理的病都會伴隨而

<sup>55</sup> 彭竹予：〈淡水魚帆—4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37-38。

<sup>56</sup>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頁153。

<sup>57</sup> 宋文天祥：〈正氣歌〉，《文文山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79年12月，頁375。

來，尤其憂鬱症或躁鬱症的發生，都是管理監獄者所不樂見的，也防不勝防。

彭竹予在一次軍隊升官的調動中，接任了台中干城營區看守所的所長。並且做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創新的獄政格局，是一個有主見、有想法、有擔當的主管，有別於一般人當官後明哲保身的官僚作風。他決定要注重犯人的身心健康，整天關在像鴿子籠的牢房裏，也會關出病來，這絕不是好事。於是他指示孫班長重新調整獄中犯人的生活作息。沒想到，效果出奇的好，監獄的管理者和犯人都互蒙其利，是個「雙贏」的局面。從這件事就知道彭竹予不但善良體恤人，而且是有智慧，有原則，又能變通，不是「婦人之仁」，也不是只會「依法行事」的官僚。

第一，每天準時起床，「放風」半小時，給他們洗臉刷牙，然後集體做體操，早餐後，我教人找了一家火柴公司的火柴盒，要所有的犯人來做糊火柴盒的工作，工資全部歸他們所有，祇是在每月底的時候，勻出部份資金，舉辦一次慶生會，大魚大肉的吃它一頓，也可以喝少量的酒，以提高他們的情緒，排除漫長的牢獄生活。

第二，在一個月內表現最優異，可以放假一天，由孫班長陪同去台中市消遣，看電影、逛大街、遊公園，都行。

我這樣一做，犯人們的精神有了寄託，挹鬱從此消逝，過去常犯的互相毆打，毀壞公物的暴躁行為，一掃而淨，每個人都表現得極為正常。<sup>58</sup>

正如《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中所說，有了良好的「工作制度」，時間上有了安排，生活有了做事情或勞動的寄託，才不會每日閒得發慌，造成人心的浮動和不安。這原則在軍中帶兵的時候也是適用，軍人也要不斷的鍛鍊體魄，接受體能的訓練，意志才不會消沉，隨時保持最佳的身心狀態，才能應付國家社會突發的天災人禍。

<sup>58</sup> 彭竹予：〈偵防演習—4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63。

實行了工作制度，「在監獄裡就確立了統治。這種統治毫不費力，無須使用任何壓迫和暴力手段。通過安排犯人活動，人們就培養了他的守秩序和服從的習慣。人們使懶惰變得勤奮而活躍……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就會在有規律的監獄生活中，在他所從事的體力勞動中找到……某種醫治他的胡思亂想的秘方。」(Berenger) 犯人勞動應該被視為把狂躁暴動、不動腦筋的犯人改造為循規蹈矩的角色的機制。<sup>59</sup>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中也提到，讓犯人參與勞動生產，也是一種規訓的手段，既可紓壓防止沒事做而胡思亂想，有可增加生產力，可是一舉數得的好方法。

勞動使犯人能夠自給，同時也把盜賊變成了柔順的工人。……犯人勞動的工資不是對生產的獎勵，而是對犯人改造的鞭策與衡量手段。它是一種法律虛擬，因為它不表示勞動力的「自由」轉證，而是一種被假定有效的教養技術的謀略。<sup>60</sup>

足見看守所內，彭竹子要求犯人做糊火柴盒的工作，符合傅科書中說的「是一種被假定有效的教養技術的謀略」，而且實施的效果果然有效，就像彭竹子在書中提到：「犯人們的精神有了寄託，摺鬱從此消逝，過去常犯的互相毆打，毀壞公物的暴躁行爲，一掃而淨，每個人都表現得極爲正常。」所以，彭竹子是個具有人道主義又有遠見的主管。因爲多年後的今天，我國的獄政也朝向人道主義，也結合外役的開放。如同彭竹子所說：

當年，我這種大膽而果敢的作風，的確讓陳連長和孫班長爲我捏了一把冷汗，因為，萬一跑了一名犯人，我就要進牢去頂數的。好在自始至終，犯

<sup>59</sup> 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市：桂冠，1992年，頁242。

<sup>60</sup> 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市：桂冠，1992年，頁243。

人們都很聽話合作，沒讓我由所長而淪為階下囚。不想，二十二年後的今天，我們國家的獄政，也朝著這個方向大力改革，邁向人道主義了，譬如：外役的開放啦，都是嶄新觀念的產物。<sup>61</sup>

此事證明彭竹子有著人道的關懷精神，即使是犯了錯的人，他仍然本著「人性本善」的思想，給人一個改過遷善的機會，「愛」的關懷可以化解一切的仇恨，何況只是給人一個自新的機會。以他自己對「聖人」的新定義，他也算是一個「現代聖人」，因為他監獄管理的真好，在當下無人出其右。

## 五、執編彰青

彭竹子服務於地區憲兵單位時，經常性的調動使得熱愛寫作的他十分困擾。於是，他主動向上級各單位謀求出路，通過層層關卡，他終於來到彰化。這一年是彭竹子當兵以來最愜意快樂的一年了，他工作不但勝任愉快，又可以參加喜愛的文藝活動，使得他覺得生活充滿意義。

彰化團委會有發行《彰化青年》，彭竹子和吉貝擔任執行編輯兩年，而這兩年也是彭竹子生活方式的轉捩點，《彰化青年》也改頭換面，讓人耳目一新，得到彰化縣師生的喜愛。由二十四小時軍中的生活，改成像行政機構一樣，每天辦公八小時，其餘的時間都是彭自己安排。使得彭竹子有更多的時間運用在寫作和構思上，讓他寫作的生命邁向另一個里程碑，從此洋溢著生命的朝氣與活力，也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難怪這兩年十分令他懷念。

我下了一個決心，三年內，要將彰化的文藝風氣蓬勃起來。與古貝商議後，決定先分區連繫，由員林、鹿港、北斗而彰化。第一次的員林座談聯誼，非常成功，到了二十幾位，信心大增，不料，按著辦的溪湖地區郊遊，只有一個吳玉琴小姐參加，我不氣餒，照預定的計畫，去大甲的鐵砧山旅遊，同行的還有一位過去常在「雲青」寫評論的李我先生。

---

<sup>61</sup> 彭竹子：〈偵防演習—4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63。

天不從人願，下了決心的第二年，我就被迫離開彰化，轉到雲林縣來了。  
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耿耿於懷，沒能了卻這份心願。<sup>62</sup>

彭竹予在執編《彰化青年》時，發現了一塊璞玉—鄭沙苑，喜出望外的想要栽培他，期待他成為文壇上的一顆明亮的新星。他像伯樂遇見「千里馬」般興奮異常，又像在沙漠中旅行的人，唇乾舌燥時，意外發現了生命之泉。足見彭竹予樂於分享，培植後進不遺餘力。

有一天，從眾多的來稿中，看到一位具名鄭沙苑所寫的意識流小說，閱讀再三，大為讚賞，驚為天才之作，構思新穎，佈局巧妙，最令我激賞的，還是她的文筆，行雲流水，自然而舒暢，可惜，只在稿末寫了彰商高二外，再也沒有別的資料了。我打電話去彰商查詢，卻沒有這個學生，我想：鄭沙苑定是筆名了。……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做一名期刊的編輯，最好具有伯樂的眼光，當然，自己對於這一行，必須先具備應有的修養。自從發掘鄭沙苑這個才十七歲的女孩，我的興致更高了，盼望有第二個，第三個鄭沙苑出現。<sup>63</sup>

可惜，一顆即將綻放萬丈光芒的文壇巨星，敵不過世俗繁瑣的生活壓力，鄭沙苑嫁人後，從此埋沒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再也沒有發光發熱了。在紅塵俗世中，到底存在著多少像鄭沙苑的人才，充滿才氣卻無從施展，想到這……彭竹予嘆息了。

## 六、全權主編

民國五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轉調到雲林縣的斗六鎮服務，因工作輕鬆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運用，此時成了彭竹予寫作最輝煌的一段時間，尤其是編寫電視劇本方面。不久，在街上閒逛時，巧遇在雲林縣團委會任輔導員的李聲芳先生。之後，雲林縣團委會的秘書歐陽秉先生希望彭竹予能接下《雲林青年》的編輯，彭竹只

<sup>62</sup> 彭竹予：〈執編彰青—55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15。

<sup>63</sup> 彭竹予：〈執編彰青—55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15-116。

有一個條件，他要求能「全權主編」《雲林青年》，不要有外力的介入干擾他。結果歐陽秘書爽快的答應他。彭竹子所謂的全權，是指從收稿、拆封、選稿、刪改、編樣、校對，到出版為止，由他一人負責，他的地位是超然的、客卿的。因為他對權力、名利如浮雲，所以他作這樣的要求，是有兩個原因，一是可以實現他編這本期刊的理想，一是精簡審稿的人員和縮短截稿的時間，他的目的只是要把這本期刊編好。他有一貫的編輯原則，大致延續他執鞭《彰化青年》的經驗。

任何一種刊物的發行，目的在使讀者接納它，甚至喜愛它；絕不是灌輸或填鴨，因為讀者有取捨的權利。「雲青」發行的對象是高中和國中的學生，水準齊一，目標單純，很容易把握編輯方針。根據編「彰青」的經驗，中學生最不愛讀的，一是枯燥乏味的論說文，再就是被玄化了的現代詩，可是，「雲青」是一本綜合性的刊物，各種文體、性質的文章，均應包羅雜陳，怎可棄而不用；散文是最大眾化的文體，稿源也極為充沛；小說是人人喜愛的，可是，作者卻不易求得，必須多方尋約，方能維持相當的水準。剩下的，便是培養繼起的寫作人才了，這方面我已有經驗，那就是專闢「每期一題」，供初學寫作的青年練習、發表。<sup>64</sup>

民國五十六年的七月一日，彭竹子正式接下《雲林青年》主編的重責大任，一直到民國六十二年止，這主編《雲林青年》五年多的日子裡，彭竹子栽培了不少後起之秀，也透過與男女文友共同關心《雲林青年》的發展。距離他編的第一本《雲林青年》出版前二十天，西螺的詹昭聰，虎尾的沈文台，崙背的李謀審，主動找彭竹子來談《雲林青年》，並建議他有空跟各地的作者見一次面。文友關懷、重視的情意，使彭竹子深受感動。

不足的稿件，分函急邀，好在與「彰青」班底仍然保持連繫，像海寧的封

---

<sup>64</sup> 彭竹子：〈全權主編—56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20-121。

面設計，名作家詹悟的小說，鄭沙苑的作品，都如期的給了我，九月一到，我編的第一本「雲青」，很順利的呈現在四萬多的讀友眼前。……

九月二十四日，在虎尾的「黑松冰果店」，到了男女文友共十六人，他們是：洪雪葉、張明玉、陳彩慧、蔡勝義、姚歲、蕙影、瑤林、李芳美、陳貴東、楊碧蓮、張永昌、沈文台、蔡文華、沈再清、龔滄海，還有一個我。第一期「雲青」已出版了，他們就以這一期的內容，紛紛表示意見，有的稱讚封面設計新穎，有的說新詩和小說的份量不足，有的因陳腔濫調的論說文消聲匿跡而歡呼不已……譽多於毀，讓我十分臉紅。<sup>65</sup>

文中提到的文藝青年，很多後來也成為作家或記者，也寫文章感謝彭竹予的提攜之情，如沈文台在《文訊》雜誌刊登〈點燈照路·提攜後進~雲林文壇啟蒙師彭竹予〉<sup>66</sup>一文。彭竹予和洪雪葉從文友到共同編輯《雲林青年》互萌愛意，並於民國六十年元月十九日締結良緣，夫唱婦隨，夫妻兩人有共同的興趣和話題，如神仙美眷。也在民國六十年，彭竹予終於完成他夢寐以求的願望，教師檢定合格，從此告別軍營，邁向另一個人生的里程碑，轉往雲林國中擔任國文老師。

### 第三節 春風化雨

從小因為父親臨終前的一句話，希望彭竹予能成為教師。成了年紀輕輕的彭竹予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標，他也對這個目標有所期望，希望透過自己堅持的學習，不放棄夢想的意志力，可以影響正在求學的年輕學子，鼓勵他們多努力。

做老師，這個似夢還真的心願，在我腦海之中足足醞釀了近三十年之久，其歷盡滄桑，遍嘗折磨之苦，亦非今日一般的教師可予比擬，回首往事，

---

<sup>65</sup> 彭竹予：〈全權主編—56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21-122。

<sup>66</sup> 鄭定國主編，彭徐原著：《彭徐文集》，雲林縣：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738。

也可藉以策勵莘莘學子，在為學與定願功夫上，引為借鏡。<sup>67</sup>

## 一、夙願得償

本文一開始就點出主題，作者「想做一名教師」，接著才寫出他如何堅持，如何奮鬥，最後才成功。這得之不易的成功，可以鼓勵當下尚未成功得償夙願的人，不要輕言放棄，努力堅持，總有機會成功的。

我想做一名教師，這個意念滋生在民國三十年前後，一直到民國六十年才如願以償，奮鬥的歷程，整整的三十年，說來真是一段既漫長又艱辛的歲月。<sup>68</sup>

而讓彭竹予堅持要當老師的原因，是他在國際災童教養院裡生活時，深深受到教養院老師們身教的感動，想把這種無私的愛傳承下去，以報答師恩。

我要做老師的動機，完全受我的老師感化，而產生一種唯有將來自己做了老師，才能將老師給與我的恩澤，轉授給我的學生，以報答浩蕩的師恩，如此而已。<sup>69</sup>

回想教養院的老師們，彭竹予充滿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昔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他是多麼的幸運，可以在最無助的時後認識這一群善良可親的老師，得與失之間，五味雜陳，戰爭讓彭竹予再度體驗「人情冷暖」。

教養院的老師，十九是從上海聘請，而且絕大多數是志願的，有的是大學的教授，有的是中學的教師，學識和德養，都是龍鳳之選，最令人感動的，

---

<sup>67</sup> 彭竹予：〈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彭徐出版，1984年5月初版，頁11。

<sup>68</sup> 彭竹予：〈夙願得償—60年之（二）〉，《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47。

<sup>69</sup> 彭竹予：〈夙願得償—60年之（二）〉，《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48。

還是人人具有豐富的愛心和熱忱，因為他們面對的，都是背井離鄉的難童。我們的教育，跟一般的小學沒有兩樣，所不同的，我們沒有暑假和寒假，星期六下午也照樣上課，每星期只有星期日才休息，再加上老師全部住在院內，與院童朝夕相處，幾年下來，師生之間情誼如同骨肉，已難分彼此了。<sup>70</sup>

爲了先取得高等考試的教育行政人員資格，彭竹予想盡辦法，努力不懈，讀書讀到不僅廢寢忘食，甚至用腦過度，造成頭痛欲裂。足見，他很執著想快點達成理想，不惜任何代價。

於是，買書籍，訂閱有關的雜誌、剪貼資料，一到放假的日子，就躲在圖書館裏，專心鑽研，努力閱讀，甚至入寢以後，還偷偷的在被窩裏用功哩！…於是，我更加的努力了，真可以說是到了廢寢忘食的瘋狂程度，好像跑馬拉松似的，最後的一兩百公尺，要勇猛的衝刺，一股作氣的抵達終點。不料，就在這時候，我的這顆腦袋瓜子，似乎承受不了重擔壓力，開始提抗議了，只要我一打開書本，讀了幾行，頭腦就有分裂的感覺，再看下去的話，就有爆裂般的痛苦。<sup>71</sup>

隨時準備好的彭竹予，三十年來不斷地等待機會。終於，天從人願，在他即將退伍時，一紙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公文，改變了他的後半生。這件事也證明了「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眼看限齡退役的期間已近，真是憂心如焚，怕的是一旦解甲，必須為家庭的生計忙碌奔波，到那時候，能圖溫飽，已是托天之幸，罔談理想！真的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就在待退的這最後一年，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來了

---

<sup>70</sup> 彭竹予：〈夙願得償—60年之(二)〉，《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48。

<sup>71</sup> 彭竹予：〈夙願得償—60年之(二)〉，《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49-151。

一紙公文。招考待退軍官轉任國中教師。老天，我終於等到你了。入學試錄取後，就去國防行政管理學校接受為期八週的專業輔導，結訓後，立即參加由省教育廳舉辦的國中教師檢定考試，一試中的，幸蒙錄取。<sup>72</sup>

彭竹子終於達成他三十年來夢寐以求的心願，最後他受聘於離家最近的雲林國中，成為國文老師。

## 二、師生之間

彭竹子認為教育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比學生成績高低重要，尤其強調「尊師重道」的重要，他相信老師自己也要努力付出，以獲得學生的尊重。所以他處罰不寫作業的、投機取巧的、沒禮貌的學生，成績不好的他只鼓勵其好好用功並不想處罰。

我寧願讓一個學生考試繳白卷，而看不得也有一丁點的不良言行。所以，不管考試的成績怎樣糟，只是叮囑他好好用功；如果是每週一的書法練習簿沒繳，或是作文胡亂塗鴉，我就處分了：罰寫小楷五百字到一千字，視情節而定。我想：學生的作業，是培養個人的責任心，必須如期完成，才對得起自己；假如連個人的責任，都因循苟延，還能談到為他人服務嗎？禮貌，是待人處世的利器；尊師重道，更是學生應有的心態。當我盡到了做一個教師的本分，絕不容許任何一名學生，漠視我的存在。……有的，當場叫住，婉言糾正；有的，在課堂上借題發揮，藉以告誡，由於我的態度認真，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認為：做了老師，如果得不到學生的尊敬，何以為師！<sup>73</sup>

彭竹子教書喜歡和學生互動，學生很乖坐著聽課，他反而覺得氣氛沉悶有些受不了，他甚至認為學生的本性被壓抑，是戕害，是反常。所以他反其道而行鼓

<sup>72</sup> 彭竹子：〈夙願得償—60年之（二）〉，《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51。

<sup>73</sup> 彭竹子：〈師生之間—6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61-162。

勵學生想笑就大聲笑不要忍住，活潑好動的青春就讓他自然奔放。在保守的四十年前，的確是很創新的觀點，與現今的教育注重適性揚才、多元進路不謀而合。

於是，在每一節國文課，儘量蒐集一些跟課文有關的笑話和趣事，引發她們的笑聲，因為笑是人的本能，該笑的時候，是無法壓抑的。這一招很有效，當她們大聲的笑過以後，再觀察我的臉部表情，是一種嘉許和欣慰，她們更敢笑了。課堂裏充滿了爽朗的笑聲，朝氣洋溢，我面對的，不再是一班木頭人了。<sup>74</sup>

彭竹子因為自己非師範學院畢業的老師，反而更虛心學習如何和學生融洽共處，也很感謝「教育心理學」一科，對他的幫助很大。在教學相長中，他始終對學生「誠、信」以待，和學生建立長久的友誼，更得到學生的尊重。

在兢兢業業的教學實務中，在戰戰兢兢的心情下，倒也能與學生安然相處，不論是嚴肅的一面，開放的一面，嬉戲的一面，他們都欣然接受，這給我的鼓勵很大，也因為這樣，學生與我之間的情誼，不是表面的，也不是短暫的，尤其是第三屆的學生，到八九年以後，還能跟我保持連繫。在這兩年的教學生涯中，似乎獲得一個清皙的結論：那只是誠和信兩個字而已。我以誠信待學生，說一是一，不虛不偽，即使方法上容有不當，態度上間有偏激，而動機始終純正，目的至為鮮明，學生怎會不瞭解呢！路走對了方向，精神自然清爽，心理也不會有什麼壓力了。<sup>75</sup>

就像彭竹子在〈教師日記〉<sup>76</sup>提到，他常在過年前收到大批的賀年卡，大多是已經畢業的學生寄給他的，足以證明他和學生之間的情誼是長久的，像好朋友一

<sup>74</sup> 彭竹子：〈師生之間—6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63。

<sup>75</sup> 彭竹子：〈師生之間—62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63-164。

<sup>76</sup> 彭竹子：〈教師日記〉，《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出版，頁233。

樣，彼此互相關心。

### 三、管理組長

當時國中的管理組長一職，十分吃力不討好，很多老師紛紛退避三舍，避之唯恐不及，因為管理組長要負責管理全校學生的生活言行。彭竹予當時雖已花甲之年，年老體衰，自知不適任此一重責大任，但是校長和訓導主任親自登門拜託，他只好勇於任事。最後竟不知不覺接了四年半，是當時雲林國中任職最久的管理組長，使學校的學生更有秩序。

首先，他用「信、誠、嚴、愛」四字當作管理的準則，也是彭竹予待人處世的座右銘。他一一說明管理學生的觀點和作法，供讀者參考。他首先以「信」字來豎立權威，一定說到做到。處罰也一定沒有偏見，「誠」心「誠」意的說明清楚，務使被處罰的學生心服口服。「師嚴而後道尊」，「嚴」格把關，小錯也不姑息，不讓學生存有僥倖的心態。最後才是讓學生知道，老師所做的一切就是「愛」的表現，教導和約束都是為了學生好。

二月一日接任，我就決定了管理的準則：信、誠、嚴、愛。這是根據我待人處事的習性，以及十年來觀察學生行為的四字訣。在作法上，首先建立起權威感，用的就是信字，平時我盡量不嚙嚙，少說話；規定的事情，立即執行，使學生培養一個概念：管理組長說的話一定算數，而不是嚇唬人的。對於犯了過錯的學生，被叫到訓導處以後，不管是先處罰後訓誡或先訓斥後處罰，必須讓他了解，處罰的目的在規過勸善，老師的動機是純良的，沒有偏見，更沒有宿怨，這便是誠的效用。學生所犯的過錯，大致都是由小而大，先輕後重，所以在執行上，絕不能因小錯而姑息，因偶犯而縱容，必須嚴格不貸而貫徹始終，學生就不敢稍存僥倖之心了，這就是嚴。至於這個愛字，每一位做老師的都知道，只是要能讓學生覺得，一切管與教，都是在愛護他，就在各人如何表達了。<sup>77</sup>

---

<sup>77</sup> 彭竹予：〈管理組長—70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99-200。

彭竹予在處罰不守規矩的學生時，並不反對用「記過」來處理，但是他有更好的方法，不用常常記過，學生過記多了也不痛不癢的。他也不用體罰，就是罰這些非常需要「修生養性」的學生，星期六下午到學校「勞動服務」，慣犯和不聽訓誡的，星期假日到校罰寫「小楷毛筆」。效果十分良好，只是彭竹予當管理組長這四年半的假期全給了這些「桀傲不遜」的學生了。

學校的區域遼闊，經常留有許多死角，亟待清掃，像髒亂的垃圾場，淤塞的水溝，塵垢滿積的儲藏室，惡臭的廁所，以及工程後遺留的堆積物等，都由違規的學生逐週清理。這樣，學校的環境，可以經常保持整潔，而學生必須消耗他週末的假期，形同處罰，一舉兩得。至於罰寫毛筆字，我更是名正言順的大力推行，因為，名義上是練習書法，實質上卻是磨練他們的耐性，家長發不出怨聲，學生啞口吃黃蓮，而我這個管理組長，就達到整飭頑劣的效果了。<sup>78</sup>

經過彭竹予用心整頓全校學生的秩序後，整個煥然一新，連很多老師也不敢相信學校能變得井然有序的，學生生活全上了軌道，簡直不敢相信。

有位從台南縣轉來本校的女老師說：我剛來的時候，總覺得學生的秩序很差，現在不同了，好像在生活上有了軌道，一切井然有序。校長在行政會報上說：別看彭老師年紀大，他的威嚴還在，只要在學生的隊伍前面一站，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敢亂動。<sup>79</sup>

當然雲林國中也有非常頑劣的特殊學生，這時彭竹予就要使出非常手段，否則無法以儆效尤。上課時，他偶爾露幾招擒拿摔角或拳術，恫嚇那些高大又不服管教的牛頭學生，往往效果出奇的好。

<sup>78</sup> 彭竹予：〈管理組長—70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200。

<sup>79</sup> 彭竹予：〈管理組長—70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201。

果然，這一招很管用，當那幾個領頭的學生，看了我的表演以後，最起碼在我的面前不敢橫眉豎眼地不服管教了。

俗云：「擒賊先擒王」。我將那幾個興風作浪的禍根亂源管住了，其他的小嘍囉也就乖乖聽話，於是，學校的秩序於焉底定，天下太平了。<sup>80</sup>

彭竹子從民國七十年七月一日答應雲林國中校長和訓導主任，兼職管理組長，到民國七十四年九月一日辭去兼職，總共做了四年半的管理組長，是學校歷任最久的一個，其他的最多兩年，短的只有一個學期，可見這個職務的難度和壓力，非一般老師所能承受的，而彭竹子當時已年過半百，更是老當益壯。

## 第四節 關懷社會

### 一、談禁說忌

作風一向坦蕩蕩的彭竹子，本身不信鬼神，也從不迷信禁忌之說，他觀察到台灣的社會對「死亡」充滿恐懼，對農曆七月也就是「鬼月」諸事皆不宜，十分不以為然，對某些過度迷信的行徑甚至啞然失笑，如「四」與「死」諧音，造成全民對「四」這個數字聞之色變，他以為「四」受到排擠，實在很無稽，也很無知。他以戲謔的口吻，反諷全民對迷信禁忌切勿「走火入魔」，凡事還是靠自己努力，不能只想著求鬼神保佑。

在台灣，是否由於對死亡的威脅太大，人人談「死」色變，更由於閩南語的「四」與「死」諧音，連帶的「四」也遭受到不受歡迎的數字，像是惡客臨門，驅之唯恐不及，於是，我們的監理站，在通情達理的措施下，所有機動車輛的牌照，最後一個數字絕對摒除這個四字；講求頂尖科學，武器速度的海軍單位，在每一艘艦艇的編配號碼上，也絕對避免所有編號加

---

<sup>80</sup> 彭竹子：〈管理組長—70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202-203。

起來有「四」的不祥數字；高樓大廈的第四層，往往都是削價廉售的；電話號碼「四」字殿後的，十九都配發給公家機關使用；門牌號碼最後一碼是「四」的，就被認定凶宅惡府，趁早逃避為妙……。

奇怪的是：台灣密如蛛網的大小車禍，仍然每天發生，不僅車毀，甚且人亡，有的車禍現場，還發現擋風玻璃上貼著佛像，平安符，和「阿彌陀佛」的經句；祝融肆虐的房屋，照樣不是「四」字排尾的災屋……。我常傻想：如果人類的生命、財產，完全交由神明掌握，而能驅兇趨吉的話，諸神百仙，對地球上五十億的人口，怎能照顧的周全？<sup>81</sup>

但他信手拈來寫了此篇文章，裡面沒有直接批評，反而逆向操作，寫出因為人們的迷信而在「鬼月」省下不少紅包錢，也是另類的好處。筆鋒帶著諷刺詼諧，善意的提醒大家不要過度迷信。

農曆七月，這裡的人稱之為「鬼月」，不僅似神似鬼的牛郎和織女，可以在天橋做一年一度的相會，連諸家「兄弟」也可以在這三十天裡，或回家探視，或出外旅遊，或報恩雪仇……，於是，篤信鬼神的人們，為了個人的身家性命，不去招惹那些飄忽的魅影，這個不行做，那個不准動，社會的大動脈彷彿停止了運作。而我這個仰賴固定收入維生的人，卻叨盡了「兄弟」們的光，粉紅色炸彈不上門了，壽宴生日的喜帖不見了，新居落成，職業酒會的「闔第光臨」也全失了蹤跡……，讓我舒舒適適的過了一個月。這一下，我不禁要念了：「阿彌陀佛」、「真主保佑」、「聖母瑪麗亞」……<sup>82</sup>

彭竹予寫下此文，主要是希望台灣的民眾能理智的破除迷信，「過猷不及」，只要

---

<sup>81</sup> 樂天：〈談禁說忌〉，《臺灣公論報》1991年9月7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7。

<sup>82</sup> 樂天：〈談禁說忌〉，《臺灣公論報》1991年9月7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7。

在生活上處處注意細節，小心防範，就能減少意外的發生。事在人為，古有名訓「敬鬼神而遠之」，切莫以訛傳訛，再自己嚇自己，由於胡思亂想，造成無事變有事，就得不償失了。足見彭竹予關心社會上的每個人，用心提醒，再三叮嚀，完全是知識份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胸襟。

## 二、殯家怪象

彭竹予當兵時住過台灣許多地方，看過無數奇奇怪怪的事，最讓他無法接受的就是「出殯送葬」的過程。他百思不得其解，這次真的考倒他了，連他也無言以對，實在太匪夷所思，他只能以「怪像」來形容。

我在台灣各地住了三十多年，睜大兩隻眼睛，看了不止千百人間怪事，而最教我百思不解的，就是替死人開路喝道的盛事了。事情演變到今天，正好湊成三部曲，我無以名之，姑且說成是「出殯三部曲」吧。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出殯的花樣，究竟是怪也不怪？<sup>83</sup>

就像台灣諺語說的，「死後拜一顆豬頭，不如生前給一粒土豆」。彭竹予也認為生前對父母孝順比較重要，死後極盡鋪張奢華又有何用？但往往事與願違，世人常常父母在世時不聞不問居多，父母死後才後悔莫及。彭竹予畢竟是二十來歲才到台灣，他無法了解在台灣社會一些風俗民情的約定俗成，不一定要有原因，有些只是單純的「輸人不輸陣」（台語）。大家都愛面子，別人辦喪事花大錢請什麼來助陣，大家就一窩蜂的學，深怕被比了下去，多沒面子。風氣一旦形成，你想簡單樸素的辦喪事，不夠風光還得承受親朋好友的「輿論壓力」，深怕被罵「不肖」，很多人也只能無奈的「盲從」。文中首先是聲勢浩大的「出殯第一部曲」，彭竹予一語道破出殯隊伍嚴重「擾民」的行為，不可取。不僅無辜的民眾遇到有「行不得也」之苦，所經之地還要忍受送喪隊伍一路上故意大聲吹吹打打的「噪音」。

<sup>83</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5。

首先，我所觀賞的出殯行列，的確是聲勢浩大，驚天動地。君不見在您所住的市鎮，一旦有事外出，恰好遇到這種「備極哀榮」的壯觀場面，常有行不得也之苦？樂隊一個接一個，僧侶、道士、尼姑，一行接一行，而車載人擎的輓幛、花圈、哀聯什麼的，更是有名皆具，於是，車聲隆隆，樂聲遍遍，極盡熱鬧的能事；萬人空巷之餘，駐守圍觀的人群，就指指點點的，評死論生，才將西洋鏡拆穿了，原來躺在靈柩裏的人，大半是生前受盡子女的折磨虐待，含冤而死。老的一死，億萬家財落在「不肖子女」之手，唯恐遭人非議，落人唾罵，於是假裝哀傷，掩人耳目的，來次奢侈的出殯，大吹大擂一番，表示我這個做子女的，既孝又順；順便也昭告街坊鄰居，今後老子繼承了黃金萬兩，該來巴結巴結了。是也不是？這是第一部。<sup>84</sup>

接著是五子哭墓的「出殯第二部曲」，「五子哭墓」是喪葬陣頭的一部分，是指專屬於喪葬儀式或出殯行列中的陣頭。台灣民間的喪葬禮俗講求熱鬧，能讓死者風光入土為主，加上遺族想表現孝心，所以「五子哭墓」、「孝女白琴」、「牽亡歌陣」、等陣頭便應運而生。<sup>85</sup> 對彭竹予而言，自己親人過世，花錢找不相干的陌生人來哭喪，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實在不足取。目前工商社會，子女們為三餐忙碌奔波，幾乎自顧不暇，尤其是住在都會區地狹人稠，辦喪事早已一切從簡。

<sup>84</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5。

<sup>85</sup> 五子哭墓和孝女白琴：「五子哭墓」和「孝女白琴」一般多是無後嗣或子女年幼無法哭靈，因此聘請陣頭代為哭喪，補償對往生者的孝思。表演內容有歌唱，有對白，如同歌仔戲的表演形式。由於這種陣頭是在表達孝順，所以表演者通常要披麻戴孝以符合禮制，其中「五子哭墓」是源自歌仔戲劇目，「孝女白琴」則是源自黃俊雄電視布袋戲劇中角色。資料來源：台灣戲曲台灣民俗藝陣 [web.pu.edu.tw/~folktw/theater/theater\\_g04.htm](http://web.pu.edu.tw/~folktw/theater/theater_g04.htm)（2012年6月）

且說第二部。早在十幾年前，我在現住的小鎮定居，有一天，騎車經過一條直街的時候，發現一塊木質的招牌，上寫「五子哭墓團」，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直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這是那門子行業？經我四處請益，得來的結論，竟是專門代人哭喪的。啊哈！總算開了耳竅了。

可是，我這顆木瓜腦袋，又轉不通了，心想：家裏死了人，傷心落淚，號啕捶胸，原是人性的表態啊！現在自己不哭，而雇人代哭，這還算人嗎？喪親之痛，是人的本性，哀極而泣，又是人的本能，如果連本性、本能都無有了，豈不是形同草木！假若死者真的地下有知，別說是五子了，即使上千上萬個職業性的「孝子」，在出殯的行列裏哭聲震天，淚灑滿地，與死者非親非故，牛頭對不上馬嘴，豈非「非其鬼而哭之」！<sup>86</sup>

最終是電子脫衣秀的「出殯第三部曲」，這是彭竹予最無法忍受的，筆鋒犀利，嘻笑怒罵，火力全開。電子琴花車是台灣特有的民俗怪象，起因於 1980 年代「大家樂」盛行時期，為感謝神明報明牌賺了大筆賭錢，為酬神才應運而生的新行業。電子琴花車是以年輕女孩穿著暴露表演歌舞為其特色，至今仍是台灣最普遍的遊行陣頭，常會出現在民間信仰的廟會活動裡，但不可諱言的它的存在的確造成社會許多負面影響。花車女郎的暴露服裝和熱情艷舞，對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兒童當然會產生不良影響，而公然裸露或表演色情動作也會敗壞社會善良風俗。<sup>87</sup>這些缺點，在「電子琴花車」剛萌芽時，彭竹予就觀察到了，認為此風不可長，已大加撻罰，可惜，仍無力阻止，徒嘆奈何！

最後的一部，就是最近才興起的，電子琴花車所耍的花招，更是透著滑稽，漫著荒唐的大糗事。

<sup>86</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5-436。

<sup>87</sup> 資料來源：台灣戲曲台灣民俗藝陣 [web.pu.edu.tw/~folk/w/theater/theater\\_g04.htm](http://web.pu.edu.tw/~folk/w/theater/theater_g04.htm)（2012年6月）

用電子琴奏哀樂，增添幾分淒慘的氣氛，原是無可厚非的點子，但是，不知從那一家開始，也不知為了啥子原因，居然在電子琴花車的後端，雇了兩三個妙齡女郎，穿著寸縷片布，扭著細腰肥臀，擠眉弄眼地，在喪家的行列裏賣弄她原始的媚情。這就教我老人家敲破腦袋瓜也想不透的怪事了，假如死的是一名風流成性的色鬼，讓他樂在九泉，盡一份子女的孝心，還則罷了；可是，事情並不是這麼單純，據我所知，流風所至，習以為常，不管死的是張家大爺，或是李家太婆，別家既以脫衣女相襯，咱家何不東施效顰一番。於是，出殯與脫扭，成了不解緣啦！<sup>88</sup>

彭竹予雖然知道自己的影響有限，對這不良的風俗習慣無能為力，無法改變這誇張離譜的社會現象，但他仍然對同住在台灣的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苦口婆心的提醒，提醒大家千萬不要一味盲目的跟流行，提醒大家這樣荒腔走板的出殯行為並不值得仿效，真是用心良苦。

我老夫子雖然唸了幾行孔曰孟云，卻也不是一個茅塞不開，跟不上時代的守舊份子，說情衡理，總還可以捏一個分寸。可是，對於今天流行在大城小鎮的出殯行列，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的怪異現象，時在搖頭嘆息，不可思議。無可奈何的，我既不是十殿閻王，也不是天主上帝，更不是責司人間是非的長字輩人物，我只有一枝快要生鏽的禿筆，莫名其所以然之後，祇有寫出來發洩發洩了。<sup>89</sup>

彭竹予的散文主題明確，有潛在振奮人心的力量，散發著關懷和愛。有時寫來也是令人發噱。他這一生心酸血淚看盡人生百態，什麼苦沒吃過？什麼事沒做過？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他笑看人生，把握當下，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每分每

---

<sup>88</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6。

<sup>89</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6。

秒，認真的過每一天。他文如其人，使得彭竹予的散文也像他兩眼炯炯有神般的提神醒腦，一再提醒讀者努力上進的重要。他對家人，對社會，對國家總有滿滿的關愛和期待。



## 第四章 彭竹子散文的知性書寫和感性書寫

彭竹子散文書寫的風格樸實無華、清新自然。他將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信手拈來，寫出了親切熟悉、輕鬆愉快又有鼓舞人心、奮發向上的力量。讀了他如沐春風的散文後，會產生一種無形的力量，一種知福惜福的反省力量。

彭竹子雖然小時候書讀的不多，卻更加把握每個讀書的機會拼命用功，加上他不凡的人生閱歷，吃過別人沒吃過的苦，走過別人沒走過的路，思慮益顯成熟，生命愈益豁達。他的文章知性與感性兼具，如同他的為人處事，談笑風生又循循善誘，甚至挽救過兩個差點想不開的年輕生命(見〈生命何辜〉一文)。他人品高潔，磊落光明，亦師亦友的影響著無數的莘莘學子。鄭英男在〈我所熟悉的彭竹子〉中分析彭竹子的散文和小說提到：「他所寫的大多是以他的生活經驗為題材。雖然他的過去是那麼淒涼，那麼帶滿血淚，然而，他的字裡行間找不到一句怨懣和哀聲嘆氣的字眼，他很藝術地以堅強化悲憤為力量，並穿插幽默的筆調，把握故事主題，所以，他的文字使人讀來不會感染到絲毫哀傷，而且你能感到的他文字時時閃爍著給予我們生命至理的啓示。」<sup>1</sup>這就是彭竹子用生命寫作的感人力量，當一個作家奮力而勇敢的寫出血淚交織的生命歷程，在文章中時時鼓勵人心迎向光明面，這文章是無價的，是我們社會珍貴的文化資產。鄭明俐教授說：「文學家是生存於社會的人物，不僅有一己的個性情懷，也有思想見解，其價值觀與人生觀會用各種方式流露在作品中，知性散文視作品風格而有直接間接的表達方式，感性散文的主題則大部分都是直接而明朗的表達出來。」<sup>2</sup>

彭竹子的散文作品不論偏知性或偏感性的書寫，都有融入他愛學生、愛家、愛鄉、愛國的人生觀，他愛他周遭的一切，他用寫作來表達他對社會國家的關心和期待。如同鄭明俐教授所說：「散文是一種發掘自我的文類，不論知性散文或

<sup>1</sup> 彭徐：〈我所熟悉的彭竹子〉，《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75。

<sup>2</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3月，頁24。

感性散文，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會流露出書寫者的個性人格。」<sup>3</sup>

研究和分析彭竹予的散文文本之後，本章將其散文分成知性書寫、感性書寫兩大類型。知性散文主要是傳達彭竹予對人、事、物的思想觀念和見解學識為主，足以表現其個人的智慧結晶及博學廣聞。感性散文可呈現彭竹予的人格情懷和懷鄉感觸，是他內心最柔軟的部分。社會批評則為彭竹予對於一些社會怪象的大聲疾呼，期望社會能改善不良的風俗，有著積極正面的意義。

## 第一節 彭竹予散文的知性書寫

### 一、讀書正確觀

作家的人格特質深深左右著其文學作品的呈現，彭竹予歷經苦難，從小面臨多次生死離別的抉擇，他都能冷靜理性的面對，尤其難能可貴。即使在抗戰的第二年他在教養院，不久傳來父親病死上海街頭並且屍骨不知去向的噩耗，接著是弟弟和妹妹相繼被母親帶走，下落不明的打擊。他十來歲的孩子，一夕之間成了形單影隻的孤兒。面對這樣殘酷的和茫茫的未來，他仍然擒住淚水、咬緊牙關。不但沒有心生畏怯，反而像大人般冷靜理性的正面思考，鼓勵自己一定要勇敢的面對今後的一切苦難，絕對不輕言放棄生存，更加把握任何上進的機會。

我強忍住滿腔悲憤，不哭，我要試試我自己的血液裏，是否含有父親堅毅不屈的個性，去忍受今後的一切苦難！

背著一身的傷痛，我發誓先充實自己的學問，然後去創造一番事業；為父親，為那個被您一手摧毀的家，吐一口怨氣。<sup>4</sup>

彭竹予的散文往往情感內斂，不濫情、不矯揉做作，不斷地重新審視自己，

<sup>3</sup> 鄭明嫻：《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3月，頁62-63。

<sup>4</sup> 彭徐：〈母親，您不該走的〉，《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

並客觀的寫出自己當時的景況，且傳達出他對事情的見解。正如余光中所說：「所謂『知性』，可以析為兩端，一是知識，一是思考。有知識而無見解，只是一堆死資料。思想的多而知識不夠，又淪於空想。」<sup>5</sup>彭竹予的知性散文都是既有知識為血肉，又有見解為筋脈，的確值得讀者深思和學習的。例如他曾經爲了考高等檢定考試而廢寢忘食的讀書，讀到腦袋思痛欲裂，幾乎不惜危害到生命。這兩年多的「拼命」讀書，雖未考上高考，但在二十五年後卻發揮作用，讓他順利考上「國中教師檢定」。他把自己努力不懈的讀書過程寫下，主要是想發揮他最終成功的影響力，多鼓勵學生，希望大家都能把握當下努力的讀書，即使眼前看不到明顯的好處，一旦時機成熟，總有成功的一天。藉此傳達他非常重視「認真讀書」的思想見解。

「舜人也，余亦人也。」我不求多，只要參加一項就夠了。在學識基礎上，我不及孫班長，但是，只要下定決心，努力以赴，定能如願以償。……而我負責的又是最繁瑣的行政工作，外勤和內勤兼而有之，真是忙上加忙。但是，既然下定決心讀書，忙也好，累也好，都不能作為因循的藉口，不管是半小時，甚至幾分鐘，都要緊緊的抓住。<sup>6</sup>

彭竹予是一個生活的實踐者，不是空想家，他把他身體力行的經驗分享給讀者，期勉讀者能努力讀書，創造更美好的未來。他只是想拋磚引玉，讓努力不懈不是口號，而是真正的落實在每個人的生活裡。如同鄭明俐教授說：「知性散文在文章中分明傳達了許多意見、許多感情，卻是最能節制『情溢乎辭』，給人毫不濫情之感」<sup>7</sup>。

### (一)爲讀書而讀書

〈爲讀書而讀書〉是彭竹予接下《雲林青年》主編後，以筆名古行人在《雲

<sup>5</sup> 余光中：〈中國山水遊記的知性〉，《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1994年，頁51-52。

<sup>6</sup> 彭竹予：〈沉湎高考—45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51。

<sup>7</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3月，頁69。

林青年》發表的文章。主要是傳達彭竹子對「讀書」這個議題的主張，採直接說理的方式。他自己是自學苦讀長大的，非常珍惜讀書的機會，文中提到「欲讀無書的人，纔是最悲哀的。」這是他心底的痛。文章一開始他首先提到「讀書的好處太多了，說也說不完。……唯有讀萬卷書的人，纔能體會到『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真切意義，而古時候的那些『懸樑刺股』、『鑿壁借燈』的故事，聽來也不覺詫異了。」<sup>8</sup>這是他真情真意發自內心的思想見識，雖然是老調重彈，古聖先賢鼓勵人多讀書的文章不知凡幾，他仍不厭其煩的分析讀書的好處，強調純正讀書動機的重要，不斷地導引《雲林青年》的莘莘學子讀書的正確觀念。

讀書是在擴展知識的領域，不是跟別人鬭氣；讀書是充實自己，不是做給旁人看的；讀書求的是真才實學，不在爭分數的高低；讀書是一項樂趣，不是精神上的負荷。當我們開卷研讀時，千萬不能存有名利權位的絲毫動機，否則，書讀多了，害了自己，也危害了別人，這種例證太多太多了。

9

彭竹子不僅淡泊名利而且非常喜愛讀書和寫作，「讀書是一項樂趣」是他實踐後的結論，也是他真誠的勸導，正因為他的學問大部分是自己認真讀來的，所以寫出來的文句更有效度，深深影響讀者。

這些肺腑之言的呼籲雖然鏗鏘有力，言之鑿鑿，但畢竟有些抽象。於是彭竹子在這段語重心長的談話之前，特意加上了一段真實的故事以強調讀書動機不良的危險和凸顯正確動機的重要。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甲乙兩個女生，從初中到大學，都是同校同班，她們

<sup>8</sup> 古行人：〈為讀書而讀書〉，《雲林青年》，第十四卷第八九期，1967年9月，頁18。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59。

<sup>9</sup> 古行人：〈為讀書而讀書〉，《雲林青年》，第十四卷第八九期，1967年9月，頁18。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59。

功課之好，始終在伯仲之間，不是甲得冠軍，便是乙拿第一，但全校的魁首，每次祇有一個，因之，兩人就拼命的爭逐。到了大學最後一年，他們就更形緊張，而且志在必得，以贏取最後的勝利。當成績發布了，甲比乙的分數祇少了零點二分，屈居第二，當天晚上，甲生認為是奇恥大辱，竟草草的結束了自己的生命。<sup>10</sup>

足見彭竹子十分了解一般讀者的心理活動，他明白說故事的力量最直接也最能打動人心，尤其是他說的故事並非杜撰，而是從一位教授口中說出的一段血淋淋的教訓，真人真事的陳述對類似情境的人有如施以當頭棒喝，立刻覺醒。這故事就好比救命仙丹，他期待能喚醒許多因錯誤的讀書動機而迷失的羔羊，足見其用心良苦。相信看完故事後，讀書不為名不為利，是為讀書而讀，會深植在青年朋友的心中。

## (二)自己主動讀書

〈為自己而讀書〉是寫於彭竹子成為國中教師之後，發表在中央日報的「中學生」專刊的三十二篇文章裡的其中一篇，並收錄在民國七十年四月出版的《粉筆生涯》一書中。足見彭竹子文中的思想觀點、智慧和見識一旦透過報紙的刊登，那影響力是無遠弗界的，不只是對當時全國的中學生，也對所有習慣看報紙的人都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整篇文章用一種親切的態度，第一句「你一定聽說過：」好似在讀者的面前親切的談話，站在學生的角度來看讀書這件事。彭竹子不諷刺、不批評學生，頂多是似好朋友般的誠懇勸導。讀完此文後，足可使讀者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的自然而然的「為自己」讀書。首先，彭竹子先提到大人的不是，有意和孩子站在同一方，先取得孩子的信任，接著再對孩子曉以大義。這是一種高明有效的溝通技

---

<sup>10</sup> 古行人：〈為讀書而讀書〉，《雲林青年》，第十四卷第八九期，1967年9月，頁18。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59。

巧，在教育心理學上稱之為「同理心傾聽」(empathetic listening)<sup>11</sup>，可保持師生間開放的溝通管道，較可避免說者諄諄，聽者藐藐的無效溝通。

在家庭，父親或母親的叮嚀裏，經常夾在語詞中的，是「給我」讀書；在學校，老師的訓誨也往往有「給我」記住或什麼的，於是，有些學生就困惑了：究竟我是為誰讀書？為父母、還是為老師？

讀書，不為任何人，為自己！

其所以有為什麼人讀書的錯誤觀念，是成年人在向孩子們說話的時候，措詞不當、用語不慎的結果，一而再，再而三，日積月累，在說者無意、而聽者有心的狀況下，灌注塑成的。<sup>12</sup>

接著再曉以大義，點出師長們的苦心，反過來要求小孩子們也要對長輩們有「同理心」，也要體諒父母師長的職責所在，即使長輩們措辭語氣不當，但是出發點是善意的。彭竹子亦師亦友的努力化解親子和師生之間的衝突，寫這篇文章真是用心良苦，也感受到他對中學生關愛備至溢於言表，也藉此段文章說出自己身為人父人師的心聲。

做父母的，做老師的，在訓勉自己子弟時，在語氣上難免嚴厲威武，在措詞上又欠妥當，但是，他們的心意卻是一致的：要做學生的你，專心課業，認真求學。

因為你是父母的子女，他有責任，才在你懵懵無知的年齡，耳提面命，嚴加督飭；他有希望，希望自己的子女，子成龍，女成鳳，鶴立雞群，出人頭地，在諸親眾友之間，揚眉昂首，光耀門楣。

因為你是老師的學生，他要忠於職守，才在你精神恍惚的時候，穩定你，

---

<sup>11</sup> 朱敬先：〈教室管理與師生溝通〉，《教育心理學——教學取向》，五南圖書公司，2000年3月，頁394。

<sup>12</sup> 彭竹子：〈為自己而讀書〉，《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61-62。

在你心志懈怠的時候，鞭策你，情緒沮喪的時候，勉勵你，言行乖張的時候，矯治你。老師更有充沛的愛心，強烈的榮譽感，他絕對不願意自己的學生，將美好的青春，虛擲在嬉戲中，將鼎盛的精神，耗損在荒唐裏，「教不嚴、師之情」，做老師的能做睜眼瞎子嗎？<sup>13</sup>

文章的重點是要鼓勵孩子主動求知，讀書不為別人是為了自己。彭竹予寫出他對「讀書」的思想見解，他認為財富不如學問，他分析原因讓孩子們認同他的想法。

讀書，旨在追求知識，學習待人接物的道理，一經修習而得，完全屬於個人所有，與別人無涉。學問如與財物相比，就顯其永恆和獨佔的特性，舉些淺例來說：某人有龐大的產業和億萬金帛，天災可以毀滅它，人禍可以劫奪它，換句話說，今天腰纏萬貫，明天可能赤貧如洗，它之屬於某人，既是短暫的，也是身外的；唯有學問，是純粹屬於一己的，竊賊無法偷盜，匪徒不能掠奪，祝融肆虐，水神侵襲，學問依然存在心腦之中，不損毫末，因為，它與個體的生命相融結，不能分解的。<sup>14</sup>

鄭明俐教授說：「知性散文的目的是得到對方的共識，它以傳達書寫者的思想觀念為主，理性的主題訴求乃是順理成章。」彭竹予最終也是希望看過此篇文章的人都可以順理成章、心甘情願的為自己而努力讀書。

## 二、生命誠可貴

### (一) 珍惜生命

〈生命何辜〉一文中，彭竹予仔細的描述兩位優秀的高中女學生，先後遇到一些挫折，差點就輕生的過程。還好最後皆喜劇收場，一位考上台大歷史系，另

<sup>13</sup> 彭竹予：〈為自己而讀書〉，《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62。

<sup>14</sup> 彭竹予：〈為自己而讀書〉，《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62-63。

一位成爲國中教師。第一個女生是自己個性驕縱難與人相處，以至於孤立無友而陷入絕境。

有一個高二的女學生，她的功課是全校出名的好，國學好，英語數理更好，會說，也會寫，簡直是無所不好，於是養成了目中無人的驕縱心理，什麼人都瞧不起了，因此，她失去了同學之誼，師生之情，也得不到家的溫馨，自己孤立起來了。孤立的代名詞是寂寞，寂寞的學生兄弟便是苦悶，這個時候，盤旋在腦際的唯一感覺，就是生趣索然。她偷偷的儲存了八十五顆安眠藥。

大概是想到「這麼年輕，死不甘心」吧？跑來找我聊天了，談生談死，談人談事，語鋒都是很尖銳的。真該感謝我這一生中所受的革命教育，在軍中二十多年，耳濡目染，對於生與死的觀念，已有積極性的瞭解，而她又是個領悟力很強的女孩，雖有爭辯，卻無法否定我用血汗獲得的革命人生觀。

她醒了，也改變了待人處世的態度。兩年後，她考取了臺大歷史系，那是我建議她填的第一志願，藉此多接觸古今中外的史實，做一個不負歷史的巾幗英豪。<sup>15</sup>

這個女孩連安眠藥都準備好了，可見其死意十分堅決，彭竹予在與她溝通生死的話題上稍不留神，很可能功虧一簣，一個台大的精英份子可能從此在地球消失。足見彭竹予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的功力一流，再加上人格特質給人足夠的信賴感，才能拯救這個寂寞無助的靈魂。第二個女孩則是環境造成的挫折：

另一個是高三的女學生，決定在她十八歲生日那天，了卻個人的生命。理

---

<sup>15</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294。

由是，父親嗜賭成性，不顧家庭生計，反而動輒毆辱妻女，使全家常年籠罩在慘雲愁霧的境遇；而個人又患了一種不易治療的痼疾，至為苦惱。於是，她認為，活為一天，就多受一天心靈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何不一了百了，以死解痛！

生命只有一個，將它扼殺了，再也沒有重生的機會。她又猶豫了。在她預定赴死的時刻之前三個小時，打電話約我出去，在一家水果店面對面的坐著。我從她臉上發現，內心正被痛苦絞弄著。她卻又不願吐露心事。我就用迂迴的談話技巧，由閒聊而漸漸的轉入她的痛處，她哭了，也坦誠的敘述出肺腑內的矛盾。

我心裏雖然緊張，神態上仍然裝出一副極其輕盈自在的模樣，然後，以我的治事經驗和處世哲學，很簡明而迅捷的指點她因應的途徑，強調的是：這些問題不值得你用生命去作賭注！<sup>16</sup>

第二個女孩的挫折來自家人，而且她羞於啓齒，還好彭竹予用「迂迴」的談話技巧，慢慢引導她釋放壓力轉而勇敢面對惡劣的環境，最後終於不再選擇逃避。

這兩次成功的救援經驗，提醒了彭竹予「生命教育」的重要，彭在民國六十七年寫的這篇文章，就說到學校的教師很少人會在講台上與學生談到生命價值觀的問題，可謂洞燭機先。三十幾年後的今天，教育主管機關已注意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也要求教師在課堂上要多補充有關「生命教育」的議題。從這兩個事件可觀察出彭竹予的機智和靈敏，足為「生命教育」的先知先覺者。

## (二)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大義〉是彭竹予對「生命」的詮釋，他用堅定的語氣告訴青年學子生命的真正意義不是活著就好，還要有理想有抱負的活著，讓自己的生命可以燦爛可以永恆。他期望大家要動腦去思考生命的價值，不要渾渾噩噩過一生，變成

---

<sup>16</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294-295。

一個「活的死人」。他用自己舉例來說明：

譬如：我現在寫文章，用我的思想，用我的觀念，甚至用我的感情；這些，在在都證明這是我生命在活動。沒有生命，便抓不穩筆桿，沒有生命，就為不成章句，「我思故我在」，這正是生命最奧秘的寫照。<sup>17</sup>

有時學生常問他：「人，為什麼要活著？」，遇到這樣的問題，他會盡可能避免理論性的說教。他會從現實生活中，找一些不知珍惜生命的實際案例來討論，來啟發學生思考生命的價值到底為何？透過師生問答經過的寫出，使讀者的思考跟著問答起伏，於是形成了筆者和讀者隔著時空「思想互動」。

例如：前些日子某影劇演員跳樓自殺，這是家喻戶曉的社會新聞，我就會反問學生：「他為什麼要自殺？」不論答案是撲朔迷離的，或是道聽塗說的，我一定還會追問：「他死得有沒有價值？」當然沒有。又如那些為婚姻不遂而自盡的，為經商失敗而走上絕路的，為家庭不和而吞食藥物的，為聯考落第而……都是逃避的行為，更是懦弱的表現。<sup>18</sup>

鄭明俐教授曾說，優美的知性散文內容可以增加讀者的見識，拓展讀者的思考空間，還可以開闊讀者的心靈視野。<sup>19</sup>而讀彭竹予的散文還可以「振奮人心」，令讀者讀完後不由自主的「勇往直前」，立志要做一個「活的活人」。

父母給我們生命，是要我們面對橫逆產生勇氣，瀕臨絕望而鼓動生機。一個任意放棄生存權利的人，才是最愚蠢而不堪憐憫的。反過來說，一個為婚姻而捨生的人，他的生命全部，只是婚姻；為經商失敗而就死的人，他

<sup>17</sup> 彭竹予：〈生命的大義〉，《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52。

<sup>18</sup> 彭竹予：〈生命的大義〉，《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53。

<sup>19</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3月，頁57。

的生命內涵，也只是一個錢字，生命的意義，何其狹小，生命的價值，何其微弱！……人的生命所以珍貴，因為有與眾獸不同的理想遠景，沒有理想遠景的人生，也就抹煞了生命的人。……所謂「活的活人」，就是要使生命的甘露，不虞匱乏，不使它虛度浪擲，有一天，做一天，有一時，做一時，克盡已責，含笑瞑目，就是「活著的活人了」。<sup>20</sup>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文章最後把生命的大義歸結到家國之愛，彭竹子認為這是身為知識份子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他最欣賞文天祥的豪情壯志和愛國情操，認為文天祥的捨生取義，足為學生的典範。<sup>21</sup>由於他崇拜文天祥的崇高氣節，無形中也會期望學生能學習先賢的愛國胸襟。

人的生命只有一個，它的用途也僅有一次，就因為其一不再，當我們擁有生命的今天，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生命，抹上光輝的色彩，切忌自我毀滅，更不要讓它蒙上晦暗的塵垢，在有生命的活躍分秒中，立下宏願，訂定志趣，做一番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為民族、為國家、為社會，鞠躬盡瘁，才不辜負我這堅實的生命啊！<sup>22</sup>

這也是彭竹子對教育成功與否的最大期待，也是他一生努力的方向。他希望教出懂得愛惜生命、回饋社會、報效國家，懂得適時讓生命發光發熱的學生。

### 三、國家民族愛

猶太人亡國了一千多年後，好不容易再次建立以色列這個國家，全國上下團結一致，為了保護國家得以存在，每個人都準備好隨時可以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犧牲一切在所不惜。只有失去過國家的人才知道亡國的悲哀，才更體會愛國

<sup>20</sup> 彭竹子：〈生命的大義〉，《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53-55。

<sup>21</sup> 彭竹子：〈讀書為了救國〉，《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30。

<sup>22</sup> 彭竹子：〈生命的大義〉，《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56。

的重要。彭竹予因為國共戰爭而失去家園親人，跟著軍隊來到台灣後，國家局面穩定了，百姓也漸漸的安居樂業，他比平常人更清楚國家安定的重要。所以他在文章中不時的呼籲「沒有國？哪裡會有家？」

### (一)再教〈失根的蘭花〉

〈失根的蘭花〉是陳之藩《旅美小簡》書中的一篇文章，與〈謝天〉和〈哲學家皇帝〉都曾被選為國中的國文教材。彭竹予從第一次在國中課本教受此文章之後，就深深烙印心中，十分熱愛。尤其是文章最後兩段：「宋末畫家鄭思肖畫蘭，連根帶葉均飄於空中。人問其故，他說：『國土淪亡，根著何處？』國，就是根，沒有國的人，是沒有根的草，不待風雨折磨，即行枯萎了。我十幾歲就無家可歸，並未覺其苦。十幾年後，祖國已破，卻深覺出個中滋味了。不是有人說：『頭可斷，血可流，身不可辱』嗎？我覺得，應該是『身可辱，家可破，國不可亡。』」<sup>23</sup>彭竹予心有戚戚焉，正是他人生的寫照。

為了強調這篇課文的重要，含義非凡，我總共用了將近三節課的時間；才把它講完，重點則放在從「宋末畫家鄭思肖畫蘭，連根帶葉均飄於空中」開始，一直到結尾，因為在這最後兩小段——一百多字的結語中，每一個字，每一句，都像一根堅實的簧片，鏗然地撥動我的心弦，尤其讀到陳之藩先生認為：「國，就是根，沒有國的人，是沒有根的草」這幾句話時，更教我如夢初醒而大徹大悟<sup>24</sup>

彭竹予除了藉由〈失根的蘭花〉一文來提醒讀者國家的重要性，更撻伐當時社會的政治亂象。他語重心長的呼籲大家不要人云亦云、道聽塗說，要擦亮雙眼，理性的面對，更不受威脅利誘，要選賢與能。

<sup>23</sup> 陳之藩：〈失根的蘭花〉，《旅美小簡》，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896年，頁37-38。

<sup>24</sup> 叔軍：〈再教「失根的蘭花」〉，《青年日報》副刊第12版，1986年11月8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0。

於是藉「失根的蘭花」，我告誡自己的學生：如果想保有這片乾淨的國土，如果不願放棄已擁有的富庶安康日子，如果還要追求更美好的明天，我們大家來做二件事：消極的，不去聽他們的胡言亂語，顛倒黑白的論調；也不參加或湊熱鬧的方式，壯大他們陣容，以免造成他們的錯覺，認為支持他們的人民「眾多」。積極的，在今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睜大我們的眼睛，不受賄賂，不受脅迫，公正無私地勸導自己的家人，把選票投給真能為國家社會設想，為地方民眾服務的候選人。<sup>25</sup>

足見彭竹予教書不是只傳授死背的知識，他會將教材結合時事再加以歸納分析，使知識運用在生活中。他的真知灼見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是十分受用。

## (二) 快樂的三民人

〈快樂的三民人〉猛一看，會直接聯想到「三民主義」，細讀文章內容後會莞爾一笑。原來作者所謂的「三民」是指「國民、公民、榮民」，而彭竹予談的對象其實是他自己，他就是一個同時擁有三種身分，既驕傲又快樂的中華民國「三民人」。

中華民國的國民身分，是自然取得的；根據民法規定：滿二十足歲的國民，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公民；榮民的頭銜卻不是人人可以擁有的。而我，萬分幸運的具有了國民、公民和榮民的「三民人」。<sup>26</sup>

對他而言，擁有公民的權益，相對的也有公民應盡的義務，他表面上說自己，其實是在提醒所有的人。尤其他特別強調「選舉權」的行使，更是要大家「冷靜」用心選擇，投下神聖的一票，千萬不可馬虎。一個國家要政治清明，必須好人出

<sup>25</sup> 叔軍：〈再教「失根的蘭花」〉，《青年日報》副刊第12版，1986年11月8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1。

<sup>26</sup> 叔軍：〈快樂的三民人〉，《雲縣青溪》第二版，1991年10月1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4。

頭，才能長治久安。表示他十分關心國家的選舉，注意社會的脈動。

擁有公民權，同時也有了服兵役的義務，在血和淚揉和的苦難日子裏，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漫長歲月，我親身體會了這個復興基地的一切成長，由貧窮而富裕，由動蕩而安定，像是肩上卸落了重責，向軍營揮手告別了。公民，在選舉權的行使上，最為神氣了。在歷次的選舉活動中，我不知投下了多少選票，而每次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般的唯恐錯投對象，有辱我的公民大權，因此，在各候選人活動期間，睜大眼睛看，豎起耳朵聽，再用冷靜的頭腦思量，鎖定一位理想人選，不懼威脅，不為利誘，不被欺瞞。值得欣慰的是，凡經我圈選的人，必定高票當選，可見，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人一定出頭；譁眾取寵，口是心非的，勢必慘敗。<sup>27</sup>

身為中華民國公民的彭竹予，文章內容寫得不是國家該如何照顧公民，補貼生活費或是醫療費給公民等之類的，只想著如何要求政府給福利。反而是強調公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應讓好人出頭。他提醒大家能為國家做甚麼？也很慶幸自己能不貪生不怕死的面對挑戰，而能有幸成為「榮民」。

但是，自認還有一份捨我其誰的清明理智，以及滿腔沸騰的熱血，企求灑落在祖國大地的豪邁之氣。如果，當年貪生怕死；如果，當年兒女情長；如果，當年難捨物欲；如果，當年志節不堅；如果……。那有我今天的榮民之冠！

回首往塵，歷歷如新，不管今後個人的史頁，還能抹上多少色彩，對於已被消損的日子，點點滴滴地猶見血淚，不復空白了。

我的快樂，就建築在自我追求的奮鬥中，不論國民、公民、榮民，都有一

---

<sup>27</sup>叔軍：〈快樂的三民人〉，《雲縣青溪》第二版，1991年10月1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4。

份自勉和自傲。<sup>28</sup>

從本文足以看出彭竹予對國家的愛，只求付出，不求回報。而且自我要求、自我反省是否有當一個稱職的好公民、好榮民。愛國之心，溢於言表，以身作則，說服力十足。最後與讀者共勉，自我奮鬥的過程，就是一種快樂，一種驕傲。

#### 四、報導文學<sup>29</sup>

鄭明娟教授認為報導文學是力求客觀的報導性文字，作者搜集和體驗各種見聞與紙上資料，再加以記錄報導的散文體裁。其所報導的客體必須綜合「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sup>30</sup>在〈揹著榮字的老兵〉的結語中，彭竹予自己說明他所報導的十位榮民，只是經由各地的記者筆下流傳的一小部分而已，足見彭竹予平常有搜集各地方記者有關榮民義行的真實報導，再加以挑選記錄整理而寫成此文。作者本身也是一位榮民作家，對同是榮民相知相惜的感動更易融入報導中。

〈揹著榮字的老兵〉是彭竹予在民國七十八年參加國軍第二十五屆文藝金像獎競賽，獲得報導文學佳作獎的文章。雖然有許多學者主張「國軍文藝金像獎」或「中山文藝獎」中，雖設有報導文學的獎項，不過是反映反共文學的價值，或是既者駐外記者的見聞、通訊，並無對台灣鄉土環境民情風土的報導。但是〈揹著榮字的老兵〉的內容，列舉了十位散布在台灣各地的榮民當例子，介紹他們不但已把「異鄉當故鄉」，榮民弟兄也深愛這些一起住在寶島上的居民，從報導中榮民弟兄與鄉里間互助互愛的動人故事，誰說缺乏台灣鄉土民情的報導。

在台灣報導文學理論有許多是在新聞學的影響下產生的，也就是說「報導

<sup>28</sup> 叔軍：〈快樂的三民人〉，《雲縣青溪》第二版，1991年10月1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34。

<sup>29</sup> 報導文學的特性，就是把社會上種種自然發生的現象，從作品中報導出來，藉此把事實告訴讀者。同時更透過此種途徑，給予讀者思想上的啟發。（《中華日報》南部版主任孫午南演講「報導文學」，1970年2月14日。）賴富美：〈澄清湖畔五日記〉，《雲林青年》第十七卷第二、三期，1970年3月29日，頁59。

<sup>30</sup> 鄭明娟：〈特殊結構的類型〉，《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8月，頁254。

文學」在台灣大多數是屬於新聞報導的文稿衍生出的文學類型。<sup>31</sup>在《報導文學讀本》一書中也提到：「動人的報導文學作品必須以句被社會改革功能的意圖為核心，並且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觀察事件，佐以採訪充實作品觀點，透過具有感染力的描述、敘事與結構安排，再現出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sup>32</sup>而彭竹予的〈揹著榮字的老兵〉正是具有動人的報導和社會改革意圖的作品。

### (一)揹著榮字的老兵

望文生義，看到文章的篇名，就知道退除役官兵們揹著「榮民」這個十字架有多麼沉重。彭竹予本身就是一個律己甚嚴的人，退伍後成為榮民，更是處處謹言慎行，深怕有辱「榮」民的形象。

民國七十一年在輔導會主辦的一場訪問轉業榮民座談會中，彭竹予站起來發言，侃侃而談，呼籲大家為了要維護「榮民」這得來不易的標識，他鼓勵所有的退除役官兵不要被有心人故施打擊而灰心，反而要為國家的建設作更多的貢獻。他盼望每一位退除役官兵，共勉共行，貫徹始終，全力來贏得最高信譽，爭取最高榮耀，樹立起退除役官兵在人民心中的完美形象。他提出五項的實施要件：一、潔身自愛，奉公守法。二、捨己為人，服務社會。三、見義勇為，不畏強梁。四、明辨是非，站穩立場。五、愛國愛鄉，擁護國策。<sup>33</sup>彭竹予以自己小學未畢業，透過國家的體恤和栽培，才有資格為人師表，成為國中教師為例，提醒其他榮民透過政府相關單位輔導轉業後，目前大家可以生活安全，工作適任，要感謝政府制定輔導退除役官兵轉業的國策，我們榮民要飲水思源，更要不斷地助民愛民。

彭竹予平常就有搜集剪貼台灣各地有關榮民的相關報導，被報導的榮民雖然只是解甲歸田的老兵，卻都受到鄉里的敬重，同事的愛戴。〈揹著榮字的老兵〉裡的十位榮民的事蹟，正是創造榮民新形象的催化劑，也是彭竹予一直期待發生的「天助自助者」現象，就像他時常提醒榮民弟兄，若不幸受到外界誤解時，不要消極的責怪，也不能懦弱的忍受，一定要自強，唯有自強，才能獲得別人的敬

<sup>31</sup> 鄭明嫻：〈特殊結構的類型〉，《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8月，頁257。

<sup>32</sup> 向陽、須文蔚：《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年，頁31。

<sup>33</sup> 彭徐：〈我們要創造榮民的新形象〉，《復興月刊》，1983年元月號，頁11-13。

重。這十位被記者報導的退伍老兵，他們平日裡的自強不息的精神，正完全符合甚至超過彭竹予對所有榮民的期待。誠如他在文章的「導言」中所言：「這些一生戎馬，出生入死的老兵們解甲歸民以後，分居在窮鄉僻壤裏，雖然過著自甘黯淡的孤寂日子，欣翁燃燒著的仍舊是這個曾經捨命維護的國家，腦海盤旋的依然是祖先們一脈相傳的美德。有誰能像他們一樣的，把自己一生，完全奉獻給不屬於自己的」<sup>34</sup>

整篇文章彭竹予用第三人稱的視角、人文關懷的精神，來敘述十位榮民的事件。彭竹予雖然對十位榮民的著墨不多，但是他仍然以寫小說的筆法勾勒出淡淡的幾筆，使他所寫的報導不僅有人物的刻劃、環境的描寫和氛圍的感染，有時會穿插主角對作者的表白，使報導有文學價值外，也很寫實逼真，不會只是研究資料的堆砌。

### 1. 天天升旗的邱慶

文章一開始用環境的描寫帶出人物，在一個偏僻的海邊，竟住著一位受當地居民讚不絕口的榮民。接著說明邱慶雖來自異鄉，卻早已融入當地，不僅被麥寮鄉興華村的村民所接受，而且邱慶的家還成為當地的「觀光勝地」，讓村民引以為傲。

雲林縣麥寮鄉的興華村，因為瀕臨海邊，所以整天風沙強勁，居民們除了老一輩的人，有守土的觀念，每天跟風浪博鬥，習以為常外，年輕人翅膀一硬，便爭著湧向外地去了。奇怪的是，這裏卻出了一位名聞遐邇的老榮民，他就是邱慶。

邱慶在麥寮鄉落腳以後，誰也沒有把他放在眼裏，因為，他既沒有顯赫的名銜，也缺少彪炳的戰功，可是，日子久了以後，像黑夜裏突然閃起的一顆明星，受人尊敬，讓人傳頌。<sup>35</sup>

<sup>34</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71。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88。

<sup>35</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71-172。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88-389。

這樣溫馨的故事，透過報導感動了許多外省人，也讓本省人思考對「榮民」的重新定位。愛國的榮民比比皆是，並不足為奇，但是邱慶是被村民讚美「有禮貌，做人真好」這就不容易了。因為外省人通常大老粗一個，嗓門大，說話像罵人，很容易讓本省人誤會，加上語言的隔閡，的確彼此相處不易。在種種不利的因素下，邱慶的表現亮眼的確實屬不易，也可喚醒各地本省人對榮民刻板印象的重新調整。這也符合報導文學具有「社會改革功能」的意圖。

原來邱慶離開部隊以後，就在麥寮鄉農會服務，職務雖然微不足道，對工作的熱忱，卻是十分的受人稱讚，認識他的人，一提起他，都會豎起大拇指說：「邱先生卡烏禮貌，做人真好。」邱慶不僅待人謙恭和順，贏得鄉民們的美譽，而最讓人稱道的，還是他居住的環境。原來他住的是純粹農舍型的三合院，房屋已經老舊，磚牆也十九剝落，但是，經過邱慶巧手匠心的裝飾修補以後，這塊屬於他棲息的小天地，不僅煥然一新，引人注目，更由於強烈的表現了熱愛國家一片忠心，幾乎成了遠近聞名的觀光所在。

36

最後寫到邱慶一家大小，每天在家門口舉行升旗典禮，參觀的人群皆深受感動，不由自主得讚美邱慶的愛國行爲。但他邱慶卻回答：「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旗幟，它的色彩和圖案，就象徵中華民國的前途和希望，今天，國家給了我幸福的生活，我無以為報，只有每天做做升降國旗的活動，表達我內心的感念而已。」難得的是邱慶那份「感恩的心」，最值得世人學習。作者透過主角自己的表白，文章更生動有力。

## 2. 終身侍母的蘇永芝

<sup>36</sup> 彭徐：〈揸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71-172。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89。

一般人都會想要娶個妻子來分擔家務，又可以幫忙照顧年邁的父母。可是蘇永芝士官長卻有一肩扛起所有責任的「軍人本色」，堅持絕不娶妻以免強人所難。他在嘉義市永安街是遠近馳名的「現代孝子」，正所謂「大丈夫」、「真英雄」。他爲了親自侍奉年近百歲的母親，一一婉拒工廠技師的工作，也拒絕鄰居好意的說媒，全心全意只在照顧母親這件事上。

蘇永芝士官長卻有他的顧慮，曾說：「如果做媳婦的不能像我一樣服侍母親，甚至讓母親有不順心的感覺，我就成了不孝的罪人了。」

蘇士官長的母親，是隨他從成都來到臺灣的，那時候的蘇永芝才二十幾歲的小伙子。四十年的歲月過去了，如果他有娶妻生子的強烈念頭，不論在個人的生活圈子裏，或是由別人介紹撮合，那些名門閨秀，端莊賢淑的小姐，會多得讓他應接不暇。就因為別人不是自己，即使可以白首偕老的恩愛夫妻，但要她做到自己這樣的晨昏定省，餵飯更衣，巨細靡遺的全心照拂，不讓母親有一丁點的不如意，而且又是漫長的數十年寒暑，實在太強人所難了，所以，與其教母親斥為不孝，不如與寡母長相廝守，讓她安安穩穩、稱心如意的度完風燭殘年吧。<sup>37</sup>

在忙碌的現代社會，能和父母吃頓飯都很難，何況親自照顧？大部份的老人是花錢請別人看護的，或送進老人院，在民國七十二年退伍的蘇永芝士官長，真的是值得大家學習和敬佩的，也留下榮民至孝的典範。

### 3. 愛心廣被的袁鑫生

退休的榮民，尤其右眼傷殘，他還能做甚麼？獨身未娶的袁鑫生，退休後繼續省吃儉用，把辛苦存下來的錢接濟文化大學家中突遭變故的學生。文中提到，自從袁鑫生到校擔任油漆工後，以他榮民的人生經歷舉例說明，使得校內的人文

<sup>37</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76-177。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1。

關懷產生了「化學變化」。

自從他到校以後，真正的發揮熾烈的愛心，竭誠助人，一屆傳一屆，一個傳十個，學生們都知道身邊有位人人敬仰的「袁伯伯」，願意接受他的施捨，願意傾訴內心的悵鬱，而袁鑫生也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使那些一度徬徨迷惑的莘莘學子，得到醒悟而重新振作。<sup>38</sup>

他的愛心義舉獲得文化校友的推薦，而榮登第二屆的「吳尊賢愛心獎」，他也是十位受獎人中，年歲最長的老榮民。他幫助過的學生都十分爭氣，在社會上出人頭地，過年過節都爭相邀請他到家中聚餐，好好孝敬他老人家。

中國文化學院改制為大學以後，這位被全校師生尊為「袁伯伯」的老榮民，已在學校服務了二十四年，非常湊巧的，曾經接受他特別濟助和給予溫情照拂的學生，也有二十四名，這些原本面臨輟學厄運的青年人，不僅順利地戴上了方帽子，其中還有一位竟在日本獲得法學博士。袁鑫生之所以能夠獲得「吳尊賢愛心獎」的榮耀，就是這位當年獲得「袁伯伯」大力支持而學成返國的博士，以及其他類似校友共同推薦的。<sup>39</sup>

文章最後以袁鑫生的插話為結局，他實在捨不得文化大學的孩子，而文化大學的師生更希望他長命百歲。這是多麼感人的良性互動，在這土地上的人文關懷若都能如此，不就天下太平了。

袁鑫生非常滿足地告訴別人：「雖然這麼大的歲數了，還是孤家寡人一個，

---

<sup>38</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79。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2。

<sup>39</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79。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3。

可是，我過的日子很實在，很開心。」<sup>40</sup>

俗語說：「施比受更有福」，在這兒，這句話完全的應驗了。袁鑫生正是那更有福之人。

#### 4. 代親撫孤的劉祖林

省籍湖南省的劉祖林在三十八歲就以陸軍中尉奉准退役，算是十分年輕的榮民。冥冥中似乎安排好的，他鄉遇故親，住在台南安平區的漁民陳龍源，竟是劉祖林的遠房表弟。後來，善良又親切的陳龍源，誠懇的邀請單身的劉祖林一起住，就這樣成了真正住在一起的一家人。好心有好報，民國六十年陳龍源出海捕魚時，下落不明，十年後陳龍源的妻子也因肺癌過世，只留下五個失去雙親的孩子。

十年來，劉祖林與這家老少，在生活和感情上，都已融為一體了，於是，他向自己宣誓：「這個家庭的擔子，從今以後，由我來挑了！」

不幸，正當生活漸漸安穩的時候，表弟媳阿美竟然患了肺癌，在醫院治療三年，原本拮据的經濟，更因醫療費用的大量支出而負債纍纍，結果，還是挽回她那要命的惡症，終於也撒手西歸了。

劉祖林的責任更重了，但是由於他生性樂觀，又能刻苦自勵，再加上孩子們樂天知命，聰明乖巧，對待劉祖林既尊敬又孝順，雖然日子過得清苦，卻也不失和諧溫馨，總算讓劉祖林感到欣慰。<sup>41</sup>

本來劉祖林爲了表弟的五個孩子辛苦撫養的大半輩子，好不容易全都平安的長大成人，有的也成家立業，出現了第三代的小娃兒，此時正是他含飴弄孫，宜養天年享清福的時候，但他卻選擇「逍遙自在」，再度快樂的一個人過著自給自

<sup>40</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0。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3。

<sup>41</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1。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3-394。

足的生活。這種無私無我、不求回報的付出，感動了無數的人。

年越花甲的劉祖林，對表弟陳龍源的撫育責任已了，於是，他又到到安平古堡的停車場，找了一份看著車輛的工作，無憂無慮，逍遙自在。那一份純真的天倫之樂，三代同堂的幸福，直樂得劉祖林綻放爽朗的笑顏，逢人便說：「誰能比我更快樂！」<sup>42</sup>

## 5. 濟貧助困的段落才

常聽到許多事業有成的人濟貧助困，回饋社會，傳為美談。但是段落才更令人佩服的是，他自己也很窮，窮苦的他不但不用別人接濟幫助，反而更省吃儉用的把微薄的退休俸存起來捐給需要的人。他自己說即使日子過得再苦，也要效法母親的「仁愛精神」，原來是從小受到母親行善助人的影響。

原來段落才小的時候，他母親就是一位具有慈善心腸的活菩薩，逢年過節，甚至在平常的日子裏，總會準備一大堆食物或實用的東西，親自送到家境清寒的鄰居們手中；至於上門乞求的，更不在話下。母親常常這樣訓勉他：「寧可自己省一點，也不要看著別人挨餓受凍。」民國四十年，逃離共黨魔掌的那一天，他就下定決心，即使日子過得再苦，也要效法母親的仁愛精神。<sup>43</sup>

他一個月約生活費五千元，他吃饅頭或陽春麵，並種些蔬菜補充營養，一個月約可省下三千元，一年就可省下三萬六千元。數十年如一日，替他捐款給需要同胞的里幹事施世雄，一直以爲段落才家境富裕，才會有能力常捐款助貧，其實

---

<sup>42</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2。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4。

<sup>43</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3。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4-395。

剛好相反。

有一天，他去登門拜訪，瞭解了他的真實狀況以後，感動得幾乎掉下熱淚：段落才居住的地方，是屬於臺南縣鹽廠倉庫旁邊的一間破舊日式房舍，除了一張軍人木床，一座老式的爐灶，幾張破爛的椅子外，什麼也沒有了。由於被里幹事發現了段落才的善舉真相，使這位為善不欲人知的大好人，事件才宣揚開來，除了臺南市政府的表揚，又曾先後兩次獲得前省主席謝東閔先生和現任省主席邱創煥先生的頒贈獎匾。<sup>44</sup>

即使他吃住都很簡陋，照樣樂善好施，正應證了「為善常樂」，他就像孔子的門生顏回一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足見，段落才是個既能安貧樂道又能為善助人的老兵，其義行善舉更勝顏回。

## 6. 敬業愛校的曲進玉

在海軍擔任木工領班的曲進玉士官長退伍後，輔導會安排他到臺北市的日新國民小學當工友。他一個人便把四百多張桌子和六百多張椅子全部煥然一新，又拒絕接受獎勵金，認為是自己份內之事。任勞任怨又不居功，受到學校師生的喜愛。

婚後沒有子女的曲進玉，就把小朋友當作自己孩子一樣的照顧著，每天早晨，他站在大門口迎接，放學的時候，向他們揮手說再見，如果發現家境清寒的小朋友，中午沒有飯吃，就帶回家去餵飽。

六十七年時，日新國小把日據時代的老舊教室拆了，校園裏堆滿了遺棄的廢材。曲進玉看了以後，靈機一動，巧手一揮，這些送人都不敢要的廢棄

---

<sup>44</sup> 彭徐：〈揜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4。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5。

物，居然變成了合唱台、演奏台，以及工作台了。而這些設備，正是學校迫切需要的啊！<sup>45</sup>

曲進玉士官長精巧的手藝和敬業的精神傳開後，許多公民營的事業單位，願意用高薪挖角，他卻不為所動。

他的那顆熾烈的愛心，已經給了日新國小，校園裏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跟他有了極深厚的感情；最重要的，還是那一大群天真活潑的小學生，每天曲伯伯長、曲伯伯短的喊個不停，教他怎麼捨得離開呢！而這種精神上的慰藉，心靈上的滿足，豈是金錢或物資可以享受到的！<sup>46</sup>

真正的君子是不為名利所動，只想做有義意的事。曲進玉士官長正是這樣令人敬重的君子。

## 7. 惡夜尋金的葛銘珠

由於葛銘珠早在軍中養成了刻苦耐勞的德性，也得力於他有服務社會的正確人生觀，雖然退休後過著清潔隊員清苦的生活，他也樂在其中。在民國六十九年元月，有位台北市民黃昌文先生，不小心把太太裝著金飾的一個紙包，當作垃圾扔了。其妻子發現後心急如焚，撥電話給清潔隊希望能找回來。清潔隊一口答應，問明紙袋的特徵，就把這件不可能的任務交給了葛銘珠。葛銘珠不但沒有推託，反而以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下了班後費盡辛苦，忍受半夜的飢寒交迫，強忍垃圾發出的惡臭拼命的找。

突然，葛銘珠的釘扒用力一挖，重甸甸的，俯身用手電筒一照，嗨！不正

---

<sup>45</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5。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5-396。

<sup>46</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5-186。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6。

是黃昌文先生描述的紙袋嗎?剎時，他的倦怠惶急全然消失。一經清點，計有：手鐲、項鍊、戒指、金牌、鎖片等共十二件，一件也不缺少。

黃昌文接到清潔隊通知招領的時候，幾乎不敢相信，當初請求，僅只是抱著渺茫的一線希望而已，誰又知道，這位令人敬佩的葛銘珠先生，忍饑挨凍，在淒風苦雨的黑夜裏，居然找回來了，怎不教他們夫妻喜出望外呢!<sup>47</sup>

皇天不負苦心人，葛銘珠用他堅忍的意志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黃昌文夫婦感謝萬分。葛銘珠雖然收入微薄，卻仍不願收下感謝的禮金，其人品高潔可見一般。最後，黃昌文夫婦只好大肆宣揚葛銘珠的義行，以表達心中的感激。當年的好人好事的表揚大會中，自然出現了這位熱心助人的榮民清潔員。

於是，他用紅紙包了一萬元禮金，去酬謝葛銘珠的辛勞。可是，葛銘珠就是堅拒不收。黃先生不甘心，就把這件事的經過，寫了一封信，再影印多份，除了寄送環保局、輔導會，所屬的同濟會，還有各家報社。

這一年的中華民國各界表揚好人好事大會中，葛銘珠順理成章的走上台去，領了一塊名符其實的獎牌。<sup>48</sup>

在〈揹著榮字的老兵〉一文中，彭竹予作了一小段結語，他認為這幾位被報導的榮民弟兄，不僅是「現代聖人」，而且幾乎是「完人」！足見作者對他們所作所為多麼欽佩的五體投地，多麼引以為「榮」。

## (二)雲林縣四湖鄉後備軍人的感人義舉

文中報導一位貧困到一家六口無立錐之地的後備軍人吳清爽，透過在四湖國校任教員的吳萬所發起的四湖鄉後備軍人輔導組的幫忙，才能暫時度過難關的感

<sup>47</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7。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6-397。

<sup>48</sup> 彭徐：〈揹著榮字的老兵〉，《綠洲》，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頁187。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7。

人故事。首先，一群人先去吳清爽家中，沒想到他們一家人住在稻草竹竿搭的破棚架裡，連豬舍都不如。一行人決定發動四湖鄉的後備軍人，大家出錢出力共同蓋一間房屋送給吳清爽一家。

蓋屋的過程彭竹子分成七大段來描述，每一段都仔仔細細記下大家團結助人的始末，內容完整又感人，報導的十分詳盡，讀者如臨其境，感同身受，深深的敬佩這群後備軍人無私無我的付出。

在二十個工作天中，輔導組的吳萬組長和許副組長等，白天忙自己的工作，晚上和例假日，就和其他的後備軍人，一樣的捲起衣袖，捲起褲管的趕着工。他們說，早一天完工，就早一天讓吳清爽有一所屬於他自己的家。於是，在暮色矇矓的傍晚，在海風吹刺的正午，你打樁，我上樑、你敲釘、我擔土，無論粗工細活，決不化一毛錢去雇工來做，大家邊做邊笑着說：「我們在軍中，學得了很多的本領，都成了『萬能博士』了。」

十二月八日，距離正式成立建屋籌備委員會的那天，正好是兩個月整，那幢由四湖鄉後備軍人全體同志一顆心，一雙手，搭建而成的吳清爽住宅，終於落成了。每一位同志，面對着那棟由自己的心血完成的傑作，都感到無比的欣愉與驕傲，每一張經陽光寒風晒掃的黑臉，綻放着難以言喻的笑容，像十月的煦陽，光輝燦爛。<sup>49</sup>

雖然最後只幫忙吳清爽一家人解決「住」的問題，後面沒錢治病、沒錢吃飯的長久狀態並無法根本解決，彭竹子也點出了目前無法處理的困擾。畢竟大家的能力也有限，只能「救急」，其他的也是愛莫能助。彭竹子完全秉持著忠實的報導，問題的點出的確值得政府部門相關單位注意和改善。

---

<sup>49</sup> 鄭定國主編，彭徐原著：《彭徐文集》，雲林縣：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99-400。

兩個大人因病幹不了活，四個孩子就天天在叫肚子餓，俗語說的好：「救急不救窮」，親戚朋友雖是好心時常予以援助，吳萬組長和許昭鐘副組長等縱然為他們奔走求告，但日子是這樣的漫長，總不能老是靠救助來過活的呀！

要怎樣才能徹底解決吳清爽的生活問題呢？使他們一家六口，像我們一樣地過着溫飽的舒適日子？這是吳萬組長等表示困擾的一個問題。<sup>50</sup>

彭竹予的報導文學作品〈揹著榮字的老兵〉，獲得國軍第二十五屆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佳作獎，得到評審的肯定。雖然是「異鄉變故鄉」，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發生的感人事蹟，是不分彼此的，大家都須要關懷這片土地的人、事、物。關懷的心須要打開，進而傳播出去。

## 第二節 彭竹予散文的感性書寫

感性的散文一直都受到大眾的歡迎，尤其是白話文運動之後。正如鄭明俐教授說：「因為白話文的廣泛推展，文學普及化，中下層人士也參與文學的閱讀與寫作。風花雪月的怡情小品、柴米油鹽的幽默文章、生老病死的切身經驗、貪嗔癡愛的紅塵慾念，最容易打動人類與生俱來的感性本能而得到共鳴，感性散文遂受到普遍大眾的喜愛。」<sup>51</sup>不論是有關彭竹予成長血淚的《一字一淚一家書》，或是彭竹予寫出離鄉背井，在台灣生活三十年的溫馨自傳《流雲三十年》，都是作者本身的切身體驗和對周遭人、事、物的感情投入。這些真情流露的文章，在當時社會的氛圍下，一經報載刊登，立即得到廣大讀者的共鳴。例如彭竹予的〈孤兒心聲〉<sup>52</sup>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後，沒多久報紙上便刊登一則方豪教授給中央日報副刊主編的信：

<sup>50</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雲林縣：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0。

<sup>51</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3月，頁11。

<sup>52</sup> 彭徐：〈孤兒心聲〉，《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58-62。

編輯先生：昨日(十月二日)貴刊〈孤兒心聲〉一文極佳，足以引起人愛護弱小、尊敬師長、保衛國家、抵抗敵匪等意念，頗有價值。將來選刊單冊時，此文務請列入。專此，敬請！撰安！讀者方豪頓首十月二日。<sup>53</sup>

足見彭竹予的文章具有「容易打動人類與生俱來的感性本能而得到共鳴」的特質，才會如此受到高級知識份子和普遍大眾的喜愛。

鄭明俐教授說：「小品文不論是造境或寫境，其境必含情、趣、韻等因素。……情是指作者個人的性靈情感。……趣是小品文所散發出來的風味，能呈現作者個人的品味。……韻，是小品文所流露的境界，文章所呈現的層次。」又說：「情趣小品最容易反映作者的人格，而達到『文格乃人格的呈現』層次。」<sup>54</sup>足見從情趣小品可觀看到作者個人的情感和對人生的品味，也就是作者的日常生活、為人處事最赤裸的呈現。彭竹予的情趣小品中，對「人」和對「物」的作品皆有著墨，分別以「人情小品」和「物趣小品」來談論。

## 一、人情小品

人情小品的對象主要是「人物」，重點在「人物」給作者的感受，可分為有親屬關係和無親屬關係的人，大多是親人、愛人和友人居多。

### (一) 情書一千封

〈情書一千封〉的文章內容不是公開情書，而是寫作者和女朋友從相識、相愛到突破萬難的相守一生，這段真情真意的甜蜜回憶。社會上普遍不看好「老夫少妻」，他們夫妻相差二十四歲，甚至彭竹予和他丈人的歲數也都相差無幾。年齡差距大也是他們結婚的最大阻礙，但是彭竹予並未因此而灰心放棄，反而鬥志高昂，最後終抱美人歸。其實彭竹予信心的泉源正是新娘子的鼓勵：

<sup>53</sup> 方豪：《中央日報》副刊，1964年10月。(李碧圭引用)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303。

<sup>54</sup> 鄭明俐：〈散文的主要類型〉，《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8月，頁45-47。

愛是沒有任何條件的；她不嫌我的年歲，不嫌我的學歷（我連一張國校的文憑都無有），更不嫌我的收入，她說：「真正的相愛，即使短暫得只有一年半載，也算是獲得了真愛，何況，我倆最少可以有擁有三十年以上的幸福歲月，學歷是表面的，學問才是真實的，苦讀成功的人，豈能用學士、碩士來衡量！我只要求一點，得自妳的愛意，是完整的、永恆的。」<sup>55</sup>

新娘子的幾句話正是全文「不朽」的地方。真正的愛情是心靈的相知、相惜、互信、互諒，其他的外在條件。

本文一開始用倒敘的手法，先寫出目前夫妻倆相敬如賓，彭竹予對太座呵護備至的愛。第二段以後才娓娓道出相識、相知進而相愛的經過，文中充滿對妻子品行人格的讚揚，也十分感激妻子的包容和愛意，更感謝妻子給了他一個有兒有女的溫馨家庭生活。最後，他連「月下老人」都忍不住感謝，足見他多滿意他所擁有的一切。其實，從本文可看出作者是個謙沖自牧的人，他說了一堆自己的缺點（外表醜、年紀老），覺得配不上妻子，慶幸自己遇見淑人，才有現在幸福美滿的家。他自己形容對妻子的愛：「比有形的海誓山盟更堅定，比歐美人口說的『我愛你』更信任，在我倆的心田裏，這股滋生的愛的花朵，像寒冬的臘梅，堅毅挺拔，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毀的。」<sup>56</sup>多堅貞不移的愛情，沒有激情的情節，沒有愛得死去活來的高潮，輕描淡寫的描述卻讓人覺得雋永，彭竹予的愛情「平凡中見偉大」。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八日彭竹予不幸病逝在雲林台大分院的呼吸加護病房。在生病這五年間，雖然彭老師行動不便，也無法言語，但我感受的到他們夫妻間的愛早已昇華。彭老師即使拖著再痛再難熬的病身，他也堅強的咬牙面對努力的活著，因為他非常愛妻子和兒女，愛到捨不得離開他們。自從中風後，身體的病痛五年來一直苦苦糾纏，我看著彭老師連喘口氣都很用力，非常辛苦的過每一天，但他只希望能每天順利張開眼睛看見他深愛的家人，就心滿意足了。

<sup>55</sup> 彭徐：〈情書一千封〉，《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1。

<sup>56</sup> 彭竹予：〈千里姻緣—60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145。

## （二）家庭主「夫」的祈禱

彭竹予在民國六十八年寫下一段話：「我不善說教，所以，在撰寫的時候，取材立意，力求輕鬆活潑，絕不敢有違讀者的雅愛。」<sup>57</sup>有此可知，他是個聰明有智慧又有作法的作家。他深知作家的作品要能發揮影響力，首先必須讀者願意打開書本或翻開報紙看文章，並且有興趣繼續把文章看完，而作家辛苦經營的文章若能影響世人，引起共鳴，才會更有意義。〈家庭主「夫」的祈禱〉一文的筆調更是超越他自己訂的標準不只「輕鬆活潑」，而是「詼諧幽默」。

他幽默的稱自己的老婆是「醜小鴨」，又嘲笑「醜小鴨」做家事一無是處，像「扶不起的阿斗」，又諷刺「醜小鴨」出身平凡，卻不會操持家務的不可思議？

原來我所愛的醜小鴨，是位標準的職業女性，在她所服務的單位裡，不管是文牘的處理，或是行文弄墨，她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在家庭裡，她就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了，別說是作美羹，弄鮮湯，揮刀舞鏟的事了，就是每天都要應用的那支掃帚，她都是敬鬼神而遠之。我很奇怪，她並不是身出名門，也不是原屬閨秀，為什麼竟連一般的家務事都不會操持呢？<sup>58</sup>

但他卻樂得照顧她疼惜她，做一個「快樂的家庭主夫」。這種「妻子不會做家事，丈夫卻甘之如飴」的強烈對比，更襯托出夫妻相愛相容、相互扶持的包容力。

好在我這個人的頭腦並不迂腐，觀念非常時新，認為齊家本是夫妻共同的責任，而且早在十幾年以前，我就看準了當時的潮流趨向，在高舉女權至上，夫妻平等的社會運動下，咱們男子漢總有一天會被趕進廚房裡去的。為了表示我這個做丈夫的有能屈能伸的忍性，將來有一展身手，博取獅心的機會，就四處拜師，廣學家事，從烹飪調煮到針線鈎織，以至於掌家理

<sup>57</sup> 彭竹予：〈寫在前面〉，《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5。

<sup>58</sup> 東方未白：〈家庭主「夫」的祈禱〉，《中華日報》，1977年1月30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1。

財到育嬰常識，學它個不亦樂乎。誰想到今日裡正是用武之時哩！

但是，我雖然身懷絕技，卻不願在太座跟前傷她的自尊，所謂家庭主婦也者，在名義上她究竟還是這個家庭的「主」呀！她能的，由她去做；她不會的，我就露一手讓她來學，這樣邊做邊學，倒也逍遙自在，例如一盤「番茄炒蛋」就能端上餐桌了。蛋糕和饅頭雖然做得跟石塊差不多硬，我還是邊吃邊誇，說我的醜小鴨好能幹！<sup>59</sup>

彭竹予這篇文章談笑間融入了「男女平等」的觀念，表面上是和讀者分享自己做家事的感想，其實是想打破「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窠臼。在民國六十年的時代背景下，的確如他自己所言他的「觀念非常時新，認為齊家本是夫妻共同的責任」。足見，彭竹予是個愛老婆、疼老婆的「新好男人」，當之無愧。他們夫妻鶼鶼情深，傳為美談……。

### （三）向剝橘子的人敬禮

「人情小品」主要是強調「人」和「情」兩個要素，人類原本就有七情六慾，「情」就是「真情流露」，不能虛情假意。正如鄭明俐教授談到人情小品說：「作者的創作必然要基於真誠。作者對於宇宙與人生最切身的問題要有真切的了解、關心。他才能從平凡瑣碎的人事物中看出不平凡的意義。」<sup>60</sup>而〈向剝橘子的人敬禮〉這篇文章，正是「平凡中的不平凡」的人情小品文。原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社會現象，卻讓用心關心周遭環境一切的彭竹予，看出不平凡的意義。

文章一開始先批評自己以前對勞力付出工作的不屑，是迂腐的士大夫。對照今日想要「撩起衣袖，端一隻小板凳」也參與剝橘子靠勞力工作的行列。以比較今昔想法的截然不同，來襯托「剝橘子的人」對作者的震撼影響深遠。

我始終高估著自己的時間價值觀念，更吝嗇個人的精力支付，憑著過去幾

<sup>59</sup> 東方未白：〈家庭主「夫」的祈禱〉，《中華日報》，1977年1月30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1。

<sup>60</sup> 鄭明俐：〈散文的主要類型〉，《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8月，頁98。

十年吸取的一丁點淺薄的知識，就死抱著士大夫的虛浮面具，在芸芸眾生中，瞞視昂藏，既不屑用體力爭取光榮的報償，也漠視那些在計較錙銖的人群。

現在，我幾乎想撩起衣袖，端一隻小板凳，坐在一筐一筐的金黃色橘子旁邊，去享有那份怡然自得、忘勞無憂的神情。<sup>61</sup>

文章接著說明，這裡的人們剝的又小又硬的橘子，是食品公司做罐頭外銷用的，和一般水果行賣的較為鬆軟的橘子不同。作者強調除了剝橘子的工作工資低廉外，還形容剝那小的像桌球，硬的像椰子殼般的橘子，也很不輕鬆。

原來在巷內的一處空地邊，停著一輛拼裝車，車上疊得像山丘一樣的藍色簍筐，盛裝的全是橘子，鄰近的男女，像撿黃金般的一筐筐的搶著搬運，只是一忽兒的功夫，幾十筐橘子被搬完了。

這就是目前盛行在斗六鎮的剝橘子序幕。

水果行買來的橘子，橘皮既鬆又軟，稍一用力就皮開肉綻，而且顆粒也大；但這種由食品公司作罐頭外銷的橘子，既小又硬，剝皮剖肉，一定要用工具，首先是用竹片削成的尖刀，將橘蒂挑去，再用手剝皮，然後再用弓狀而有鋸齒的鐵絲，把橘肉一片一片的鋸開，才算完成。

二十公斤這樣的橘子，平均總在一百五十個左右，剝成一個就得六分錢，一筐橘子大約要花費一個半小時，每小時的工資，只有六元。這或許是正邁向高度開發的我國工業社會中，最低廉的工價了。<sup>62</sup>

作者看到許多善良的人們，用勞力賺取剝橘子的廉價工錢，從匪夷所思到由

---

<sup>61</sup> 彭竹子：〈向剝橘子的人敬禮〉，《中央日報》副刊，1978年2月4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9。

<sup>62</sup> 彭竹子：〈向剝橘子的人敬禮〉，《中央日報》副刊，1978年2月4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9。

衷佩服，這中間轉折的過程就是他有仔細的去觀察、了解整個剝橘子工作的前因和結果，他從疑惑不屑變成真誠關心，最後「引以為榮」，實在是充滿人情味的「人情小品」。

最先的幾天，我時常詫異的問自己，為什麼我們斗六鎮的居民，這樣輕易地廉售自己的勞力？我曾留意過，從早到晚，如果不停的剝，績效最好的一家是剝了二十七筐，一筐九元，就是二四三元了。……開理髮店的老闆，趁沒有顧客的空檔剝一些橘子，糕餅店利用生意清淡的時候，也湊上一份熱鬧，雜貨店的門口橘皮堆得像小山一樣，於是，當你在斗六街頭溜達的時候，滿眼黃澄澄的到處都是香氣四溢的橘皮，不管男女老幼，這一陣子大家都浸沉在收穫的季節中了。

這時我憬然領悟，原來他們都是克勤克儉、掙血汗錢的本分人家，都是精打細算的實行家，我們這些養尊處優的士大夫，根本不能跟他們的可愛之處相提並論，至於那些專以諂媚取寵，詐欺以逞，或走私運毒，而日進萬金的流輩，相比起來，更是等而下之了。<sup>63</sup>

作者最後讚揚，用自己的雙手，辛苦換取微薄的工資，是偉大的。而那些輕鬆賺大錢，日進斗金的販毒小人，是不能與剝橘人克勤克儉的情操相提並論的。三、四十年後的今日社會，更有許多年輕人迷失在「金錢萬能」中，只想著如何輕鬆的賺大錢，甚至「笑貧不笑娼」，社會風氣敗壞，的確讓人懷念起那民風純樸、勤儉努力的年代。

## 二、物趣小品

廣義的「物」，除了「人」以外的自然界，舉凡有生命的無生命的，都可以稱為「物」。鄭明俐教授說：「『物』本身並無情或趣可言，它的情趣是作者外鑠

<sup>63</sup> 彭竹子：〈向剝橘子的人敬禮〉，《中央日報》副刊，1978年2月4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9-410。

上去的，由作家的有情之眼去看，用有情之心去體會，而賦予了萬物以生命、以光華。這就是物趣，其能源仍然由人『情』而來。」<sup>64</sup>足見「物趣小品」乃是作者情感的投射，仍舊擺脫不了「情」的糾纏。

### （一）我愛雲林

作者愛上雲林的生活環境主要是以「斗六」為主，因為作者住在斗六，所以特別喜歡雲林的「純樸而不呆板，清淨而不偏僻」，而鄰居間充滿純樸古風的人情味「守望相助，禮尚往來」也是他所喜愛的，雲林空氣清新既無嚴重的天然災害，吃的用的也物美價廉，雲林的好處多到說不完……。他寫下與「斗六」一見鍾情，了解後更愛不釋手的感受。足見彭竹子感情豐沛，對居住的環境也是如此深情款款。

等來到了斗六以後，就像跟一位心靈相通的女孩子，一見鍾情，就愛上她了。這是比了很多地方，終於比出一個美滿的結果了。

在斗六住了兩三年以後，首先留給我美好印象的，是這裡的空氣十分清淨，而這個小鎮，既有鬧市的繁榮，也有濃郁的鄉村氣氛，純樸而不呆板，清淨而不偏僻，在這一個工商業發達的社會型態中，為了享受物質的文明，而兼欲保持心神寧靜、生活怡適，很不容易發現的理想地方。這是斗六最大的特色。<sup>65</sup>

文章最後洋溢著幸福滿足，好似與世無爭般的住在「桃花源」裡。足見彭竹子的天性和陶淵明一樣的知足常樂、淡泊名利，都不喜歡奢華浮誇的生活。

在這裡，我可以買塊土地，蓋幢華屋，家裡日常應用的器皿，十九齊全，週末假日，可以帶著妻小，去吃頓西餐，或是乘興旅遊一番，這樣稱心如意的日子，往哪裡去找啊！

<sup>64</sup> 鄭明嫻：〈散文的主要類型〉，《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8月，頁99。

<sup>65</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5。

人總是要知足才能常保歡樂的。斗六雖不是人傑地靈之所，也沒有遍地金銀的寶礦，我要追求的，卻是這一種淡泊寧靜，舒心適意的生存環境，所以，我在這裡落了根，即使三民主義統一了中國，雲林將是我的長居永留之地，因為我太愛它了。<sup>66</sup>

一般華人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多少都有「落葉歸根」的潛意識。但彭竹子因為太愛雲林了，比愛他的出生地蒲東還更加喜愛，他好比將終身許配給雲林，在他五十多歲時就決定和雲林「生死相隨」。他對雲林的愛，寫的既不露骨也不煽情，平易近人的文字敘述中卻清楚的表達他對雲林滿滿的愛。

## （二）枕套

作者透過他細心呵護，用心保留的舊枕頭套，來表達他對義母的思念和愧疚。睹物思人，更見他思鄉情切。整篇文章主要是寫出作者對義母的孺慕之情。他和義母因戰爭而被迫分隔兩地，無法見面，也無法在旁侍奉義母，報答恩情，這一切的一切都令作者深深遺憾，只能藉著每天睡前輕輕撫摸枕套，來解其思親之痛，思鄉之苦。

我現在用的枕頭套，是由大陸帶來僅有的一件物品了。別的東西，破的破，丟的丟了，而這個枕頭套，我始終捨不得丟掉，而且每天還照常使用著。……圖案是一幅早晨的鄉村，竹籬茅舍，陪襯著一些紅花綠草，一隻金色大公雞，正引頸啼鳴，遠處一輪朝陽正冉冉初昇。這景就像我家鄉的景色，親切異常。……我愛枕頭套，就像我深愛著乾媽一樣，睡前一定要輕地撫摸一陣，就彷彿看到乾媽慈祥的笑容了，然後，甜甜地躺下，就像偎依在乾媽的懷裡，安然入夢。<sup>67</sup>

<sup>66</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6。

<sup>67</sup> 彭徐：〈枕套〉，《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31。

作者寫出他對枕套「愛之如命」，一天也捨不得離開枕套。已點出義母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是無人能取代的。整篇文章，由枕套揭開這個無血緣關係的母子互動的故事序幕，最後結尾再回到一對枕套渴望重逢。此篇小品散文的結構，前後呼應的十分完美有力。

現在，這個枕頭套已伴我半輩子，當我躺在床上時，我想乾媽一定也該睡了；乾媽愛我至深，三十幾年不見，對我留下的枕頭套，每夜睹物思人，一定也會想起我的。這真是「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的真實寫照啊！乾媽那隻枕頭套怕也早已破損了，我相信乾媽也不曾丟棄的，她一定會等我回去，然後將這對分別有年的枕頭套，用一個精緻盒子，珍藏起來。<sup>68</sup>

足見彭竹予是個至性至情的人，他對「母愛」的渴望和珍惜令人動容，他把對親生母親的愛，轉移到義母身上，最後在投射在枕頭套上。

### （三）書房

作者一人孤身來台，歷經千辛萬苦總算自己蓋了一棟房子，最高興的莫過於擁有一間自己的「書房」，他忍不住開心的說：「經過五年的籌措和努力，新居落成了，也終於有了一間專用的書房了，書房的東面和北面各開了兩扇窗子，其他的兩邊，請人設計製作固定的壁型書架，紫紅色的木質，陪襯著淡綠色的牆壁，格調的確高雅，處身其間，瀏覽大小不同的各類書籍，真有說不出的舒暢、自在。」<sup>69</sup>顧名思義「書房」是指收藏許多書和看書的地方，但是作者的書房卻有異於平常的功能。作者認為書的影響力不應只僅限於買書者一人，若可以讓更多的人看到書，才能發揮「書」的最大功能和最大價值。最後作者的「書房」變成一個提供「借書」的地方。這也是彭竹予的「書房」與眾不同之處。

<sup>68</sup> 彭徐：〈枕套〉，《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33。

<sup>69</sup> 彭徐：〈我有一間書房了〉，《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4-155。

書籍的出版，旨在傳播知識，或是培養人的品性，假如每本書的作用，只限在買書的人，那麼，這一本書，它並沒有發揮印行的效益。今天，我們的出版商，拿來印書的紙張，十九都是上好的品質，經久耐用，翻閱一遍後，仍然完好如新，如果就這樣的擺著作裝飾品，未免削弱了書的價值觀，對不起這位嘔心瀝血的作者。

於是，咱家夫妻商議的結果，決定將我家的書房，作有限度的開放，所謂有限度，是指活躍在我們左右的人，設若有與我們同樣喜好的，歡迎他們來借閱。<sup>70</sup>

作者夫妻兩人商量後，書房的書決定開放給學生借閱，他們觀察斗六街上的書局大部分賣的是「參考書」或工具書，很少文學類的書籍。加上學生家境不一，有錢額外買書來看的畢竟不多，借給學生是最恰當的。他不怕書本因借人而毀損，更不怕遺失，一心一意只爲了學生好，全不計較個人的得失。

借出去的書，不管時日久暫，舊損是難免的，遺失也是難免的，這些後果我都考慮過了。……假如某一本書果真借後失蹤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這本書的價值依然存在，只是物換星移，改變了一個書的主人而已，我擁有它，或是另屬於他人，對於這本書的身價來說，沒有兩樣，作用依舊、充其量，我只付出了這本書的若干代價，在我目前的收入境況而言，極爲微小，算不得損失；若是因為這本書的離我而去，廣為流傳，間或被某人閱覽以後，產生啟發或惕勵作用，豈不是冥冥之中，等於做了一件功德！<sup>71</sup>

原屬於個人天地的書房，作者夫婦大方的與學生分享，並且愉快的看著書漸

---

<sup>70</sup> 彭竹子：〈書房〉，《彭竹子的剪報本》1981年11月19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3。

<sup>71</sup> 彭竹子：〈書房〉，《彭竹子的剪報本》1981年11月19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4。

漸受損，文章最後有加入一句朋友對作者說的話「你呀，不折不扣的是個阿 Q!」，這句戲劇用的對話使得此篇散文結尾俏皮活潑，有畫龍點睛的作用。

我家的書房開放了這些年，從來不記那些人借去的書沒還，更沒有清點那些書已經不在了，毫無必要。於是，有些愛書的朋友，代我心疼之餘，指着我的鼻尖說：「你呀，不折不扣的是個阿 Q!」或許是吧？只是我生來這副德性凡是我想得通的事，或是有意義的事，不管對自己有多少損益，還是十分執著的去做，至於別人的風評，由他去吧，因為他不是我，何必計較！<sup>72</sup>

彭竹子自己求學的過程坎坷崎嶇，幾乎全靠「自學」而來，能夠有今天的成就實屬不易，因此他特別渴望自己能有一間「書房」。在〈我有一間書房了〉一文中，就說到：「書成了我的另一個生命，我喜歡書，我更愛買書。」<sup>73</sup>又說自己看書成癮，已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筆調詼諧帶點誇張的說：「一天不看書，就像上了癮的鴉片鬼，難過得坐立不安。一連三年沒書看，乾脆把我殺了吧！」<sup>74</sup>雖然形容自己「沒書看，毋寧死」，稍微誇張些，但是卻感受的到他對「書」的「情有獨鍾」，甚至爲了讀書可以「衣帶漸寬終不悔」的一股傻勁。他自己對借書的給學生的想法也侃侃而談：「我認爲出版任何一本書，應該盡它最廣的效用，唯一途徑就是擁有它的主人，慷慨的借人閱讀，尤其像我這種過去常以無書可讀爲苦的人，今天有了大量的藏書，更應該毫不顧惜的讓人借走。何況，目前來借書的十九都是自己的學生，何樂不爲？」<sup>75</sup>彭竹子對「書」的想法始終如一，並且深深引以爲傲：「別人家的高樓大廈，常以酒櫃、咖啡櫃來炫耀自己的洋派氣魄，我始終以擁有這一間書房爲驕傲哩。」的確，「施比受更有福」，彭竹子的「書房」儼然像一座小型圖書館，他怎能不驕傲呢！

<sup>72</sup> 彭竹子：〈書房〉，《彭竹子的剪報本》1981年11月19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4。

<sup>73</sup> 彭徐：〈我有一間書房了〉，《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3。

<sup>74</sup> 彭徐：〈我有一間書房了〉，《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3。

<sup>75</sup> 彭徐：〈我有一間書房了〉，《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5。

### 三、給義母的信

在〈別母從軍〉一文中，彭竹予當時約二十出頭，是個年輕小伙子，受到國際災童教養院的同學徐愛德的母親照顧，進而收他為義子，並帶他回家中同住，給彭竹予母愛的溫暖，無形中彌補他從小失去的母愛，使其人格成長較為健全。

我的義母，娘家姓水，夫家姓徐。她的身邊祇有一個兒子，名叫徐愛德，比我大幾歲。原來也是奉化孤兒院的院童，孤兒院解散時，他找到自己的母親，就回到寧波來了。我不知道他在寧波。有一天，我在尚書街碰到她們母子，被我一眼就認出來了，他鄉遇故知，真是高興萬分。從此，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或許是她老人家憐憫我的身世，父死母走，孑然一身，既沒有親人的照顧，也享受不到家庭的溫暖，也或許是我在她家的言行舉止，很得她的讚賞，來往了幾個月，就收我作義子。<sup>76</sup>

也因為在寧波有義母疼愛，又有家可回，使得彭竹予把寧波當成將來「落葉歸根」後的第一選擇。足見義母在他心中份量極重，對於後來不告而別遠走台灣的他，無法常伴義母左右承歡膝下的他，更覺愧對義母。於是朝思暮想義母的他提筆寫了十九封給義母的信，也透過書信的形式來紓發他對故鄉和義母的孺慕之情。用書信體的表達方式，也拉近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使用的語句更誠摯親切，讀起來就像是和自己親人在對話一般。如鄭明嫻教授說：「散文的所有文類中，書信是最能拉近作者與寫作對象之間的距離，而更有效地傳遞思想、感情。基於此，作家乃有藉書信的型製來創作散文，是為書信體文學。」<sup>77</sup>這十九封信，正是彭竹予的書信體散文，透過「義母」這個特定對象，來傳達他在台灣的生活見聞和內心的感受，由於是寫給母親的信，一路娓娓道來，情真意切，十分具有親情的感染力，讀起來特別感人。像袁枚的〈祭妹文〉、歐陽修的〈祭十二郎文〉

<sup>76</sup> 彭竹予：〈別母從軍—37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7-8。

<sup>77</sup> 鄭明嫻：〈特殊結構的類型〉，《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8月，頁200。

都是直接寫給至親的人，縱然收信人本身看不到文章的內容，但是寫文章的人卻得以療傷止痛，獲得精神上的安慰，這也是書信散文的一大功能。

### （一）昂然征途

最讓彭竹予離開寧波到台灣後，耿耿於懷的一件事就是對疼愛他的義母「不告而別」。從種種的跡象顯示，他分別在不同的文章中提起此事，總是自責甚深，無法放下。終於，他在寫給義母的第一封信〈昂然征途〉裡，立刻開門見山的對「不告而別」做了最清楚的說明。寫完這封信後，相信作者的內心一定也舒坦許多。

孩兒騙您說是到杭州姨媽家小住三日，是怕您老人家忍受不了愛子的遠去，不管是涕淚相向，或是厲聲叱責，都會晃動孩兒的雄心壯志，思慮再三，與其對日相泣，難分難捨，不如先讓孩兒吞嚥欺瞞的苦果，堅持從軍的意念，棄親報國。<sup>78</sup>

文章最後他只能留下滿腔的祝福遙祝義母，也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國家。

### （二）無錫旅次

這是作者來台前，在大陸過最後一次的中秋節，就在無錫的惠山度過的。如今作者回憶起，特別感傷，在中秋這個團圓的日子裡，對經歷過「一九四九大江大海」的人往往是「月圓人不圓」，反而是蘇軾的「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來的實在和應景。

記得，往年的每一個中秋夜，我們全家齊集在寬敞的庭院中賞月，小茶几上堆滿了寧式月餅和老大房的醬油瓜子，談嫦娥奔月和吳剛伐桂的神話，也聽一些大哥在外的見聞軼趣，當潔淨紅月華，映照在您慈祥的臉龐，我

---

<sup>78</sup> 彭竹予：〈昂然征途〉，《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155。

總是認為娘是觀音的化身。

母親，在這廣袤的大地上，同是一個月亮，當它高懸天庭，在人間的您和我，是否有相同的情意？

今天晚上，您一定又會失眠；就像孩兒一樣，躺在大雄寶殿的側廊上，耳畔是清磬木魚、誦經念佛的聲音，而我的意志，振翮遠翔，早已盤旋在您的身旁。

夜更深了，遙寄一分思念，和您共度佳節。<sup>79</sup>

### （三）花蓮集訓

此時此刻作者已經遠離大陸到達台灣，本文講到一個重點，一九四五年才光復的台灣，已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之久，在一九四九年時難免到處仍留有日本生活習慣的影響。但是對於那些才剛從大陸被日軍迫害而家破人亡的外省軍民，是有些難以接受，親日和排日總是相處不易。

這個島，連同澎湖群島，在清朝與日本發生甲午戰爭時，簽訂了馬關條約，將臺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直到抗戰勝利，臺灣才重歸祖國懷抱，其間，日本人統治臺灣達半個世紀之久。

難怪，我們到了花蓮以後，日本遺風仍是相當濃烈，我們住的北埔營房，就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既矮又小，牀是木造統舖式的，木板上舖了一個個叫「榻榻米」的牀墊；放假去花蓮市區，男女老少腳上穿的都是木屐，踢里拖拉的招搖而過；長幼尊卑行禮，還是九十度鞠躬式的；在公共場所，口語依舊風行……這些，目之所視，耳之所聞，教我這個從日軍的刺刀尖下撿回命的人，如何忍受得了？<sup>80</sup>

---

<sup>79</sup> 彭竹予：〈昂然征途〉，《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160-161。

<sup>80</sup> 彭竹予：〈花蓮集訓〉，《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162-163。

本文中有一段關於軍人發薪餉的具體說明，足見當時的「金元券」面額很大，本段也是很重要的有關發薪餉的數據，可提供分析的歷史資料。彭竹予算出他五年內可以存到十二兩黃金，他願意雙手奉給義母來當養老基金，可惜海峽兩岸一直到民國七十八年才開放探親，義母也早已辭世多年。

我們又發薪餉了，是金元券十二元，其中四元是憲兵特有的地區津貼，臺灣是用「臺幣」的，一元金元券可兌換臺幣三百七十多元，而黃金每錢才四元。母親，您不是最愛金飾的嗎？照目前的生活水準，每個月孩兒只用四元就夠了，剩下的可以買二錢黃金，一年二兩四，五年就有十二兩了，如果真的能在五年內還鄉，孩兒一定將積存的黃金，雙手奉上，作您安老的基金。<sup>81</sup>

從以上的資料得知，一般軍人當時的薪餉只有金元券八元，也就是台幣約三千元，而憲兵待遇更好，約有台幣四千五百元。

#### （四）嗚咽船民

在本文文末，彭竹予採用對比的模式，把對日抗戰和共產鐵幕作一對比，兩相比較之下，共產鐵幕對人民的荼毒更勝一籌。此文也說明作者強烈的「反共意識」。

母親，抗戰時，您曾帶著我們逃過難，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一點也沒有苦的滋味，倒像是遊山玩水，高興得活蹦亂跳呢。

有人跪在我們面前哀求，有人抱著我們的大腿泣告，有的奄奄一息的用祈求的目光看著我……母親，但願這時我的眼睛瞎了，耳朵聾了，感覺麻痺

---

<sup>81</sup> 彭竹予：〈花蓮集訓〉，《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163。

了，可是，我辦不到啊！是誰？使他們流離失所？是誰？使他們拋妻別子？又是誰？使我們這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再一次飽受戰亂的茶毒！<sup>82</sup>

作者看到從廣州逃難來台灣的船，忍不住思念義母，多希望義母也能奇蹟似的在這艘船上出現。他說：「母親，孩兒多麼盼望，在這些嗷嗷待援的難民群中，奇蹟似的發現您的慈容。您能無恙嗎？這是孩兒日夜懸念的心事。」<sup>83</sup>

### （五）何以家爲

本文很自然的娓娓道出共產社會的弊端而不漏痕跡。文中沒有教條式的口號呼喊，也沒有義憤填膺情緒失控，像和母親話家常般的普通關心問候下，把實際發生的變化敘述出來，反而寫出共產主義的社會下「民不聊生」的一面。

真是意想不到的，不到一年的時間，寧波最具規模的幾家綢緞莊、百貨行，相繼被迫關門了，而最教孩兒感嘆的，是江東那家如生罐頭廠，他們所製的油燜筍，不僅是孩兒嗜愛的佳餚，更是寧波人家不可或缺的食物，如今，匪偽強迫全部外銷，我想，寧波人的苦日子，將要與日俱增了。

照這樣的情況推斷，不只是我們的故鄉，在整個桑葉似的版圖上，的一個鄉鎮，每一寸土地，都因為共產黨徒的倒行逆施，胡作非為，讓五億人民都有難以苟活的苦難。<sup>84</sup>

文中也特別提到早期地主和佃農的關係是相依共存的，彼此像家人一樣和平共處，彭竹予寫了許多收租得愉快過程，相較如今地主被打壓，土地被莫名的沒

---

<sup>82</sup> 彭竹予：〈嗚咽船民〉，《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168。

<sup>83</sup> 彭竹予：〈嗚咽船民〉，《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169。

<sup>84</sup> 彭竹予：〈何以家爲〉，《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170-171。

收，佃農也無從耕作，土地和人民都收歸共產黨所有，成爲百姓的大災難，當場國民黨、共產黨的統治孰優孰劣高下立判。今昔的對照，更讓人唏噓不已！

記得每年去收租的景象，歷歷在目：總是臘月北風最強勁的時候，您携我同行，而孩兒又最愛乘坐航船，聽船老大沙啞的吆喝，木槳嘎咕的音律，和偶爾隨船賣唱姑娘的寧波小調，或是趴在船沿邊，朋小手撥弄著清澈的流水……。到了東鄉以後，都是我一馬當先的去通報佃戶家的張伯伯，於是，孀孀、阿毛、小娟，一窩蜂的出來迎接，扶的扶，攙的攙，前呼後擁，好不親切而熱鬧！在我幼小的心靜中，不像是收租，倒像是遠來探親的。據您說，這家佃戶，與我家有兩代的淵源了，祖父也好，您也好，待他們慈藹寬厚，情同戚誼，從來不曾因收付而發生齟齬，有就收，如果收成不足，您還倒過來給些他們，以維持生計。母親，佃戶家的人常說：您是白衣再世，人面佛心。我好幸通，能作為您心愛的兒子。

現在，這塊祖上遺留的田地，被沒收了，不屬於我們，也不再是佃嫂張家耕作了。我想：地靈有知，它也會黯然飲泣的，因為，從今而後，縱然不見荒蕪，也沒有往昔的繁榮了。<sup>85</sup>

## （六）天道人心

本文是彭竹子奉調至小金門而寫的一封思親的信。由於小金門十分靠近大陸，而作者寫此封信的前兩年才發生震驚全球的「八二三砲戰」。文中也提到「單打雙不打」的戰爭歷史。而恰巧又到了中秋節「每逢佳節倍思親」，這種親情呼喚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又是中秋節！記得第一次離家，這個節是在無錫的惠山度過的。一眨眼，

---

<sup>85</sup>彭竹子：〈何以家爲〉，《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171。

竟是第十三個年頭了。連部的會餐結束後，我在堡頂的斜坡，獨坐攬月，烈嶼的土質是赭色的，映着月亮，我彷彿嗅到家鄉的泥土氣息，或許是濃茶喝多了，也或許是喝了一杯苦中帶甘的熱咖啡，三更了，我的精神依然清爽，母親，我好想您，四千七百多個日子，只要我的思維留有空隙，只要日月星辰永遠清明，在我腦際迴縈不去的，便是您的形象；在我身畔繚繞的，只有您的聲音。今夜，面對看近在咫尺的錦繡河山，是這些年來距您最近的一個地方，我在呼喚，不知能否聽到我顫抖的音調？我心長翼，早已盤旋在您的身旁，可曾覺察孩兒的存在？

母親，母親，我日夜思念的娘啊！<sup>86</sup>

作者在信中特別對義母說起「鬼魂託夢」的故事，意圖經由此故事的女主角發生的憾事來證明，對岸共軍的「狼心狗肺」，而我軍戰士的「仁愛之師」。透過這個故事，就知道作者認為「邪不勝正」，暗示共軍的失敗指日可待。

母親，您一生信佛，更堅信因果報應，那麼，由這件很小的事來看，在自由祖國的國軍戰士，與共軍的士兵，究竟誰是仁愛之師？究竟誰最合乎天道人心？<sup>87</sup>

### （七）別武從文

文中刻意對照兩種不同制度下，同樣是為國家犧牲奉獻的軍人，有的被妥當安排繼續就業，有的則脫下軍袍後，一無所有的離開，自求多福。不同制度下的退伍軍人命運，也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果。以下是來台的軍人退伍後的多種發展。

---

<sup>86</sup> 彭竹子：〈天道人心〉，《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207-208。

<sup>87</sup> 彭竹子：〈天道人心〉，《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209。

自謀生活的官兵，一次領取了所有的退伍金以後，就可以闖天下去了；輔導就業的，就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負責安置，有一技之長的，輔導會屬下有的是工廠、農場、公司、漁業養殖場等事業機構，立即安排工作；年紀大的或是傷殘病患，由榮譽國民之家和榮民醫院收容；要繼續升學的，只要考得上學校，所有費用，由輔導會負擔。總而言之，國家為了妥善照顧國軍官兵，解甲之前，都有萬全的措施。一方面解決了官兵退伍後的生活問題，另一方面，使每一位退伍官兵，以他們成熟的心智，強壯的身體，和良好的品德，繼續為國家社會服務。所以，軍中有了這樣完善的退伍制度以後，每一位官兵，不必為個人的前途耽憂，更不必為今後的生活發愁。<sup>88</sup>

以下是對岸共軍退伍後的命運：

據很多從匪區逃出來的人說，或是從報章雜誌上發佈的消息得知，大陸上的匪軍官兵，好不容易的從韓國戰場、印度邊界紛爭，和協助北越南侵的槍林彈雨中，僥倖生還，挨到退伍的那天，一紙命令，兩個肩膀扛顆腦袋，什麼也沒有，就回老家喝稀飯去了。於是，這些當年為共匪充砲灰，做傻瓜的退伍匪軍，輕則在自己家鄉的行政單位靜坐抗議，要救濟、要工作，或糾眾滋事，結夥搶劫；嚴重一點的，索性聯合起來，組織反共抗暴軍，向共產匪黨拼命了。<sup>89</sup>

兩相對照之下，大家一目了然，不必多說都知道哪邊好，哪邊不好。這種依照事實的比對，共產黨的缺點便表露無遺，對於反共到底的作者而言，的確是最

---

<sup>88</sup> 彭竹予：〈別武從文〉，《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218-219。

<sup>89</sup> 彭竹予：〈別武從文〉，《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3年8月再版，頁219。

佳的表現手法，而且效果最好。

彭竹予的十九封家書，主要就是想念在大陸的義母，期待早日「反共復國」能回到家鄉寧波，並與其義母共享天倫。讀完這十九封家書，正如鄭明嫻教授所言：「特定對象的書信，寫信者直接把訊息投射給受信人，讀者站在旁觀的角度，既觀察了寫信者，又觀察了受信人，以及授、受之間的微妙關係。」<sup>90</sup>

彭竹予是個知性與感性兼具的人，他看似嚴肅實則親切，他很有原則可是也很有彈性。寫文章時，時而義憤填膺，時而詼諧逗趣，但總是不離主題，總繞著主題發揮，知性的散文和感性的散文都各有其主題，是個主題十分明確的作家。

---

<sup>90</sup> 鄭明嫻：〈特殊結構的類型〉，《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8月，頁200。

## 第五章 彭竹子散文的藝術表現

彭竹子是個全方位的作家，他不僅散文寫得好，短篇小說也很出色，更是寫電視、廣播劇本的高手，其他如報導文學、朗誦詩、舞台劇、電影故事也都有涉獵，主編青年期刊時默默提攜後進，被譽為「雲林文壇的啓蒙教師」。他的文學作品得獎無數、光彩奪目，是雲林縣少數才華洋溢的文藝作家、首屈一指的「多產作家」。

彭竹子從民國三十八年處女作〈十二生肖趣談〉在《大眾晚報》發表受到鼓勵後，不斷地寫作，一直到民國五十八年出版第一本書《一字一淚一家書》為止，中間七千多個日子裡，已發表無數的作品。在《生命之舟》一書中提到自己寫作的成就時說：「當七千多個歲月，從筆尖底下滑走，我檢視一下作品剪貼簿：小說、散文、詩歌，外加廣播及電視劇本，洋洋灑灑貼了好幾冊，因為是在極不刻意的心情之下創作，所以，這些作品，才有意外豐碩的收穫。」<sup>1</sup>這些話也表現出他謙沖自牧的人格，其實他一直很努力的研究學習各種文體的創作，嚐試各類作品的可能，他成功了，也使得他寫的散文在內容和技巧上更多采多姿。正如鄭明嫻教授說：「現代散文有它極廣大的發展餘地，所以在技巧上，它可以斟酌吸收其他文體的長處：如小說的結構，戲劇的對話，詩的節奏，甚至音樂的弦律，繪畫的色彩等等，可以豐富散文的內涵。」<sup>2</sup>彭竹子的散文自然也有吸收其他文體長處的特色。

朱自清曾說，如果有人單從內容或形式去研究文學的相關作品，那他對文學就可能是外行。他舉崔灝的詩作〈長干行〉為例，說了一段發人省思的話：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移舟暫相問，或恐是同鄉。」一首短詩，如

<sup>1</sup> 彭徐：〈我的第一本書〉，《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8。

<sup>2</sup> 鄭明嫻：《現代散文欣賞》，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9月，頁59。

果把內容和形式拆開來說，那女子攀問同鄉的一段情節(內容)算得甚麼？那二十字所排列的五絕體(形式)又算得甚麼？哪一個船碼頭上沒有攀問同鄉的男女？哪一個村學究不會胡謔五言四句？然而〈長干行〉是世人公認的好詩，它就好在把極尋常的情節用極尋常的語言表現成為一種生動的畫境，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如見其情。<sup>3</sup>

讀彭竹予的作品就像讀〈長干行〉一樣自然而然，親切又熟悉的尋常情節，平凡小人物的生活內容反覆出現，卻蘊涵著作者真心誠意的情致，就算沒有驚悚的鋪陳、奇幻的劇情，也能使讀者心靈深受感動，如臨其境。

從他民國五十八年出版的第一本書《一字一淚一家書》，是當時《霜葉文庫》叢書中銷路最好的事實來觀察，彭竹予自己分析此書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原因為：「主要是這本書裏的每篇文章，像書名所示的，十九是有血有淚的，一些屬於個人身世遭遇的描述，我敢愛，也敢恨，把那個時代的痛苦和歡樂，毫不保留的傾訴，讀者看完這本書，好像看到作者流著滿腮的淚，淌著一身的血，在人生道上邁著大步，堅毅地往前走。」<sup>4</sup>就是這份「至性真情」的情感思想，使讀者感同身受，跟著文中人的遭遇同喜同悲，也愈發喜愛他的文章，也喜歡他積極進取、剛正不阿的個性。

## 第一節 樸實真誠

彭竹予除了是個全方位的作家，也是一個全面書寫的作家，他不只寫親情、友情、愛情，他走到哪寫到哪，想寫甚麼就寫甚麼，是個勇於多方面表現自己的作家。誠如鄭明俐教授說：「只有全面書寫的作家，才能表現他的人格、性情、感情、才氣、趣味乃至脾氣、生活習慣等。」<sup>5</sup>散文原本就是挖掘自我的文類，

<sup>3</sup> 朱光潛：〈文學上的低級趣味—關於作品內容〉，《談文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6年11月，頁38。

<sup>4</sup> 彭徐：〈我的第一本書〉，《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0。

<sup>5</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3月，頁23。

有君子坦蕩蕩風格的彭竹予，更是有過之無不及。

彭竹予的文字樸實真誠，不善雕琢，但也極力避免陳腔濫調，字句的組合每每有新意，就像他人品高潔不譁眾取寵，一切順性自然，有為有守一樣。從他要求「全權主編」雲林青年時態度十分堅決，提到「權力於我如糞土，名利於我如浮雲」的胸襟氣魄，足見其性格上樸實真誠的風骨。正如朱自清所言：

言為心聲，文如其人。思想情感為文藝的淵源，性情品格又為思想情感的型範；思想情感真純則文藝華實相稱，性情品格深厚則思想情感亦自真純。「仁者之言藹如」，「諛辭知其所蔽」。屈原的忠貞耿介、陶潛的沖虛高遠、李白的徜徉自恣、杜甫的每飯不忘君國，都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裡面。他們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們的一篇一什都不僅為某一時會即景生情、偶然興到的成就，而是整個人格的表現。<sup>6</sup>

彭竹予在每一篇血淚交織的文章中，重新審視一次自己的生命旅程，再次發掘到自己不可思議奮發向上的動力，寫給自己最佳的生命註腳，也留給年輕人最佳的典範，勇敢的面對挫折，不逃避，不消極，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彭竹予出版的第一本書《一字一淚一家書》，可說是一本成長過程的回憶錄。有小人物逃難時的悲喜心酸，也有抗日戰爭的悲壯場面。他雖然在學歷上沒有正式的文憑，但靠著自己努力進修和大量閱讀文學作品以及教育類的書籍，陸續也出版了四本書。其中一本《流雲三十年》也是寫一些他隨著軍隊來到台灣，曾在各個角落生活，這三十年來林林總總的重大事件回憶錄。這兩本書的出版，讓讀者更加清楚彭竹予的處事態度和作人原則，作者赤裸裸的毫無保留的將自己的一生悲喜與讀者分享共勉。無庸置疑，這兩本書也是彭竹予個人整個「人格的表現」。

這兩本書的內容都是「真人真事」，比虛構的小說、戲劇更動人心。如魏怡

---

<sup>6</sup> 朱光潛：〈資稟與修養〉，《談文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6年11月，頁21-22。

所說：「散文寫真人真事，從美學角度來分析，這可以說是一種『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美，是美人新出浴的裸體美。」<sup>7</sup>真、善、美一直以來都是文學和藝術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彭竹予的散文魅力既「真」也「美」，更具有「善」的特質。

### 一、樸實真誠的文字

大部分作家描寫自己的父母親的身影，都是歌功頌德居多，就算有提到一些負面的影響，也都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可是彭竹予則是真實寫出，赤裸裸的剖析其親生母親是個拋夫棄子的人。即使這個傷口表面上早已癒合，可是他仍然對讀者真誠毫不掩飾的寫出他的母親有多不負責任。不惜揭開自己內心深處的傷疤，也忍著痛苦去面對讀者，把過去的真相一五一十的呈現。這種真誠又勇敢面對自己生母種種不是的文章怎能不感動人？

母親，一想起您，我的心就破碎了。千不該，萬不該，您不該扔下我們兄妹三個，管自走的。

您太愛賭了。麻將、牌九、撲克、花會，樣樣都來，場場皆輸。我家無田無地，光靠父親微薄的薪水養家，平時省吃儉用的積了幾個錢，全被您充了賭本，過了賭癮。您好像從沒想到我們爺兒幾個的死活，一擲千金，毫不顧惜。祖母的苦口婆心規勸，常遭受您的頂撞，父親的告誡，您更是置之不理。於是，我家更形貧窮，窮得沒有錢來繳房租，苦得每日三餐不繼；而最教父親難以忍受的，是您那些賭友，日夜夾纏看他要債，拿不到錢，就把家裏僅有的鍋灶拆走了。而您似乎風聞在先，很早就溜回外婆家躲起來了。<sup>8</sup>

在〈母親，您不該走的！〉的整篇文章裡，彭竹予用稚子般的口吻對母親說

<sup>7</sup> 魏怡：〈散文藝術魅力的探尋〉，《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頁56。

<sup>8</sup> 彭竹予：〈母親，您不該走的！〉，《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自印本，1983年8月15日，頁13。

著話，從期待母親迷途知返，到希望落空，再寫到害怕她回來反而連累家人的矛盾情結。沒有聲嘶力竭的吶喊，也沒有消極的怨天尤人。反而用最簡單樸實的文字，流露出自然真誠親情掙扎的情境。「您好像從沒想到我們爺兒幾個的死活」，「而您似乎風聞在先，很早就溜回外婆家躲起來了」<sup>9</sup>，雖然文字是如此口語坦白、樸實簡單的敘述，卻更加讓讀者感受到作者母親的一舉一動，深深傷害到其子女幼小的心靈。

## 二、充滿感情的語調

彭竹子對其生母愛恨交織的情感衝突，反覆出現在多篇文章中。尤其是〈如此母親〉、〈母親，你不該走的〉、〈我要母親〉這三篇，都有詳盡的敘述。在〈我要母親〉一文中，對母親離家遠走的行爲，雖仍不滿，卻有同情憐憫的成分，甚至願意張開雙臂擁抱她，願意完全原諒已知錯的母親，整篇文章充滿動人的孺慕之情。

聽了姑母的話，我的心頭無比沉重。在今天以前，對母親我只有羞憤與傷心，如今發自內心的是憐憫與同情。

縱然，母親是由於她的自私與虛榮，才有今時的罪孽，這或許就是天理昭彰的報應吧？但，我能眼睜睜的看看她受苦難？不，不，她是我的母親呀！

母親錯於一念之間，我豈能終生做一個大逆不孝的人呢？<sup>10</sup>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何況是知錯能改的父母，一般人高興都來不及，絕不會和母親計較的。爲了真實的呈現母與子分別十多年後，兩人之間的情緒起伏，彭竹子運用寫小說的對白來強化散文原本平鋪直述較爲呆板的筆法。同時也可讓讀者從互動的對話中，感受到母子間血濃於水的親情，是時空所阻隔不了的。

---

<sup>9</sup> 彭竹子：〈母親，您不該走的！〉，《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自印本，1983年8月15日，頁13。

<sup>10</sup> 彭竹子：〈我要母親〉，《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自印本，1983年8月15日，頁104-105。

弟弟燃起一盞油燈，搖曳的豆火，使我看清了母親的病容，竟是如此的憔悴衰老，兩眼深凹，顴骨凸出，臉上沒有一點血色，與十年前的豐滿秀麗對照，幾乎使我不忍卒睹，鼻尖一酸，淚水已奪眶而出。

母親的瘦臉上，立時浮起一層驚異之色，她微微昂起頭來，朝我細細的瞄視一番，忽然，又頹廢地往下一倒，側過臉去，竟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我強忍住滿腔的悲愴，走近床邊去：

「媽，是我回來了。」

母親雙手掩面，兩肩微微抽動，哭得非常傷心。

「媽，我是長根呀！」我幾乎也要哭了。

猛然？她歇斯底里的嚷了起來：

「你走！我……沒有臉見你，嗚……」

「媽！」我已不勝悲戚了，就憑這一句話，可知母親的心，仍是善良的：

「過去的事算了，媽，你自己身體要緊。」

「嗚……」她哭得更悲慟了。

我緊依著母親坐下，用手扳過她的肩頭，裝出一付可鞠的笑容，說：

「媽，你看，我長得多高大！」說著，我將胸部一挺。

媽媽這才轉過頭來，臉上滿是淚痕，她用手指揉了揉眼圈，向我靜靜地注視著。我看到母親的笑意了，但僅僅是一剎那的，迅即為一層羞愧之色掩沒，她悽然地問我：

「長根，你不恨我嗎？」

我笑笑，點點頭。

「唉！媽太對不起你們了。」

「媽，你再不要提過去的事了，從今以後，你仍舊是我的媽。」

「可——可是，我……」

「媽，我知道妳心裏很難過，但，你知道，沒有媽的孩子，多可憐哪！媽，

我馬上去找房子，讓我們住在一塊，再也不要離開了。」

「這——」她面有難色，似有難言之隱。

「媽，你不要我們了？」我幾乎想哭。

母親痛苦地搖搖頭，眼淚順著原有的痕跡四散流放，一對深陷的眼珠，似有千言萬語要申訴。

「媽，你放心，我會孝順你的。」<sup>11</sup>

就像李碧圭的〈我讀一字一淚一家書〉一文中所說：「『一字一淚一家書』一共輯三十六篇短文，是一本『自傳』式的散文作品，也可以說是彭先生的片斷回憶錄。……寫回憶錄或自傳，一般都是平鋪直述的，而彭先生卻是用充滿感情的筆觸，描繪他童年生活的淒涼實況。」從他對母親的出現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反覆掙扎的情緒裡，可以想見他對母親是充滿感情充滿愛的，也因為愛的深，所以恨的也深，才会有〈我恨母親〉這篇文章。

## 第二節 幽默樂觀

### 一、幽默樂觀的筆調

在幽默大師林語堂〈論幽默譯名〉一文中說到幽默和滑稽荒唐的不同：「幽默之所以異於滑稽荒唐者：一、在於同情所諷之對象。人有弱點，可以諷浪，己有弱點，亦應解嘲，斯得幽默之真義。」<sup>12</sup>，說明自我解嘲乃幽默之真義。彭竹予自己也說：「我不善說教，所以，在撰寫的時候，取材立意，力求輕鬆活潑，絕不敢有違讀者的雅愛。」<sup>13</sup>足見彭竹予也了解讀者喜歡看輕鬆愉快的文句，他不如犧牲小我幽自己一默。在〈請說國語〉一文中，彭竹予用其一貫輕鬆活潑的筆調，寫出令人會心一笑的文句。整篇文章的內容，有別於讀者的想像，全篇盡

<sup>11</sup> 彭竹予：〈我要母親〉，《一字一淚一家書》，雲林縣：自印本，1983年8月15日，頁107-109。

<sup>12</sup> 林太乙：《林語堂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2月，頁84。

<sup>13</sup> 彭竹予：〈寫在前面〉，《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5。

是「自我解嘲」，以自我努力字正腔圓的說國語，來勉勵條件比他好的中學生，一定也可以經過學習後，說出道地的國語，足見其用心良苦。

每天跨進學校的大門，就看見一塊白底紅字的木牌，巍然豎立，上寫「請說國語」四個大字，它像一位喋喋不休的長老，在你眼前千叮萬囑；也像一位威武挺立的衛士，向你怒目瞪視。這塊木牌，從映入眼簾的第一次以後，每次注視它，總是不禁自問：「我的國語說好了沒有？」<sup>14</sup>

十分逗趣的文句，把本來有些嚴肅的話題變得有趣。明明雲林國中大門上的木牌，所寫的「請說國語」四個大字主要是提醒國中生，但是作者卻反求諸己。上文中最後一句「我的國語說好了沒有？」更是一針見血的自我解嘲，妙不可喻。

彭竹子有強大的求知慾，由於幼年失學，更是求學若渴，一有讀書的機會，絕不輕易放棄。他自己形容在抗日戰爭期間，教養院裡的學童，星期假日總是趁機遊山玩水，而他唯一的目標就是找書來看，不僅甚麼書都要，並且甚麼書都看，說自己簡直成了「書癡」<sup>15</sup>。足見其「愛書成癡」到無可救藥，喜歡讀書明明是一件積極上進、足為楷模的好事，他卻自我解嘲成好似吸毒者般，沒書看就活不下去，一句「乾脆把我殺了吧！」實在幽默的乾淨俐落、簡潔有力。讀者也不得不佩服他對讀書的執著，甚至能讓讀者笑笑的看完文章後能有反躬自省的能力，讀者內心會不由自主的出現另一個聲音，一個天使的聲音，問讀者有沒有像作者那麼積極求知？是不是書讀得太少了？應該要改變了吧？彭竹子文章中的幽默筆調，往往帶有對讀者濃濃的激勵作用，認為先天或後天條件比他好的讀者，應該表現不能比他差，否則就是不夠認真努力。彭竹子想要用幽默的口吻來寫出自己的樂觀態度，來影響年輕人要有積極上進的人生觀。

<sup>14</sup> 彭竹子：〈請說國語〉，《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98。

<sup>15</sup> 彭徐：〈我有一間書房了〉，《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3。

一天不看書，就像上了癮的鴉片鬼，難過得坐立不安。一連三年沒書看，乾脆把我殺了吧！

不幹了，當兵啦。到了臺灣以後，真是我的天下了。有薪餉可以買心愛的書，有充裕的時間供我看書，立著看、坐著看、躺著看，隨心所欲，好不神仙！而且各地都有圖書館，每逢放假，第一個走進去的是我，最後一個離開的也是我。<sup>16</sup>

總之，彭竹子在文章中常常幽默的用自我解嘲作包裝，來達到他勸世的目的。這種寫作技巧不僅不會得罪人，也大獲年輕人的青睞，大有「談笑中，強虜灰飛煙滅」的效果，比起直接說教的方式好太多了。難怪他樂此不疲，例如，他常戲稱自己的尊容像「判官在世」<sup>17</sup>，在文章中寫到自己的老婆則叫她「醜小鴨」<sup>18</sup>等，笑果十足又達到自娛娛人的效果。

## 二、影響人心的感動

自古以來「文以載道」便是我國知識分子一肩扛起的重責大任，也是世俗眼光中知識份子責無旁貸的義務。彭竹子並不想要對人說教，只想「感動人心」，就像朱自清在《談文學》一書中提到：

文化可以說大半是語言文字的產品。有了語言文字，許多崇高的理想、許多微妙的情境、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才能流傳廣播，由一個心靈出發，去感動無數心靈，去啟發無數心靈的創造。<sup>19</sup>

同朱自清以上所言，彭竹子在《流雲三十年》一書的前言也說到：「同學們常常要我說一些『從前的事』，尤其愛聽『老師的故事』。經過漫長寒假的思考，才決

<sup>16</sup> 彭徐：〈我有一間書房了〉，《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3-154。

<sup>17</sup> 彭徐：〈情書一千封〉，《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49。

<sup>18</sup> 東方未白：〈家庭主「夫」的祈禱〉，《中華日報》，1977年1月30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1-402。

<sup>19</sup> 朱光潛：〈文學與人生〉，《談文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6年11月，頁11。

定了這個題目。狹義的說，是『我的故事』；廣義的說，是『大時代的故事』。」<sup>20</sup>彭竹子就是以說他人生真實故事的心情來回顧他「可歌可泣」的事蹟，來感動無數莘莘學子的心靈，進而讓無數的心靈創造得到啓發。<sup>21</sup>

在〈雷諾事件 44 年〉一文中，彭竹子義憤填膺的寫到「中美斷交」<sup>22</sup>的事件，全國的民眾莫不同仇敵愾，恥其背信忘義，到處示威抗議。雖然彭竹子也是對美國「西瓜偎大邊」見風轉舵的行爲咬牙切齒，但是他在文中仍然理性的勸大家要是非分明，不要被情緒衝昏了頭，他公平客觀的說了一段話：

當然，美國的人民，有好也有壞，有正義感也有落井下石的人，正如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一樣，不能以偏概全，一筆抹煞。所以，追寫「雷諾事件」，是對事而不是對人，最要緊的，還在警惕我們每一個青年朋友，處理任何事情，要冷靜、客觀，不要盲目、衝動，以免被居心叵測的歹徒乘勢利用。<sup>23</sup>

他重塑真實的歷史事件，來啓發讀者，遇到事情一定要先冷靜以對，以免意氣用事，甚至被人利用而闖下無法挽回的悲劇，造成一輩子的遺憾。足見其寫作時處心積慮的與人爲善，絕不譁眾取寵。文章最後他說「雷諾事件是面鏡子，我們不能受屈辱，但要忍辱負重，而以正當方式去獲得解決。」<sup>24</sup>這也是彭竹子爲人處事的寫照，如同他從小遇到挫折，就能自我要求，不斷地「冷靜面對，正向思考」，把苦當作補來吃。

---

<sup>20</sup> 彭竹子：〈寫在前面〉，《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6。

<sup>21</sup> 《流雲三十年》的〈後記〉篇文中有提到，本書是由主編《雲林青年》的江楓，邀請彭竹子爲這本青年刊物寫的專欄，內容以適合青年人閱讀爲主。所以《流雲三十年》一開始設定的讀者是以莘莘學子爲對象。

<sup>22</sup> 中美斷交發生在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由美國政府片面宣布，要斷絕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sup>23</sup> 彭竹子：〈雷諾事件 44 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45。

<sup>24</sup> 彭竹子：〈雷諾事件 44 年〉，《流雲三十年》，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86年，頁49。

### 第三節 文以載道

《文訊雜誌》在一九九六年九月由作家沈文台撰寫的春秋人物專欄〈點燈照路、提攜後進~雲林文壇啓蒙師彭竹予〉，專題介紹對雲林縣有卓越貢獻的彭竹予。文中說明彭竹予不僅認真寫作、主編刊物，更用心辦文藝活動，帶動了雲林縣藝文人才的互動和交流。

在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彭竹予正式成爲《雲林青年》的主編後，一連辦了多場的文藝聚會，半年就辦了兩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在虎尾「黑松冰果店」，彭竹予與十六位文友見面，有沈文台、李謀審、沈在清等文友。到了下午三點大家才開心的互道再見！<sup>25</sup>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斗六育樂中心，由《雲林青年》月刊社主辦的「雲青作者聯誼會」，邀請了近六十名的大小作家。此次特地邀請了林佛兒、周植英、陳誠、陳韶華、陳慶隆、彭樹楷、漆振仁等七位在文壇上已有成就的作家列席指導，讓文友們可以盡情的發問有關寫作的問題。<sup>26</sup>接著五十七年四月十四日《雲林青年》再度主辦觀音瀑布之旅，邀約了台南、嘉義、彰化、雲林四縣各地的愛好寫作的青年。此次的文友旅遊不忘兼談「小說的故事和主題」，彭竹予處心積慮的把握任何可以讓青年朋友學習寫作的機會，他們一路上說說談談，開心的玩了一天，也了解到如何寫小說。回程中，大家仍討論的意猶未盡，活動十分成功。<sup>27</sup>沈文台自己也參加過數場彭竹予所主導的藝文活動，對彭的用心深受感動：

為了帶動寫作風氣，設法和所有喜愛寫作的青年學生打成一片，彭竹予經常透過舉辦徵文、座談聚會、郊遊聯誼的途徑，來鼓勵年輕人加入寫作行

<sup>25</sup> 藍影、紅葉：〈擁在「雲青」的圓周〉，《雲林青年》，第十四卷第十期，1967年10月31日，頁24-26。當天出席的另外十三位文友：紅葉、藍影、瑰琦、姚歲、蕙影、瑤林、李芳美、陳貴東、楊碧蓮、張永昌、蔡文華、龔滄海、綠綺。

<sup>26</sup> 撒謔：〈掇拾「文藝沙龍」的歡笑〉，《雲林青年》，第十五卷第二、三期，1968年3月，頁44-46。

<sup>27</sup> 詹悟：〈觀音瀑布遊記—兼談小說故事和主題〉，《雲林青年》，第十五卷第六、七期，1968年六月十五日，頁22-25。

列。這些近乎「橋梁」的活動，每次至少都吸引數百人踴躍參加。<sup>28</sup>

這數十年來在有「文化沙漠」之稱的雲林縣，彭竹子辛勤的播種、灌溉，培育一株株「文學苗木」成長、茁壯。沈文台接著提到許多有名的作家，成名前都在《雲林青年》初試啼聲，受到彭竹子的影響和鼓勵。

在彭竹子鍥而不捨大力推動下，雲林縣的寫作風氣開始蓬勃起來，許多具有寫作才華的青年學生，如林雙不、古蒙仁、傅孟麗、羊牧、李展平、廖素芳、詹瑞麟、詹瑞祺、葉純良、李謀審、沈花末、沈花芽、鐘麗慧、張雪映、沈萌華、林文欽……等人，早年都是《雲林青年》的寫作精英，經常在這本刊物上發表作品。<sup>29</sup>

民國七十七年聯合報的記者洪維勛，報導全國各地有關「文藝寫作的老師」，第一位介紹的就是雲林縣的彭竹子，提到許多作家和記者青年的時候都在《雲林青年》的主編彭竹子的灌溉下漸漸成長，也說到彭竹子鼓勵後進的特殊方式：

編過六年《雲林青年》的彭竹子，也在電話裡頭遞給我一連串響叮噠的名單，像小說家碧竹（林雙不）、沈文台，女詩人沈花末，聯合報記者蔡勝義，中央日報記者陳正毅，以及前衛出版社的林文欽。他們都曾在他主編的刊物上初試啼聲，甚至他還記得碧竹第一次投給他的稿子篇名叫〈車上車下〉，彭竹子又另外透露了一樁趣事：碧竹第二篇來稿被退後很不服氣，曾寫信去問原因，彭竹子笑笑說：「你這篇作品是寫得不錯，但是比不上

---

<sup>28</sup> 沈文台：〈點燈照路、提攜後進~雲林文壇啟蒙師彭竹子〉，《文訊雜誌》，1996年9月。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322。

<sup>29</sup> 沈文台：〈點燈照路、提攜後進~雲林文壇啟蒙師彭竹子〉，《文訊雜誌》，1996年9月。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323。

第一篇好。」原來他是怕碧竹因此自滿，故意用話刺激他的。<sup>30</sup>

除了彭竹子外，還有高雄縣的李冰、高雄市的朱沈冬和台東縣的李春生。洪維勛的報導可以讀出他們「為人師表的共同形象——溫柔敦厚、關愛新秀，以及一份永不求償的愛心。」<sup>31</sup>的確，關愛新秀，看到新秀出人頭地，就是當老師最大的快樂。

#### 第四節 修辭出新

朱光潛說：「文學作品之成爲文學作品，在能寫出具體的境界、生動的人物和深刻的情致。它不但要能滿足理智，尤其要感動心靈。」<sup>32</sup>境界要寫的具體，人物要寫的生動，情致要寫的深刻，就是文句修辭的工夫了。就像鄭明俐教授所說：「文學作品都需要修辭，不獨散文然。因爲修辭，使文學語言能卓然獨立，迥異於其他學科的書面文字。修辭是文學構成最基本元素，是產生文學趣味的根本。」<sup>33</sup>更是清楚的說明，「修辭」對文學作品的重要。

彭竹子的散文除了每篇文章必有一個明確的主旨之外，文章的層次分明、輕重有別，加上修辭用心，往往不落俗套，常有一番新意。足見他在文章的結構布局上，語句的別出心裁上，煞費苦心。

##### 一、譬喻生動自然

朱光潛認爲古人有「象教」的主張，宗教家宣傳教義多借重圖畫和雕刻，像小學的教科書裡有許多的插畫，也是一樣的道理。而文藝就是一種「象教」，發源於人類最基本、最原始也最普遍的感官機能，而且影響比哲學、科學還大。<sup>34</sup>

<sup>30</sup> 洪維勛：〈文藝寫作的老師—簡介幾位默默的播種者〉，《聯合報》副刊，1988年9月29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318。

<sup>31</sup> 洪維勛：〈文藝寫作的老師—簡介幾位默默的播種者〉，《聯合報》副刊，1988年9月29日。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1319。

<sup>32</sup> 朱光潛：〈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上）〉，《談文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6年11月，頁39。

<sup>33</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1989年，頁1。

<sup>34</sup> 朱光潛：〈具體與抽象〉，《談文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6年11月，頁154。

文藝的表現必定是具體的、訴諸感官的，如果它完全是抽象的，它就失去文藝的特質而變為哲學、科學。記得這個原則，我們在寫作時就須盡量避免抽象而求具體。<sup>35</sup>

而文學修辭的譬喻格正可以巧妙的化抽象為具體，也是寫文章的人經常使用的修辭方式。

彭竹予在〈燃燭之樂〉一文中提到，任何一位國中老師都明白，想要有效的教學，首先要先贏得學生的「欽敬」和「親近」。他認為學生對老師欽佩和敬重，老師自然就會取得學生的「信任」，同樣若學生喜歡老師、靠近老師表示學生有感受到老師的「誠意」。在〈粉筆上的甘味〉一文中彭竹予清楚的說明：「信和誠，是我在教學活動中的座右銘，也是與學生之間架構的橋梁。……對待學生，要像對待我周遭的人，要以信服人，要以誠待人，絕不可因為自己是老師，有所食言，有所訛詐。」<sup>36</sup>所以彭竹予在〈燃燭之樂〉一文中，特別把「欽敬」和「親近」較為抽象的感受，比喻成具象的「花蕊」和「果實」。

欽敬是信的花蕊，親近則是誠的果實，所以信和誠，應是國中教師的兩大法寶。<sup>37</sup>

「欽敬是信的花蕊，親近則是誠的果實」這兩句話的比喻很妙。花蕊是植物授粉很重要的花器，沒有花蕊中雄雌蕊的粉，植物是無法授精，也就不可能結果了。所以「欽敬」被比喻成「信」的開始，而「親近」則被比喻成「誠」的結果。這兩句比喻有多了一層轉折，十分特殊，讀後印象深刻。

在〈情書一千封〉一文中，因為感情深刻，有許多使用譬喻格的句子。彭竹

<sup>35</sup> 朱光潛：〈具體與抽象〉，《談文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6年11月，頁154。

<sup>36</sup> 彭竹予：〈粉筆上的甘味〉，《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8。

<sup>37</sup> 彭竹予：〈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4。

予把「伴侶」比喻成「鵝鵝蛋」要小心呵護，不能有一絲裂縫，而且鵝鵝蛋的蛋殼又小又薄，保護的難度更高。非常具體的比喻，十分貼切又淺顯易懂。

耽誤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光陰，好不容易的尋覓而得的伴侶，必須像掌心裡  
的鵝鵝蛋，珍愛呵護，絕不能讓它產生一絲難以彌補的裂痕。<sup>38</sup>

他文章中接著把自己的外貌誇大比喻成「判官在世」，不失幽默又自我解嘲，並增加文章的趣味。其實彭竹予相貌堂堂，並不是真的像判官嚇人般的「鬼見愁」。

這篇文章的主角是一千封的情書，彭竹予對主角又是如何比喻的？他把情書比喻成產生化學變化的「愛情肯定劑」，也像他接到了「繡球」成為準新郎般那樣的雀躍。一封信的愛情魔力，從他一今一古的比喻中，具體的感受到兩情相悅，妹有情，郎有意，一拍即合。

這一封信的涵義：是化驗愛情的肯定劑，是從繡樓擲向我懷裡的一顆彩球。<sup>39</sup>

在〈我愛斗六〉一文中，作者喜歡斗六人的親切和藹，斗六鎮古樸和現代並存，更喜歡這裡濃郁的睦鄰情誼。他把斗六這個抽象的地方概念，比喻成一個具體的得道高僧，強調斗六的偏僻和不為人知，就像「香格里拉」般的世外桃源、人間仙地。

這不是他的孤陋寡聞，實在是這個小鎮太偏僻了，太沉靜了，像一位得道高僧，不崇榮華，不慕名利，心安理得的守著這份寧靜，過著與世無爭的

---

<sup>38</sup> 彭徐：〈情書一千封〉，《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49。

<sup>39</sup> 彭徐：〈情書一千封〉，《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50。

譬喻的修辭可以用具體生動的事物，來表達抽象的意念，使讀者更容易理解文章的描述。也是寫文章時，使用較為頻繁的修辭格之一。

## 二、設問引起思考

寫文章時用詢問的語氣寫成的疑問句就叫設問句。設問句出現在文章中可以引人思考，也能啟發想像，比直述句更能引人入勝，有時候好似作者在和讀者對話，有時候又像作者在自問自答。用設問句比直述句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增加文章的戲劇效果和張力。以下都是設問句：

(一) 老師更有充沛的愛心，強烈的榮譽感，他絕對不願意自己的學生，將美好的青春，虛擲在嬉戲中，將鼎盛的精神，耗損在荒唐裏，「教不嚴、師之情」，做老師的能做睜眼瞎子嗎？<sup>41</sup>

(二) 俗語說：「哀莫大於心死。」被編在普通班的學生，千萬別死了這條心，人的進取，繫於一顆活躍的心志，只要自認為有信心可以移山填海，發揮個人的潛力，就什麼困難也沒有了。讀書用功，更是加此。親愛的同學，你相信自己呢？還是相信環境所造成的訛誤？

<sup>42</sup>

(三) 國中國文課本的每一課後面，都列有幾個「問題與討論」，假如國文老師能善加運用，妥作誘導，一定可以使學生展開一場激辯，既可深入瞭解課文的內涵，又可訓練學生的辯駁能力，不是一舉兩得嗎？<sup>43</sup>

<sup>40</sup> 彭徐：〈我愛斗六〉，《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142。

<sup>41</sup> 彭竹子：〈為自己而讀書〉，《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62。

<sup>42</sup> 彭竹子：〈發揮自己的潛能〉，《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67。

<sup>43</sup> 彭竹子：〈師生之間的言橋〉，《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40。

在文章裡先提出問題，再寫出答案，這種自問自答的方式稱為提問。在〈我們只有一面旗〉一文中，由於彭竹予愛國意識強烈，大量運用設問句去提醒讀者對國旗事件的反思。運用的手法相當熟練，詢問的語氣排山倒海而來，波滔洶湧，一連串逼人的問句，氣勢如虹，最後答出令人屏息以待的答案。

試問：誰願意做中共的順民，誰又願意做海上的難民？是早年那些要改國歌、換旗號心懷不軌的分子？是那些誣蔑領袖，詆毀政府的野心政客？是那些高唱「臺灣住民自決」的所謂民主人士？還是那些常年藉戒嚴法、黨禁、報禁，專唱反調，愚民玩政的跳樑小丑？不是，絕對的不是。不信，且去問一聲。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sup>44</sup>

另外在〈白箋赤子心〉一文中，彭竹予文章開頭就把「煩惱」拋出，提到《公民與道德》提早四節課教授完畢，接下來該上甚麼呢？傷神之餘，一連串的自問自答，生動的呈現他內心的想法，提問的戲劇效果十足。

那剩下的兩週還有四節課，要做些什麼呢？要她們自習吧？教我這個做老師的嫌在敷衍；再找些重點加強一番吧？看她們一個個倦態畢現，效果必定不佳。我必須找一些讓自己在課堂有事做，而對她們也有興趣的活動，才能輕鬆的打發最後的這幾小時。

作者提出了問題，卻沒有回答，往往是一種反問的形式。這種只問沒答的設問句，其實是穿著疑問句外衣的「確定肯定句」，常被用來雙重肯定作者意思的語氣。以下兩個疑問句，作者提出問題後都沒有再回答，就是藉由這樣的疑問句更確定作者的意思，作者希望透過國旗歌的歌詞內容，人們能再想起國家曾經的

---

<sup>44</sup> 彭竹予 〈我們只有一面旗〉，《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 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 57。

創痛或艱辛。國旗的冉冉升起，可以觸動人們的良知而自我期許。這種修辭方式就是設問中的反問。

參加升降國旗的時候，究竟有多少人，在「山川壯麗，物產豐富」的樂曲中，思維的觸角，曾經撫摸過國家的創痛或艱辛？或能有多少人，在朝陽的啟示下，面向冉冉升起的國旗，觸動良知的中樞，而自我期許？<sup>45</sup>

年少經過國破家亡戰爭洗禮的彭竹予，面對國旗、國歌、國旗歌等象徵國家意義的事物時，免不了比一般人更執著、更焦慮，對民眾有更多的期許。

### 三、排比氣勢充沛

鄭明俐教授在《現代散文欣賞》一書中說：「排比是利用相似結構的句子，接連的表現同一範圍同性質卻不完全相等的意象。」<sup>46</sup>排比不僅在外觀上，看起來句型相似，相似的句組念起來也因音節重複而有旋律產生，例如朱自清的〈匆匆〉就有大量重複或排比的句子穿插其間，是一篇充滿聲音節奏的散文。彭竹予的散文常出現排比句，尤其在他說理的時候，有時如排山倒海的氣勢，有時如鼓聲咚咚的作響，每篇文章的排比句，不論是單句的排比或是複句的排比，各有各的巧妙。

#### （一）〈爲自己而讀書〉文中的排比句

這是一篇寫給中學生看的文章，強調學生讀書是爲了自己增長知識和學習待人接物的道理，師長只是求好心切，才會「愛之深，責之切」。

因為你是老師的學生，他要忠於職守，才在你精神恍惚的時候，穩定你，在你心志懈怠的時候，鞭策你，情緒沮喪的時候，勉勵你，言行乖張的時

<sup>45</sup> 彭竹予〈我們只有一面旗〉，《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57。

<sup>46</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欣賞》，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9月，頁47。

候，矯治你。<sup>47</sup>

在文中作者利用複句的排比，表現出情緒平靜時情感和聲音的抑揚頓挫。作者一連用了四個「時候」搭配四個短句的「你」，強調老師對學生無時無刻的關愛，老師也像守護神一般，在學生最需要的時候，出手搭救。連續四組長短句型的排比句，也產生像音樂般的感人節奏，中學生讀了怎能不受影響？怎能沒有感動？

## （二）〈燃燭之樂〉文中的排比句

這篇文章是彭竹予對自己當老師的期許，並寫出父親的遺言是希望他能成爲一位老師，也是兩位恩師對他的期望。他知道做人難，教人更難，但他不怕面對最具挑戰性的教師工作，因爲他有百折不饒的意志。

我曾戰慄過，為著幾個冥頑不靈的學生；我曾怒吼過，為著少數屢誠不聽的少年；我曾唏噓過，為著自己胸藏不豐，而怕貽誤他們的學業；卻不曾懊悔過，為著抉擇這份與世無爭，淡泊名利的專業。<sup>48</sup>

在這裡，作者使用的排比句也是複句的排比，這四組排比句，句型雖略有不同，但大同小異，並不影響排比句的主要句型，四組都有「曾…過，為著…」相同的字。把長句用逗號分開，使一句變兩句，而形成複句的排比句，可製造出短句的輕快節奏。如鄭明俐教授在《現代散文欣賞》一書中說：「在一系列句型不一樣的句子中插入重複或排列相似的句子，可以在『異』中求『同』的節奏，不僅訴諸視覺（句型相近）也同時訴諸聽覺（音節重複）。在意義上，因爲重複，又可反覆強調連續多數的文意。」<sup>49</sup>彭竹予在其散文裡，常使用重複或排比的句子，運用文字本身傳達出的節奏，打動人心，牢牢的抓住讀者的心。

<sup>47</sup> 彭竹予：〈爲自己而讀書〉，《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62。

<sup>48</sup> 彭竹予：〈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3-14。

<sup>49</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欣賞》，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9月，頁46。

### （三）其餘散文的排比句

句子較長的排比句，可以形成排山倒海的氣勢，也可以有纏綿遣捲的情意。句子較短的排比句，音節短促有力，形成擲地鏗鏘的效果。以下是彭竹子運用單句的排比，擲地有聲，使文章節奏激昂、緊湊，具有十足的說服力。

1. 國家需要的，是有才氣、有膽識、有作為的青年才俊，這些，都要從書本中獲取。<sup>50</sup>
2. 要使學生成材成器，有德有能，必須做好修心，而心是游移活動的，要能捉摸觀察，要能精雕細琢，輕則罔效，重則碎裂，早則戕害，遲則延誤，環顧天下，再也沒有比教師的工作難做的。<sup>51</sup>
3. 從來不知施罰的老師，說得動聽，是好好先生，說得嚴重，他是一位見弊不治，見頑不化，見惰不矯，見惡不教的尸位者。<sup>52</sup>
4. 每年的十二月裏，我總有好長的一截美日，捧著一張張形式各異的卡片，唸著熟稔而親切的名字，浸沉在甜美的回憶中，是呼喚，是享受，是樂趣，更是惕勵。<sup>53</sup>
5. 作文命題，最能考驗這個國文教師的勤與惰，實與虛，嚴與廢的教學精神了。<sup>54</sup>

排比句就像是散文中一段重複的節奏，可以藉由排比句中句型重複產生的節奏，來打動讀者的情感，便能輕易的抓住讀者的心。如鄭明俐教授說：「句子的重複可以造成聲音的同一、反覆，便容易造成充沛的氣勢；而句子的排比又可以造成各種旋律。如果句子在類疊之下又排比起來，便可兼收二者之長。」<sup>55</sup> 相

<sup>50</sup> 彭竹子：〈讀書爲了救國〉，《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28。

<sup>51</sup> 彭竹子：〈燃燭之樂〉，《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4。

<sup>52</sup> 彭竹子：〈注愛與行罰〉，《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72。

<sup>53</sup> 彭竹子：〈一元敬師〉，《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95。

<sup>54</sup> 彭竹子：〈作文的命題〉，《粉筆生涯》，雲林縣斗六市：自印本，1984年5月初版，頁121。

<sup>55</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欣賞》，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9月，頁47。

似結構的對偶或排比句法，在彭竹予的散文作品中俯拾即是。

## 第五節 揉合小說技巧

彭竹予有多篇作品是以散文為母體，加上小說的特色，其中揉合小說裡人物的刻劃、情節的發展，讓散文更生動更立體。彭竹予本身也是一個小說家，早在民國五十二年就完成多篇短篇小說，並多次刊登在月刊上，民國五十八年更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雪嶺忠魂》。散文與小說的結合是一種突破傳統散文的新嘗試，對寫散文也寫小說的彭竹予而言，揉合這兩種文類的作品，是水到渠成的。李光連在《散文技巧》一書中有談到散文作者受到「紀實性」特點的限制，不能像小說作者自由運用各種藝術手段，在「可虛構」的條件下盡情的刻劃人物。而散文作者的自由卻受限在「貼近生活基礎上」的自由。<sup>56</sup>

### 一、善心橋

這篇文章乍看下好像短篇小說，但內容卻是真實的，彭竹予只是用「小說」的筆法，寫出整個「真人真事」的事件，使讀者像在看小說一樣的趣味盎然，心情隨著〈善心橋〉情節的高潮起伏而轉折。本文也受到雲林作家作品委員會的肯定，經評審委員會三度聚會，仔細討論，嚴格評審，最後並以不記名票選方式，從二百餘件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 1》一書中的一篇文章。好文章是不會寂寞的。

〈善心橋〉是說一對親兄弟因無情的戰爭而離散，行有情的善舉而重聚的感人故事，整個事件充滿戲劇性情節的張力變化，也是一篇既溫馨又可提振「善有善報」、「為善常樂」社會善良風氣的文章。李光連在《散文技巧》一書中寫至「敘事須有寄寓」時說：「散文敘事的審美價值，不完全決定於事情本身，而在於能不能夠藉助事件給讀者提供較多的聯想情裡的空間。」<sup>57</sup>〈善心橋〉正是提供給讀者「寓理」、「寓情」功能的一篇散文。首先，彭竹予以處理小說情節的筆

<sup>56</sup> 李光連：《散文技巧》，台北：洪葉文化，1996年，頁291。

<sup>57</sup> 李光連：《散文技巧》，台北：洪葉文化，1996年，頁261。

法來呈現民國六十年朱一克開計程車，一位趕時間的客人急忙下車後，遺忘了一只鼓鼓的公事包在計程車後座的真實事件。

在景美的街口，有位神色焦急的男士，拎著一隻褐色的公事包，將車攔住了，一進後座就忙不迭的吩咐：

「臺北火車站，要快！」

起步以後，朱一克問：

「先生，您要搭幾點的？」

「八點整。」

朱一克瞄了一下腕表，心裡禱念著，希望整條羅斯福路的紅燈不要出現太多，否則就趕不上這班車了，開快車絕對不行，超車也要看情形，總之，為了交通安全，他不能違反交通規則，即使這個時候田交通流量正是高峰。

坐在車內的那位乘客，不是頻頻讀表，就是兩眼瞪著閃現的紅燈跳腳，那份惶急的神情，從後照鏡中映入朱一克的眼簾，不禁輕微的搖著頭。

真是運氣不錯，八點還差五分終於到達了，車子一經停住，那位先生迅速的丟了一張百元鈔票：「不用找了。」打開車門，飛也似地奔向人潮，瞬間不見人影。<sup>58</sup>

故事主線的主角朱一克，毫不猶豫的立刻送去警察局招領，打開公事包才發現裡面竟然裝了兩百萬的現鈔。之後，朱一克「拾金不昧」的善行受到中央日報駐新店記者的採訪，並刊登在報紙上。而此時，故事一轉，從新店轉到了金門故事副線的次要主角朱迪克出現了，和主角一樣姓朱，莫非兩人有關係？這個轉折激起讀者的好奇心，而且情節的高潮接踵而至，像神明顯靈般的奇蹟出現了。

---

<sup>58</sup> 羊牧等著：《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一)》，雲林縣：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頁60-61。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0。

突然睡不著的朱迪克，會發生甚麼事呢？

服役在金門某師的工兵士官長朱迪克，這一夜躺在床上，毫無緣故的竟然闔不上眼，翻來覆去的老是在床上打轉，「奇怪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睡前既沒有喝一口濃茶，也不沾咖啡，心裡面根本沒有半樁丟不開的煩惱事…怎麼會睡不著呢？他實在想不透。好在他是一位豁達開朗的人，尤其軍人做久了，什麼事都養成一種隨遇而安的習性，既然不安於枕，乾脆跳下床位，穿好衣褲，很自然地走向中山室，因為那間屋子裡多的是書報雜誌，白天要工作，沒有時間詳細閱讀，今夜正可以好好兒的看上一看。他隨手拿起一份中央日報，從國內大事到國際要聞，由社會新聞翻到地方版上，突然，「朱一克」三個鉛印字，像魔術師玩把戲似的，從報紙上跳了出來。<sup>59</sup>

因為「睡不著」，才使得朱迪克有機會走向中山堂，也因為中山堂有放書報雜誌，朱迪克才有機會看到了報紙上被報導的「朱一克」三個字。這一連串的巧合只要其中一項因素不成立，他們兄弟相認的機會就可能永遠的錯過了。

作者巧妙的運用朱迪克腦海裡正漸漸浮出朱一克幼時的面貌，筆鋒一轉，時間瞬間回到從前，地點也一併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浙江奉化泰清寺。李光連在《散文技巧》一書中寫至「切割故事」時說：「散文常常用逆轉時序的方式來敘事。事件在散文家手裡有較大靈活性，他可以把事件切割，斷為幾個部分，然後根據需要顛倒排列，互相錯置。」<sup>60</sup>彭竹予利用散文的「逆轉時序」，把故事帶到了他和朱家兄弟一起成長的國際災童教養院，好好的追本溯源給讀者看。沒有分開，哪來相聚？兄弟因何而分開？也是讀者想要了解的情節。

---

<sup>59</sup> 羊牧等著：《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一）》，雲林縣：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頁62。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1。

<sup>60</sup> 李光連：《散文技巧》，台北：洪葉文化，1996年，頁264。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由於戰火荼毒，使江南一帶原本幸福的家庭，頓遭家破人亡的厄運。朱家兄弟就是在這悲切的命運下，流落上海，不久，被鄞奉聞人竺梅先先生連同其他五百餘難童，收容在浙江省奉化縣樓鄉的一座廢廟泰清寺，取名為國際災童教養院，予教予養。民國三十一年，朱迪克為了報國仇、雪家恨，響應教養院發起的從軍抗日運動，與朱一克別離，隨著部隊遠走寧象一帶，他每到一地，都有信函與仍在教養院的朱一克保持連絡。教養院解散後，朱一克被遣送到寧波群玉山房學刻字，這時候兄弟倆還偶然有連繫，直到三十七年底，匪陷猖獗，寧波漸苦吃緊，朱一克也匆匆的投入國軍聯勤部隊，輾轉來到臺灣，從此，兄弟間像斷了線的風箏，從此失去音訊了。<sup>61</sup>

時間又轉回四十年後，兄弟倆一陣魚雁往返後，總算團聚了。弟弟朱一克還特別邀請，包含他們兄弟在內所有在台灣落腳的十五位教養院同學，一起到他新店的家中慶賀。李光連在《散文技巧》一書中說：「散文敘事的『寄寓性』，還表現在藉事明理上。寫散文要考慮事理，即事明理，理因事發。」<sup>62</sup>內容真實感人的本文，在最後畫龍點睛的結尾，襯托出人性善良的光輝這個不滅的「事理」。

這份親情的取得，絕不是那兩百萬新臺幣可以買到的，而是朱一克的這顆善心啊！<sup>63</sup>

彭竹予在《生命之舟·從一到十五》一文中，分別記錄下這來台相聚的十五位教養院同學的相認經過。其中最戲劇化的朱氏兄弟，哥哥朱迪克是排第十五個連絡上的同學，而作者也用簡明扼要的敘述方式，短短兩段就寫出朱氏兄弟相聚

<sup>61</sup> 羊牧等著：《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一）》，雲林縣：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頁63。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1。

<sup>62</sup> 李光連：《散文技巧》，台北：洪葉文化，1996年，頁262。

<sup>63</sup> 羊牧等著：《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一）》，雲林縣：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頁63。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41。

的經過。

最後連絡上的一個同學是朱一克同學的胞兄朱迪克，這更有非凡的意義。原來，朱一克同學是開計程車的。民國六十年的九月裡吧？他在後座發現客人留下的現金衣物等，立刻送警招領；新店的中央日報記者就將這件好人好事加以報導。

住在金門的朱迪克，一向是很少看報的，那天晚上，不知怎麼搞的，硬是睡不著覺，於是悄悄的離床到中山室看報去，這一看，就看到朱一克這則新聞，還以為是睡眠朦朧不是真是，或是同名同姓巧合而已，經過同志們的慫恿，他就在第二天發出一封信去詢問。這封信轉了幾個地方，終於到了朱一克同學的手裡。於是，別離近三十年的一對兄弟，就這樣取得連絡了。<sup>64</sup>

上文中直接平鋪直述的描寫方式和〈善心橋〉一文以小說的筆法展開故事的情節截然不同。兩相比較，帶給讀者的感受也不一樣，〈善心橋〉相對有趣多了。用小說的筆法更易引人入勝，但是劇情又是真實的，讓讀者更嘖嘖稱奇。

## 二、可愛的敵人

本文是彭竹予敘述他童年時被收留在國際災童教養院的真實事件，當時全院在無預警的情況下，一位叫前尉壽山的陸軍上尉，帶領一批荷槍實彈的日軍，突然從山頂衝下直達教養院，嚇得女孩子們尖叫、男孩子們面無血色，全院師生像是面臨「世界末日」一般，情緒驚悚不已。彭竹予把這段真實事件藉小說的技巧來鋪陳，透過師生間的對答生動的呈現，「面臨死亡」的真實情緒。

一個炎熱的夏天，時間是上午十點左右，我在初三上國文，初三的教室是全院最高的一幢，築在牛山腰裏，講的是諸葛亮「前出師表」，我正講得

---

<sup>64</sup> 彭徐：〈從一到十五〉，《生命之舟》，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68。

口沫橫飛，情緒激昂之際，拍的一聲，屋頂上落下一顆石子，我還以為是牧羊的孩子在惡作劇，這個意念剛剛浮起，拍、拍、拍的接連掉下好幾顆，當時一個學生主動的跑出去察看，當他跑回來的時候，臉色嚇得死白，張大了嘴巴，結結巴巴的向我報告：

「老…師，日…本兵…來…了！」

這一驚，幾使我的教科書從手中掉了下去，弓身探頭向窗外一看，嘿！山頂密密麻麻站了不知有多少日本兵，每一個人手裏端著槍，槍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止一步步俯衝下來。<sup>65</sup>

當日本軍官前尉壽山弄清楚他們只是一群無家可歸的孤兒時，劇情急轉直下，一個「戲劇性的轉折」出現，日軍不僅沒有騷擾、沒有破壞、沒有殺人也沒有放火，難以相信的是，此軍官在離開之前，還親寫自寫了一張告示，不准任何日軍侵犯教養院的一草一木。此事件正好應驗了「善有善報」這句話，是教養院的「善念」感動了無情的「敵人」，而且感動的敵人是和「燒殺姦虐」無所不用其極的「南京大屠殺」同一國訓練出來的軍人，這才是不可思議的地方。

走出會客室，碰到一個十來歲的男孩，他對張主任說：「我的大孩子恐怕也有這麼大了，有一天，他會像這裏的兒童一樣。」說著，悽然地一笑。彷彿早已料到，自己的生命已逃不過這一仗的劫運了。

我聽了，覺得這個日本大尉感情之豐富，理智之清明，超乎常人。

臨走時，他留下了一個通信地址，又給院方寫了一份告示，告示的內容是禁止任何日軍有侵犯本院的一切行為，這無異給本院一道安全的保障。

三個月以後，聽說他增援前線去了，從此，便失去了他的音訊，可能已應了他自己的話了：使他的兒女失去了爸爸，變成孤兒了。

我很懷念他，因為他是一位好軍人，也是一個可愛的敵人。<sup>66</sup>

---

<sup>65</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雲林縣：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68-369。

<sup>66</sup>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雲林縣：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頁372。

教養院遇到明是非的日本軍官，軍官了解戰爭對兩國都沒有好處，也知道自已隨時有性命之憂，看到被戰爭迫害而失親的災童，聯想到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也可能變孤兒，就留下了一道「保護令」，保護災童不受日軍的侵犯。從「殺害者」變成「守護者」，從「敵人」變成「朋友」，變化之大，使這起真實事件比小說還小說，彭竹予用「老師」的立場寫的，文中以老師的視角來描述和對話。本文已具小說的形式，但事件和人物都非虛構，是作者的親身經歷。

## 第六章 結論

彭竹子的一生面臨了許多抉擇，血淚交織的一路走來，正如他所言，那是一個壯烈、苦難的時代，更是稚嫩生命接受考驗的時代。他無怨無尤，勇敢面對困境不斷地向前走，才有機會一償宿願，實現夢想，而他的人生閱歷就是最真實的教材，他寫下的親身經歷就是最直接的史料。他在中年時意外成爲國中教師，使他更加兢兢業業的堅守在教學崗位上，學校需要他扮黑臉接手燙手山芋「管理組長」一職，他雖自知年過半百，體力大不如前，難以輕鬆勝任此耗精損神的行政職務，但不忍學校行政面臨的困境，他最後答應幫忙學校。爲了教育，爲了全校師生，他鞠躬盡瘁，從半百之年承擔到花甲之年，一口氣當了四年半的管理組長。在這十九年教學相長的日子，彭竹子不敢稍有懈怠，認真的過每一天。在擔任《雲林青年》總編輯時，他爲了鼓勵學子勤於寫作，自己帶頭示範不斷地在各大報副刊或月刊投稿發表作品，並得獎無數。爲了鼓勵別人寫劇本，自己請教別人並把所寫的劇本投稿到各大電視台，不但錄取而且在電視上播出，最後還供不應求，劇本參加比賽也得獎。這一切的一切彭竹子都身先士卒，「身教重於言教」，成爲最佳典範，也在雲林縣影響了一批文藝青年漸走向文學之路，在寫作的這條路上，受他鼓勵栽培的文友不計其數。從他主編《雲林青年》期刊五年（1968-1973），連任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理事長五屆（1983-1992），就像是推動雲林縣文藝活動搖籃的手。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的「雲林文學步道」，是全國第一條以文學爲主題而規劃的步道，少了彭竹子的名字，有些黯然失色，美中不足。

本論文是以彭竹子的散文作品爲深究的對象，並研究他的成長背景及其生平，進一步探討彭竹子散文作品的主題性、知性和感性的書寫，以及其散文的特色和藝術表現。

彭竹子是用他的「生命」在寫散文，他的散文時時閃耀著生命的光輝，總是給予讀者知性的或感性的正向力量，這是他散文的一大特色。他在《流雲三十年》

書中的〈寫在前面〉說自己「不善說教」，其實是過謙了，他的散文雖不明顯說教，但總透著些「正氣凜然」、「大中至正」之氣，讀者在感動之餘，不知不覺就受其文章所影響，不再自怨自艾，勇敢的迎向明日的朝陽。

彭竹予在《粉筆生涯》書中的〈燃燭之樂〉說他的人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筆者研究其散文作品的主题時，正巧發現其散文的四大主题緊扣著人生的四個階段，呈現出彭竹予散文感性寫實的風格。他赤裸裸的把自己攤在讀者面前，不唱高調，只是單純而忠實的呈現自己所思、所見、所聞、所感。「寫作即生活，生活即寫作」，他樂在為寫作而寫作。他相信情感自然流露的作品更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影響力。這也是彭竹予散文不咬文嚼字，不譁眾取寵，簡單、清新、自然又不失詼諧的風格。筆者發現個性淡泊名利的彭竹予，不喜歡刻意舞文弄墨，賣弄才學的寫作，他寫作常為了感謝別人、鼓勵別人、讚美別人或為了提供讀者教學、投稿的經驗而寫，目的是要幫助別人，別勵自己，不是為了顯現自己的才華，所以彭竹予的筆名才会有五、六個，就是避免盛名之累。偶有針貶時勢的內容，凡遇國家有難、社會有病之時，他也會義不容辭的藉由寫作發聲，有時呼籲大家共體時艱、全國上下團結一心，有時關心社會善良風俗，提醒大家不要盲從、不要迷信。這是彭竹予散文呈現出知識份子「入世精神」的一面，使得他的文章有「文以載道」的影響力。加上彭竹予也寫了許多頗負好評的短篇小說，於是某些小說的技巧會適時的出現在散文中，使散文處理的十分生動，有趣味性，讓讀者看了還想再看，是很成功的技法和特色。這也是彭竹予散文的過人之處，有其風格上的特殊性。

從明清時期的台灣古典文學到日治時期<sup>1</sup>的皇民文學，顯示出台灣社會殖民化和進入現代化的歷程。在日治時期，散文作家多元的題材，逐漸羅織出當時台灣的歷史與社會風貌。如同《編織與重繪台灣圖像》一書中說：「通過散文，的確可以『發現』台灣的歷史與社會；透過文字的召喚，凝視『我們的』鄉土。」

---

<sup>1</sup>指 1895 年日本帝國統治台灣，到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止，其中 1937 年後日本台灣總督府下令，全面禁止使用中文，皇民化運動於焉展開。

<sup>2</sup>散文的書寫無邊無際，在苦難的時代中，「真實」的呈現小市民的心聲，也寫出底層社會庶民的真實情感和生活樣貌。通過彭竹予的散文也可以發現一九四九年的那段大時代的悲劇下，小人物無奈的心聲和與生存搏鬥的辛酸。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節節敗退，正式撤退台灣。因此「反共復國」的口號迴盪在五〇年代，「反共文學」變成顯學，許多官方或半官方的文藝團體推波助瀾下，主導了時代。彭竹予本身就是在一九四九年跟著憲兵，在上海搭上招商局的海黔輪來到了台灣。所以他的故事也就是「大時代的故事」，他的文學作品在那時空背景下，難免有激昂的「反共」情結和濃濃的懷鄉思緒。他把他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皆鉅細靡遺的寫了下來，為的是他痛恨共產黨挑起戰爭，造成國破家亡，人民顛沛流離，也為了感謝在台灣國民政府給他安身立命重建家園的機會。因為他痛恨，也因為他感謝，所以他認真的寫作和創作，把他自己血淋淋的傷疤揭開，讓世人一窺「一九四九」年的痛，成為當代雲林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彭竹予的散文作品正代表著這一時代的悲歌，看了彭竹予的作品就像在和他對話，在和那個悲壯的一九四九年成千成萬的不幸的人對話。如同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的開場白：「也正因為，他們那一代承受了，戰爭的重壓，忍下了離亂的內傷：正因為，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頭播種，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開闊的長大。」<sup>3</sup>

彭竹予也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一個老兵，但是他把自己的一生苦難整理成一篇文章，最後自己集結出書，比起龍應台幫許多老兵整裡的資料有更多的細節，也能清楚的看出戰爭對百姓的迫害有多麼深遠，多麼殘酷。彭竹予散文作品也是屬於這段大時代的歷史洪流之一，貢獻不容小覷，也是五〇、六〇年代主流價值的作品，有其應有的文學定位和貢獻。

彭竹予也是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時代悲劇下的一滴涓涓細流，不同的是，

---

<sup>2</sup>須文蔚：《編織與重繪台灣圖像》，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9月，頁93。

<sup>3</sup>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2011年2月9日。

他自己用充滿感情的筆觸一字一句的寫成一篇又篇動人的散文，仔細的記下許多文字紀錄，成爲歷史上不可抹滅的史實。且獨立在龍應台費盡千辛萬苦收集整理的十五萬字的口述歷史和自傳之外。誠如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後記〈我的山洞，我的燭光〉一文中無可奈何的說：「我對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的口述都長達幾個小時，但是最後真正寫入書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萬字才能『比較』完整地呈現那個時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寫十五萬字。」<sup>4</sup>一個人的能力的確有限，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所有一九四九的故事。這更突顯彭竹予用四十六萬字寫下自己大時代的親身經歷，更加難能可貴，不但是最寫實的第一手珍貴史料，也是一個細小涓流完整的一生慷慨無私的呈現在大家面前。彭竹予散文的歷史價值與地位，重要性不言可喻。

---

<sup>4</sup>龍應台：〈我的山洞，我的燭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2011年2月9日，頁360。

## 參考書目

### 一、彭竹予著作

書名	類別	出版社／刊物	出版年／發表日期
《一字一淚一家書》	散文	明山書局霜葉文庫	民國 58 年 3 月 28 日
《雪嶺忠魂》	短篇 小說集	明山書局霜葉文庫	民國 58 年 8 月 1 日
《粉筆生涯》	散文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補助出版	民國 73 年 5 月
《流雲三十年》	傳記	采風出版社	民國 75 年 3 月
《彭徐文集》		南華大學台灣文學 研究中心（彭徐原 著，鄭定國教授主 編）	民國 99 年 12 月

## 二、專書論著

王彬主編：《中國散文鑑賞文庫》當代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2008年。

朱光潛：《談文學》，台北：五南圖書，2006年。

朱敬先：《教育心理學—教學取向》，台北：五南圖書，2000年。

羊牧等著：《青溪雲林文粹》，斗六市，青溪新文藝學會雲林縣分會，1984年。

羊牧等著：《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1》，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92年。

吳小林：《中國散文美學》，臺北，里仁出版社，1995年。

余光中：《分水嶺上一余光中評論文集》，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年。

余光中：《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1994年。

沈謙：《修辭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年。

李瑞騰：《台灣文學風貌》，台北：三民，1991年。

李光連：《散文技巧》，台北：洪葉，1996年。

李威熊主編：《遇見現代小品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

林海音編：《純文學散文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年。

洪北江編：《名家散文百篇》，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2年。

洪富連：《當代主題散文的研究》，高雄：復文，1998年。

季 薇：《散文研究》，台北：益智書局，1966年。

范培松：《散文瞭望台》，台北：業強，1993年。

封德屏：《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臺北，文建會，1996年。

胡適編：《五四新文學論戰集彙編》，臺北，長歌出版社，1975年。

故鄉編輯部：《思我故鄉》，臺北，故鄉出版社，1979年。

故鄉編輯部：《懷我故人》，臺北，故鄉出版社，1979年。

- 陳信元：《中國現代散文初探》，臺中，臺中縣文化中心，1990年。
- 陳義芝主編：《臺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
- 彩虹出版社編：《百家散文》，臺北，彩虹出版公司，1972年。
- 張春榮：《現代散文廣角鏡》，台北：爾雅，2001年。
- 彭徐原著，鄭定國主編：《彭徐文集》，雲林縣：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10年。
-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91年。
- 游 喚：《現代散文精讀》，臺北，五南書局，1998年。
- 黃永武：《字字句鍛鍊法》，台北：洪範，1995年。
-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
- 須文蔚：《文學的台灣》，台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
- 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編：《青溪雲林文粹》斗六市，青溪新文藝學會雲林分會，1984年。
- 雲林縣政府編印：《可愛的家鄉—雲林》，斗六市，雲林縣政府，1991年。
- 雲林縣立文化中心編：《雲林作家風采錄》，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1年。
- 雲林縣立文化中心編：《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一）》，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
- 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編：《綠洲—青溪雲林文粹2》，台北市，采風出版社，1993年。
- 雲林縣發展史編纂委員會：《雲林縣發展史》，斗六市，雲林縣政府編印，1997年。
- 楊 牧編：《中國近代散文選》，臺北，洪範出版社，1981年。
- 楊昌年：《現代散文新風貌》，台北：東大，1993年。
- 賈平凹：《散文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
- 齊邦媛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散文卷)，臺北，爾雅出版社，1984年。
- 鄭明娟：《現代散文欣賞》，台北：三民，1987年。
- 鄭明娟：《現代散文》，台北：三民，1999年。

- 鄭明娟：《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長安，2001年。
- 鄭明娟：《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2001年。
- 鄭明娟：《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2007年。
- 鄭明娟：《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2010年。
-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3年。
- 應鳳凰：《臺灣文學花園》，臺北，玉山社，2003年。
-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
-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2011年。

### 三、期刊論文

- 余岱軒：〈沈文台散文研究〉《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縣大林，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4月30日，頁447-460。
- 林央敏：〈散文出位〉，《文訊》第14期，1984年10月
- 張堂錡：〈散文出位現代散文的新趨向〉，《國文天地》第13卷第1期，1997年6月。
- 張健：〈六十年代的散文〉，《文訊月刊》第十三期，臺北，1984年8月。
- 張堂錡：〈現代散文的裂變與演化〉，《文訊雜誌》167期，1999年9月。
- 鄧宇哲：〈黃燕德散文研究〉《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縣大林，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4月30日，頁595-607。
- 曾昭旭：〈談散文分類及雜文〉，《文訊月刊》第十四期，臺北，1984年9月。

### 四、學位論文

- 牟方芝：《張曉風散文研究》，政治大學，國文教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

何美宜：〈《雲林青年》雜誌研究（1953~1989）〉，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許張吉：《張拓蕪的散文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蔡其昌：《戰後（1945-1959）臺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蔡倩如：《王鼎鈞散文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2001年。

趙台萍：《鮑曉暉散文研究》，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劉淑惠：《余光中散文新探》，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2004年。

劉信足：梁實秋《雅舍小品》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簡弘毅：《陳紀滢文學與五〇年代反共文藝體制》，靜宜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3年。

## 五、報紙專文

羊 牧：〈評《一字一淚一家書》〉，《中華日報》72年10月27日。

李圭碧：〈我讀一字一淚一家書〉，《香港時報》文與藝副刊，1969年5月15日。

林雙不：〈評介「一字一淚一家書」〉，《中央日報》「中學生」專刊上的「和中學生談書」的專欄中，1980年11月9日。

東方未白：〈家庭主「夫」的祈禱〉，《中華日報》，1977年1月30日。

洪維勛：〈文藝寫作的老師—簡介幾位默默的播種者〉，《聯合報》副刊，1988年9月29日。

彭竹予：〈悲苦的歲月〉，《中華日報》副刊，1987年8月5日。

彭長根：〈家在浦東〉，《臺灣日報》副刊第八版，1988年9月18日。

樂 天：〈談禁說忌〉，《臺灣公論報》1991年9月7日。

## 六、網路資源

國家文化資料庫網頁：<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2011年10月）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1年11月）

彭竹予 2007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

[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1725](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1725)（2012年1月）

台灣戲曲台灣民俗藝陣 [web.pu.edu.tw/~folktw/theater/theater\\_g04.htm](http://web.pu.edu.tw/~folktw/theater/theater_g04.htm)（2012年6月）

## 附錄一

### 彭竹子生平事蹟年表

西元紀年	中華民國	年齡	大事紀
1926	民 15	1	出生於上海浦東，父母取名彭長根，父親彭金法。(彭竹子 79 年回大陸探親，得知長輩曾證實其生肖屬虎確實無異，並出生於 8 月，故彭竹子最後確定出生於民國 15 年 8 月)
1928	民 17	3	受教養於奉化「國際災童教養院」
1937	民 26	12	日軍侵華，父親帶著逃難，被收容在上海市法租界的「尊聖善會」。
1938	民 27	13	與弟弟長生轉往「國際災童教養院」受養受教。
1942	民 31	17	「國際災童教養院」由於竺梅先院長病逝，經營困難，宣布解散。彭竹子當時仍留院中。 國文老師徐牙生先生，在作者一篇題名〈月夜〉的習作上，評語是：繼續努力，將來必成作家。從此立志學習寫作，並取筆名為「彭竹子」。
1943	民 32	16	副院長竺徐錦華女士推薦去寧波「耕玉齋」鬚印店做學徒。開始撰寫〈竹子隨筆〉
1947	民 36	22	三年半滿師，辭去「耕玉齋」工作。
1948	民 37	23	投入憲兵教導團第一團，編入第十一隊，由無錫轉上海，抵達台灣，在花蓮接受新兵訓練。
1949	民 38	24	新兵結訓，編為憲兵第八團第六連，被派高雄港聯合檢查處服務。 處女作〈十二生肖趣譚〉於高雄《大眾晚報》發表
1950	民 39	25	隨憲兵第八團第二營在虎尾整訓。 參加「從軍樂」演出，吹奏口琴。 自編舞台劇〈二點鐘〉於虎尾糖廠公演
1951	民 40	26	響應國軍克運動，〈憲兵太太〉一文在《中央日報》副刊見報。
1955	民 44	30	《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刊出〈如此母親〉。 開始撰寫短篇小說，經常在李宗黃先生所屬《地方自治》半月刊發表。
1959	民 48	34	憲兵司令部舉辦第一屆官兵藝文展，作品剪貼簿無故遺失。
1960	民 49	35	奉調烈嶼，任憲兵二五八連少尉排長。
1961	民 50	36	憲兵司令部舉辦官兵文藝競賽，〈祖國之戀〉獲詩歌類第三名。 移防返台，駐紮台北市六張犁。
1962	民 51	37	〈歡樂柳營〉短篇小說，獲《前鋒報》徵文第一名。 憲兵司令第三屆文藝競賽獲詩歌組第一名。 奉調憲兵二〇三團第一營人事官。每晚在「清風茶室」闢專室寫作，作品產量多。
1963	民 52	38	《中國憲兵》月刊，長期刊月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望春橋〉於《新文藝》月刊登載。

			核選為「軍中作家戰地工作隊」一員，前往金門工作三天。
1964	民 53	39	台灣軍管區徵調，前往彰化團管區服務。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筆友會舉辦「世界通信週」廣播短劇徵文，以「好女兒」獲中文組第一名。 《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人間副刊主編王鼎鈞先生以〈靜觀戰火〉為例，呼籲讀者撰寫類似人間小故事。 朗誦詩〈還我河山〉獲全國學藝競賽特別獎。
1965	民 54	40	救國團總團部為慰問大陸青年，舉辦書信徵文，獲社會組第三名。 廣播劇〈離亂人間〉獲教育部劇本徵集賽第二名(第一名從缺)受聘彰化縣政府為該縣第一屆國語文競賽評判員。 彰化《中興日報》為作協彰化分會開闢〈文壘〉副刊，專供會員發表作品。以〈父親的忌辰〉短篇小說引路。
1966	民 55	41	廣播劇〈碧血千秋〉獲教育部劇本徵集賽第三名。 任《彰化青年》執行編輯。
1967	民 56	42	由彰化團管區調雲林團管區服務。 電視劇本〈四海歸心〉、〈蟠龍踞虎〉分獲教育部劇本徵集賽第二、二名(第一名缺)。 電視劇本〈喜事重重〉由台灣電視公司以閩南語播映。 電視劇本〈兩位大夫〉由台灣電視公司在「溫暖人間」單元以國語播映。 省政廣播劇〈人與天爭〉、〈另一個戰場〉相繼播出。
1968	民 57	43	短篇小說〈青峰嶺下〉在《中央月刊革新號》第一期刊出，該刊主編為翟君石先生。 廣播劇〈琴韻驚夢〉由中國廣播公司在全國聯播時段播演。 台灣電視公司先後播映：〈夢斷春回〉、〈孝感動天〉、〈鐵骨慈心〉、〈浪子回頭〉四劇。 省政廣播劇：〈我為人人〉、〈導向光明〉、〈陷阱〉、〈去惡從善〉相繼播出。 主編雲林團委會《雲林青年》期刊。
1969	民 58	44	散文集《一字一淚一家書》由嘉義市明山書局出版，列《霜葉文庫》第六號。 短篇小說集《雪嶺忠魂》續予出版，編為《霜葉文庫》第十號。 台灣電視公司續播〈追恩記〉、〈愛的世界〉兩劇。 省政廣播劇〈自食惡果〉、〈人性〉續予播出。
1970	民 59	45	中國電視公司成立，邀約〈回頭是岸〉一劇播出。 中華電視台成立，邀約〈洪爐〉一劇播出。 省政廣播劇〈手提箱〉、〈餌〉相繼播演。 因主編《雲林青年》頗有感觸，撰寫〈我對各縣市青年期刊的檢討與期望〉一文，由《幼獅月刊》發表。

1971	民 60	46	與熱愛文藝的洪雪葉小姐結為連理。 考上教育廳舉辦的「待退軍官轉任國中教師檢定考試」，告別軍營（退伍），轉任雲林國中國文教師（八月一日）。 〈孤兒心聲〉一文編入《中副選集》第五輯。
1972	民 61	47	長女迺雲誕生。
1973	民 62	48	堅辭《雲林青年》主編。
1974	民 63	49	短篇小說〈朱家店〉獲台灣軍管區司令部第四屆文藝金環獎小說銅環獎。 〈記國際災童教養院〉一文入選《寧波風物述舊》叢書，由民主出版社發行。
1975	民 64	50	短篇小說〈峽谷英豪〉獲台灣軍管區司令部第五屆文藝金環獎小說銀環獎。
1976	民 65	51	自建二樓住宅完成，闢有一間寬敞書房。
1977	民 66	52	兒子縱仁誕生 短篇小說〈問路〉獲憲兵司令部第三屆憲兵文藝金荷獎小說銀荷獎。
1978	民 67	53	電視劇本〈血旗〉獲教育部文藝競賽第一名。
1979	民 68	54	散文〈跑郵賺學〉、〈教室裡外〉、〈白箋赤子心〉入選中央日報《學校生活堪回味》叢書。
1980	民 69	55	話劇劇本〈向陽門第〉獲雲林縣政府評定為「最佳劇本」。
1981	民 70	56	朗誦詩〈我們敬愛的蔣總統〉獲台灣軍管區司令部青溪文藝金環獎詩歌佳作。 臨危受命接受雲林國中「管理組長」一職的挑戰
1982	民 71	57	中部七縣市暑期文藝營在雲林縣斗六市假省立斗六高中舉行，應雲林團委會之邀，主持教學工作。
1983	民 72	58	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雲林縣分會成立，當選第一屆理事長（連任至第五屆-1992）。 散文集《一字一淚一家書》版權收回，經自行出版，印行三千二百餘冊，遂即銷售一空。 短篇小說〈新生〉獲台灣軍管區司令部青溪文藝金環獎小說佳作。 應邀參加第三屆中韓作家會議。
1984	民 73	59	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補助的《粉筆生涯》一書，自行出版。 短篇小說〈心旅〉編入《青溪雲林文粹》。
1985	民 74	60	當選連任青溪新文藝學會雲林縣分會第二屆理事長。 應邀赴東海大學為慶祝創校三十五週年作專題演講「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應邀參加第五屆中韓作家會議。 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信函索取三冊《粉筆生涯》，作為國際文化交流之用。 散文〈家園劫〉入選《台灣新生報》《疤痕》一書。

			電影故事〈另一個戰場〉獲民電影事業基金會電影故事入選。
1986	民 75	61	《流雲三十年》傳記體散文委由「采風出版社」出版，編為文學創作九十九號。 文建會與《中央日報》合辦百萬徵文，短篇小說〈血旗〉獲佳作。 應邀赴台南縣為中、小學教師講授兒童文學創作。
1987	民 76	62	當選連任青溪新文藝學會雲林縣分會第三屆理事長。
1988	民 77	63	《青年日報》為慶祝第九屆榮民節舉辦徵文，以〈現代聖人〉獲報導文學第一名。 三十六屆救國團團慶，應雲林團委會聘，擔任徵文評審。 聯合報副刊在教師節接受表揚為「文藝寫作的老師」。
1989	民 78	64	國軍第二十五屆文藝金像競賽，以〈揹著榮字的老兵〉一文，獲報導文學佳作獎。 當選連任青溪新文藝學會雲林縣分會第四屆理事長。
1990	民 79	65	雲林地檢署出版《窗外有藍天》廣播劇集第一冊，收錄作品有：〈歹路不可行〉、〈兩個破碎的家庭〉、〈一隻手提箱〉、〈色字頭上一把刀〉四劇。 應雲林縣政府聘，為寒假中、小學教師「國語文研習營」講授作文。 擔任《雲林青年》期刊徵文競賽評審。 自雲林國民中學屆齡退休。 長女迺雲與崙背鄉趙有民結婚。 參加奉化梅華亭落成剪綵，回大陸探親探視弟妹（8月26日到10月3日，爾後每兩年返鄉一次，每次1個月，共七次）
1991	民 80	66	應台灣軍管區司令部聘，擔任青溪文藝金環獎報導文學評審。 應雲林縣立文化中心聘，擔任「家庭教育宣導」徵文評審。 應雲林團委會聘，擔任冬令青年自強活動中、小學教師「文藝研習營」講師。 應雲林縣立文化中心聘，擔任《雲林縣出版作家作品集》評審委員。 新中國出版社舉辦「復興中華文化運動」徵文，以〈台灣是很中國的〉一文獲優選。 應《中市青年》主編邀約，為該刊撰寫〈靈感哪裡來〉。 雲林地檢署出版《窗外有藍天》廣播劇集第二冊，收錄作品有：〈夜路〉、〈法網難逃〉、〈自新的路〉、〈一切都太遲了〉、〈大義滅親〉、〈又是錢惹的禍〉、〈永不說再見〉共七劇。
1992	民 81	67	應台灣軍管區司令部聘，擔任青溪文藝金環獎小說類評審。 應雲林縣立文化中心聘，擔任家庭教育徵文評審。 當選連任青溪新文藝學會雲林縣分會第五屆理事長。
1993	民 82	68	參加文建會辦：「學史料整理」研習營。 應聘擔任青溪金環獎小說類評審。 《窗外有藍天》播演：〈毒害天倫〉、〈木魚聲中的罪孽〉、〈失去陽光的人〉、〈從痛苦中走出來〉、〈惡夢初醒〉、〈誰是兇手〉等六劇。

1995	民 84	70	獲頒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傑出校友。
1998	民 87	73	回大陸並與在台小學同學在寧波為恩師建造梅華亭紀念。
1999	民 88	74	長男縱仁國立清華大學畢業 考取國立台灣大學商研所。
1999	民 88	74	長男縱仁服預官役。
2000	民 89	75	長男縱仁退伍，接著赴加拿大遊學三個月。 六度前往大陸探親，和朱一克一同前往奉化梅華亭拜謁。
2001	民 90	76	外孫趙道中出生。 寫〈六謁梅華亭——千禧情義之旅〉一文，一月刊登在《寧波同鄉》月刊第 382 期。
2001	民 90	76	長男縱仁就讀國立台灣大學商研所。
2002	民 91	77	長女迺雲考上國中教師，任教於林內國中。
2003	民 92	78	長男縱仁國立台灣大學商研所畢業。
2003	民 92	78	長男縱仁任職於明碁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民 93	79	外孫趙道元出生。
2005	民 94	80	因病中風住院。
2009	民 98	84	長男縱仁與台北市姚佩伶（研究所同學）結婚。 長女迺雲於雲科大技職教育所畢業。
2010	民 99	84	長女迺雲調至斗六國中任教。
2010	民 99	85	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鄭定國教授主編，執行編輯文學系研究生亓羸鳳，集結彭竹子的文學作品編成《彭徐文集》電子書出版。
2011	民 100	86	6 月 28 日病逝於雲林台大醫院加護病房。

附錄二

# 《彭徐文集》

彭徐/原作 鄭定國/主編



南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中心

(《彭徐文集》的封面照片 2012 年)



彭竹予協助雲林縣青溪文藝學會承辦縣政府的「我愛雲林環保活動寫生比賽」  
(1995年)



彭竹予年輕當兵時（約1961年）在軍中與友人合照（左一是彭竹予）



民國六十年一月十九日（1971年），彭竹予與洪雪葉結婚。



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三日（1990年）梅華亭落成，與會師生共推彭竹予主持剪綵儀式。（翻拍自《生命之舟》2012.5.1）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七日（1992年）為紀念竺故副院長徐錦華女士百歲冥誕，國際災童教養院師生暨眷屬數十人，假「梅華亭」前合影留念。（翻拍自《生命之舟》2012.5.1）



慶祝彭竹予榮膺憲校八十四年（1995年）傑出校友和兒子縱仁考上清華大學（左邊是彭竹予夫婦，最右邊為憲兵同窗賴國祥）



1995 年彭竹予退伍後與軍中友人參加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



彭竹予榮膺憲校八十四年（1995 年）傑出校友，上台接受表揚。  
（彭竹予在左邊第三位）



彭竹子 2000 年 6 月 10 日參加雲林縣青溪文藝學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與會員合照（坐在中間穿白色上衣和褐色套裝是彭竹子夫婦）



長女迺雲、彭竹子夫婦和親戚參加兒子縱仁清華大學的大學畢業典禮  
1999 年 6 月 26 日在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合照  
（由左至右：長女迺雲、洪雪葉、彭竹子、長男縱仁）



彭竹子夫婦回娘家慶祝外孫趙道中滿月，2001年8月25日於洪雪葉虎尾家中合照。（前排由左至右：洪雪葉手抱外孫、洪雪葉的父母、彭竹子，後面站的是女兒迺雲和女婿趙有民）



2004年2月21日彭竹子在斗六家中留影



彭竹子夫婦娶媳婦 2009 年，洪雪葉代表病中的彭竹子和新人合照。  
(由左至右：洪雪葉、新娘姚佩伶、新郎彭縱仁、彭竹子外孫趙道中)



彭竹子之妻洪雪葉女士在自地自建的家中與筆者合照（2010 年 4 月）